

心的色醬

陳 勺 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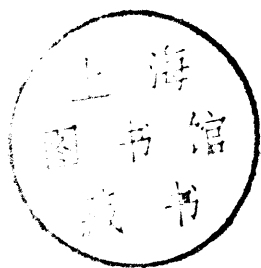
上 海
樂 羣 書 店

1 9 2 9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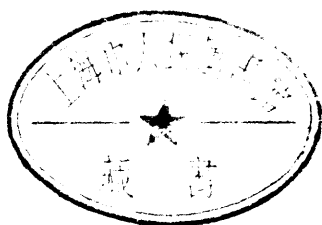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2 6766B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醬色的心



~~1562110~~

1929 7 20 付排

1929 10 20 出版

— 2000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洋一元

序

1

聽說，好良心是紅色，壞良心是黑色。

2

聽說，富於愛情的人的心是玫瑰色，聰明人的心是透明的。

3

如果一個人在公的方面，良心是好的，而在私的方面，良心却是壞的，那個人的心是什麼顏色呢？和這人恰恰相反的人，即是說，對於公的方面沒有好良心，對於私的方面卻沒有壞良心的人，應

該有什麼顏色的心呢？

4

如果一個人又富於愛情，又不富於愛情，那個人的心是什麼顏色呢？

5

如果一個人對於一部分的事很聰明，而對於全體的事，却非常愚昧，那個人的心又應該怎麼樣呢？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人的心又怎麼樣呢？

6

從事實上看來，現代的中國人們，往往是又有好良心，又有壞良心，又富於愛情，又不富於愛情。又聰明又糊塗的人們。

7

又紅又黑又玫瑰，不紅不黑不玫瑰，又透明又不透明的顏色，是什麼顏色呢？

8

如果這種混合的顏色是醬色，現代中國人的心，就應該是醬色的心。

9

紅色易繪，黑色更易繪，玫瑰色透明色也不是頂難繪的東西。最難繪的就是醬色，就是又紅又黑又玫瑰，不紅不黑不玫瑰，又透明又不透明的，混合的醬色。

10

明知難繪，而偏要去繪，豈不太多事嗎？

11

明知難繪而偏要去繪，豈不是因為這種顏色值得一繪的緣故嗎？

12

是的，是的。不，不是的。呃???

勺水。

12, 6, 1929。

目 錄

磨色的心·····	1——57
小大脚時代·····	59——178
在夫人們中間·····	179——216
“湖南牛”·····	217——270
兩個亡國奴·····	271——311
奇恥·····	313——343

醬色的心

此
页
空
白

一輛藍色轎式摩托車，放射着明晃晃的漆光，從致中里王公館，滑了出來。只聽見公館門口的兩個穿黃色軍衣，戴紅領章的衛兵喊了一聲“……Hi 槍！”，接着就是摩托車的呼呼的叫聲，叫了兩聲，在大路上轉了一個灣，像飛着一樣的向南跑去了。沿着王公館的右手邊馬路上，攔着五六輛破舊不堪的東洋車，幾個車夫好像是等生意等得不耐煩了似的，都站在一起說瞎話。摩托車從他們旁邊經過的時候，只聽見他們中間，突然發出了一些類似喊口號時的喊聲：“蕭姨太的車哪！”“蕭耀南狗東

西！也碰着對頭了！”“現眼報！”……

摩託車上坐着的，自然不是蕭姨太。革命軍到了武漢的時候，蕭姨太們早躲到上海租界去了；她們把所有的家財，除了在事實上拿不走的東西之外，都搬走了。她們搬不走的，只是幾處房產和幾輛最新式的畢克摩託車。在那種軍事緊急的時候，她們遺下來的房屋和車輛，自然被革命軍徵用了。她們四輛車，都被王公館的祕書下條子給公安局長，徵發了去，王太太一輛，谷太太一輛，張祕書一輛，柳局長一輛。現在坐着藍色摩託車走去王公館的，正是柳局長。

柳鐵笙雖然只穿着一身很舊的草色布軍衣，斜掛着一根完全失掉了光澤的皮帶，然而他那焦紅色的面孔，反映着四月天下午五六點鐘時候的牆上的太陽光，却從他在付玳瑁框眼鏡的下面，露出一團喜氣。有什麼喜事？不消說，革命家最大的歡喜，必定是關於革命進行的順利的歡喜啊。不過，這時的柳鐵笙，却於一般的革命順利的欣喜以外，還有一些關於私人方面的喜事：第一，他在兩

星期前，當了逆產管理局長，他從此可以大大的發展他那事情越多精神越好的特性，以補過去幾個月間的空閒倦怠之苦；第二，他的太太前五天才跟着她的乾姐姐即王太太從上海到來，他正在久別重逢的快樂當中；第三，他的愛人陳眉君也在昨天到了漢口，他現在正要到貫忠里的閩粵桂聯合辦事處去看她呢。

柳鐵笙的一團高興，突然的被洋車夫們幾句喊口號似的說話，打破了。他不覺涼了半截，好像被人劈頭潑了一杓冷水一樣。‘他們把我看成和蕭姨太一樣？從他們眼睛裏看來，我們只是軍閥蕭耀南的一個對頭？他們以為我們是以暴易暴？他們如果知道我去會她……’柳鐵笙這樣想着，不覺得背脊上發了一下冷，差不多連額頭上也出冷汗了。

藍色摩托車仍然呼呼的叫着往前飛跑，一轉眼間，快到華商街了。街上站崗的巡警，認得這輛車和車中的人的都行着立正的敬禮。這些敬禮漸漸恢復了柳鐵笙的高興。他想着：‘呢！只要替他們謀真正利益，他們一定會慢慢明白我們的好處的。

況且我們宣傳工作正在改良，將來一定可以使他們跟着革命政府的脚跟走的。會會她又有什麼不行？只要我肯犧牲，對得起革命，就算對得起中國民族了。私人間的小小的行爲，於革命有什麼關係！昨天易寄庵不說過嗎？“革命家的行爲的標準，只在革命的利益：對於革命有益的，都是好的，對於革命有妨害的，都是壞的，對於革命的利益無關係的，都是革命家可以不管的。”是的，是的，老易的話不錯，我會會她，也不會和革命的利益發生什麼關係。……’柳鐵笙想到這裏，不覺有一種心安意得的微笑，從胸口上一湧上來，直到嘴邊，把他的嘴唇掀開，把他的鼻孔張起，把他兩隻眼睛的縫子合攏起來，幾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了。但是，他在微笑的一瞬間，忽然又得着一個聯想：‘老易當閩粵桂聯合辦事處的常務委員，她當辦事處的祕書，他們當然在一處辦事，並且常川駐紮在辦事處，他們……’他想到這裏，不覺又把眉頭皺起來了。他的摩托車到貫忠里口了。

二

柳鐵笙走近議事室的時候，當天的例會剛剛開完：他看見一些人站着伸懶腰，一些人手裏拿着帽子，預備走路。陳眉君穿着耦合色的上衣，還伏在桌上寫什麼東西，露出溜光的短髮和雪白圓肥的半邊面孔。易寄庵已經離開了主席的坐位，站着和另一個人說什麼話。

柳鐵笙和幾個認識的人應酬了幾句話，才連忙跑到陳眉君旁邊去，陳眉君已經寫完了。正掩着記事錄，站起身來。她抬頭看見他就笑嘻嘻的說：

‘剛剛開完會，委員就到了，算是遲到，還算是缺席呢？’

‘應該罰他請一餐飯！’易寄庵這時也回到桌邊來。都着尖削的下巴，歪眉斜眼的，敲着陳眉君的邊鼓，和柳鐵笙開頑笑。

陳眉君和柳鐵笙握了一回手，對他說：

‘這裏即刻還有別的團體借去開會，我們到樓

上房間坐坐罷。寄庵，是不是？’

易寄庵和柳鐵笙自然都願意順從她這個提議。她抱着許多記事簿子和紙張，走頭領路，柳鐵笙和易寄庵跟在後面。

聯合辦事處是接連兩棟三樓三底的房。陳眉君住的恰恰是議室上面的那個樓上的右邊前廂房。柳鐵笙走進門一看，只見窗戶面前擺着一張紅木長條書棹，房中間放着一張方桌，上面堆着一些茶杯和什物。兩邊挨壁胡亂的列着幾張椅子。和正面窗戶相對的地方，安着一個鐵床，後有帳子。上面鋪着雪白的被單，靠裏邊堆着一堆大紅色的鋪蓋。床的左邊，開着一扇門，微微的透着後廂房來的光線。

‘好一間清爽的房間，好像是大家小姐的繡閣，那裏像女革命家的臥房呢？’柳鐵笙一面坐下，一面故意鬧着玩。

‘不要瞎說！難道革命的人就不應該清爽嗎？……’陳眉君的話剛說到這裏易寄庵就接着說：

‘不應該，不應該！聽說外國的女革命家要專

門妝成女勞動者或不良的婦女呢。’

‘Chieh! 男子家都愛這樣瞎說，真該打嘴巴!’
陳眉君說着，恨了易寄庵一眼，便做出要伸手去打嘴巴的樣子。

柳鐵笙心裏有點不安起來了：他覺得陳易兩人的親昵，未免太過分了。他等他們的講笑講完了之後，才慢慢抽着紙煙，轉了一個話頭，問她：

‘陳同志這次是從福州來的嗎?’

‘是的，不過，半途在上海却住了一個多月，啊!真正在上海悶得要死!成天躲在客棧裏，不敢出門，又沒有什麼舊朋友；那時我真羨慕你們極了呢。我一天不做事，就會感覺無聊，我這賤骨頭就有點……’

‘這該不是我和你開玩笑了，自己說自己是賤骨頭，還怨別人!’易寄庵笑着說。

‘無聊的話!誰理你?’陳眉君又恨了他一眼。

‘你一個人上路，沒有同伴嗎?’

‘和Miss黃同來的。你記得罷，那位漳州的黃肖雲?’

‘怎麼不記得！她和你頂要好，不是嗎？她也住在這裏，住在後廂房？’

‘她和我同住一間房。後房……不是她住的。’

‘誰住後房？’

‘這位大委員易大人啊！’

柳鐵笙心裏更不安起來了。他覺得臉上有點發燒。他連忙努力抑制着感情，佯做心裏坦然的樣子，繼續說：

‘你們原來是一個真正的隔壁鄰居，怪不得剛才要開那樣大的玩笑，我先前還以為你們是在此地才認識的呢。’

‘怎麼！你忘記了，你隨軍到福建去的時候，我和眉君同是在汕頭的福建特別委員會的委員嗎？我和她在汕頭共了三個多月的事呢。’易寄庵很高興的說着。

‘唔……不錯的，有這麼一回事。’柳鐵笙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感着一種絕望的悲感，正在躊躇，不知道要怎麼自處。他忽然看見陳眉君看了一眼手表，側頭對易寄庵說：

‘已經六點過了，不好叫他們久等罷。’她回轉頭又對柳鐵笙說：

‘你今天來得真不巧，恰恰碰着有人請我們吃飯，時間已經到了，我們只得失陪。對不住得很！如果沒有人約定，我一定要你請我吃喜酒呢。當了逆產管理局長，太太又來了，豈不是喜上加喜？’

柳鐵笙聽見她下逐客之令，不覺怒氣沖了上來；他暗想：你們想避開我，我偏要追着你們。他帶着冷笑問她：

‘誰請你們。我不能跟去嗎？是陸小晴罷？’

‘呸！’陳眉君聽見陸小晴幾個字，忽然露出又羞又氣的樣子，正都着嘴巴，要想發作。這時易寄庵忽然插嘴說：

‘方鴻雪夫婦請客。’

‘方鴻雪？他請客會不請我？沒有的事罷？’柳鐵笙跳起來說。

‘誰騙你？我給他的信與你看看。’她說着，便站起來向書桌上拿一張信紙過來遞給柳鐵笙。只見那張自信紙上面印着漢口民國日報用箋幾個大

字，下面却用極秀麗的小字行書，寫着幾行字，當中有“在杏花春晚飯一敘，同座有吳夫婦，林——樊，黃——唐，石夫婦，……”幾句話。最後一行却寫的是“眉君——寄庵同志。”柳鐵笙在氣頭上看見果然是方鴻雪請客，也無心研究這封信的特別樣式，只有一心怪方鴻雪不請他吃飯，並且他已經存心要跟着易陳兩人同去，所以，他做出生氣的樣子，大聲說：

‘老方真可惡！往常請客沒有不請我的，怎麼今天撇開了我？我昨天還看見他，怎麼他一聲也不提？並且請的又是熟人。可惡極了！’

‘想來他以爲你事情忙，並且太太新到，恐怕你沒有時間在外面應酬，所以。……’陳眉君還沒有說完，柳鐵笙就接着說：

‘這都成理由嗎？兩三天以前，我還常常和他一起在外面吃飯呢。他不請我，我偏要去做個不速之客，看他怎麼樣？’

陳眉君露出很爲難的樣子，只是信口答着：

‘去不去丟臉，還不是由你？’

‘丟臉？怎麼是丟臉？我倒要問你。’柳鐵笙氣又上來了。他把眼光由陳眉君轉到易寄庵臉上，只見易寄庵仍然露着得意的神氣，滿臉都是神祕的冷笑。易寄庵看見陳眉君不說話，突然放開嗓子，用一種藍青官話的調子，對柳鐵笙說。

‘老方提起請客的時候，我和老唐都在場，所以我知道很清楚，聽我告訴你罷。他這回請客，有一個特別原則：他是一對一對的請的，他本想請你和你太太，後來因為恐怕你太太不肯到杏花春那種小飯館去，所以才作罷論：他自然不好請你一個單獨的人啊！’

‘我一個單獨的人？老唐……和你，不也是……’柳鐵笙剛剛說到這裏，他忽然腦筋清醒起來，想起剛才看的那張信紙上寫的什麼“黃——唐，”“林——樊”，“眉君——寄庵”，一類的字樣了。他懂得了，他也不繼續說下去了。他回頭看陳眉君，陳眉君只是背臉向着床邊，做出整理衣裙，預備出門的樣子。他滿腔怒氣，無可發洩；他口咬緊牙關，望着眼睛和鼻子中間的辛酸，勉強說：

‘喔！請吃一餐飯，還有這許多講究，老方真不愧是一個文豪！既然這樣，我自然不去打破他的高遠理想。好罷，我先回去罷。明天再見！’

柳鐵笙說着，拿起桌上的軍帽，向易寄庵點了一個頭，側頭向陳眉君望了一望，望見她還是背着身子。他提起腳向前開步走，走出了房門之後，才聽見陳眉君的嬌滴滴的聲音，在後面說：

‘局長老爺！今天好了你，明天後天不請我喝喜酒，我可不答應你呢。’

柳鐵笙粧做不聽見，蹣蹣跚跚的跑下樓去了。

三

柳鐵笙出門坐上摩托車，怒火還燒着胸口，癡情還蒙住腦筋，他連對駕車的發命令的事，也忘記了。駕車的不敢問他，只是等着。柳鐵笙過了幾秒鐘。才曉得車沒開動，便移怒到駕車的身上去，厲聲說：

‘喂！怎麼不開走，開玩笑嗎？呃？’

他聽見駕車的向他請示，往那裏開，他才知道自己有點頭腦昏亂。他將錯就錯，仍然做生氣的樣子，大聲叱咤說：

‘到局去啊！這還要我說？’

柳鐵笙也不打算回家和太太一起吃晚飯了，他想：他寧願到局裏一個人喝兩杯悶酒。女人家真太過於玩弄男子的感情了！他從前在廣東時，陳眉君對他何等要好？她不是許過他，到軍事完了時，要以終身託他，一同到外國留學去嗎？她不是始終還不斷的寫着情致纏綿的長信給他嗎？誰料她還是一片虛假？她居然和易寄庵要好！她居然當着他的面前和易寄庵做出醜態！……

柳鐵笙想到這裏，不禁心裏發了一個狠，又呢罵起易寄庵來了：

‘好不要臉的大委員！口口聲聲說什麼革命犧牲，暗中却做得好事！昨天還對我說什麼“革命家的行爲的標準！”說什麼“萬事都要以革命的利益爲主，不必管個人私事！”難道你以爲奪了像我一樣的革命家的愛人，對於革命的利益會毫無損失嗎？’

你那裏知道別人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老易，你簡直是糟踏我！我非和你鬪一鬪不可！……但是，他恐怕未必知道我和眉君的關係罷。……眉君那裏會把自己的祕密告訴他？恐怕老易連眉君丈夫陸小晴的事也未必知道呢。……陸小晴……是的……是的。全然是眉君這東西水性楊花，從中作怪，哼！你想丟我，看我對付你！……’

柳鐵笙到了逆產管理局，粧做有特別要事的樣子，一面叫人弄晚飯，一面自己一個人躲在局長室打軍用自動電話。約莫過了一個多鐘頭，他飯也吃完了，酒也喝得有點醉醺醺的樣子了，他自己覺得主意也打定了。他叫勤務兵去請陸科長。

總務科長陸小晴是常常代替柳鐵笙住在局裏的，所以聽見局長叫他，就立刻走到局長室去。他生得一個矮小的身材，尖下巴，大鼻子，深眼睛，臉上皮膚，也帶着焦紅色，顯然是久在軍隊過着生活的樣子。他左手抱着一包卷宗，右手拿着軍帽，走進局長室，向柳鐵笙鞠躬致敬。

‘請坐，不要拘禮罷。’

‘局長有什麼事情吩咐?’陸科長坐在局長桌子對面一張椅子上，笑着問局長。

‘沒有什麼事情。我因為在這兩星期當中，一到晚上，都得在外面應酬，不能到局，全靠你替我招呼着使你辛苦，未免太對不起你了，所以趁今天晚上有空，特來看看。’

‘請局長不要這樣說。我跟局長學習革命工作，得了不少的益處，應該替局長幫忙的，在革命進行期間，那有什麼辛苦不辛苦？只要於革命有益，就是犧牲性命，也是應該的呢。這是情報股剛才送來的報告，這是偵探局對於外國兵船和日本租界情形的報告，這是來往輪船的報告……’陸科長一面說，一面把池抱的卷宗，打開給局長看。

局長翻了幾下，露出似乎已經看懂了的樣子，對科長說：

‘沒有什麼重大報告。還是請你替我照例處置就行了。喔！你替我找的房子很好，又便宜，又寬廠。謝謝你啊！’

‘還好嗎？我那時還害怕局長夫人挑剔呢。’科

長得意的說着。

‘我們是過窮苦生活過慣了的，那有什麼挑剔不挑剔。’

‘不過，我想，局長夫人常常和王夫人他們交際，自然也應該有過得去的局面才行。’

‘你這話也不錯。現在這座房子的局面也足夠了。房寬人少，我們還很不放心呢。內人還要我找一個有家眷的朋友來同住。不錯，說起家眷，我想起你的家眷了。聽說你太太陳眉君來了，你們住什麼地方？’局長態歉的問着。

‘她住在閩粵桂聯合辦事處，她在那裏當祕書呢。’

‘閩粵桂聯合辦事處？那裏人雜得很，你們怎好會面？這樣好不好？你們兩人都搬到我那裏去罷。左右我那裏有多餘的房間。’

‘謝謝局長的厚意。我今早晨會見她，我本來也想替她租一間小房子，誰知她不願意，她說，在革命進行當中，大家應該爲革命努力，不應該貪家庭的快樂呢。’

‘你自己的意思怎麼樣？難道你不能作主嗎？’
局長很熱心的問着。

‘不是不能作主，實在她說得有道理。像現在這樣，局長外面事情非常的忙，我正好趁此盡我的力幫忙，那能夠貪圖安逸？並且，我如果搬出局去，局長對於局裏的晚間的臨時事故，豈不是又要特別費心。所以，我贊成她的話，我和她分途替革命努力，等到革命告一段落的時候，再說別的話。’

‘你們不感覺寂寞嗎？’

‘我和她只要有革命工作做，那會感覺寂寞！’

‘我真佩服你們這種精神，如果是我，恐怕我不……’

局長說到這裏，忽然想到這話太冒昧，有點說不下去。恰好在這時候，有一個勤務兵進來對科長說，特別第一區長有電話來報告要事。局長樂得趁此把原來的話停住，連忙叫科長快去。

柳鐵笙一個人默想了一會，忽然提起筆，寫了一封簡單的信：

“眉君同志，夕刻晤談，未盡欲言，爲慊！

頃小晴來談，提出一重要問題，望我調停，我義無可辭，只得應允一試。明晚八時，盼移玉到鴻雪家中一談，至懇至懇：鴻雪處已由弟電知，知注并聞，此致革命的敬禮！弟鐵笙上。”

柳鐵笙寫完之後，看了一遍，覺得很滿意。他用心封好，叫人立刻送去。

四

杏花春晚飯吃完之後，易寄庵和唐長風跑到什麼地方開會去了。陳眉君和黃肖雲也不坐車，只是並着肩慢慢的向貫忠里走回去。陳眉君今晚的不快活，顯然擺在面上，她剛才在吃飯的時候，明明露着心不在焉的樣子，人家和她說話，她也只是隨意敷衍，有答無問。她這種情形，當然逃不了黃肖雲的慧眼。她倆走在半途，黃肖雲忽然問陳眉君！

‘你今晚有什麼心事？怎麼老是露出不快活的樣子呢？’

‘飯也吃得，路也走得，有什麼不快活！沒有什麼心事！’

‘你瞞得別人，瞞不了我。是老陸方面的問題嗎？’黃肖雲陪着笑臉問她。

‘呸！那個傻子也會在我面前成問題？別瞎猜了！’

‘那末，到底是爲了誰的問題？’

‘不爲誰的問題，我只爲一般男子家太不公道，太無志氣。’

‘這話怎麼講？’

‘他們只願意占有女子，却不願意爲女子所占有，稍微有點油頭，就好像狗爭骨頭吃一樣，鬧得個不亦樂乎，你說令人可恨不可恨？’

‘你這話有頭無尾，我如何懂得？詳細告訴我罷。到底是一回什麼事？’

‘我現在懶得說。橫豎你後來會知道的。’陳眉君說着，把脚步加緊了。黃肖雲也無暇再加追問。

陳眉君和黃肖雲回到貫忠里，忙着換衣服，洗臉，鋪床，忙了好一會，才忙完，預備歇一歇睡覺。

陳眉君走到書桌旁邊去，看見一封信擺在那裏。她拆開一看，只氣得兩眼直豎起來，大罵“渾蛋！”黃肖雲連忙站起來，走到她身邊去，問她爲什麼生氣。陳眉君把拿着的信摔到黃肖雲手裏，嘴裏說“你看！”一屁股便坐在書桌前的藤椅子上，埋頭流淚起來。黃肖雲看完了信，點頭說：

‘喔！原來是老柳作怪。’黃肖雲拉了一個椅子，坐在陳眉君的旁邊去，拿出小手巾，替陳眉君擦淚，勸她不要傷心：

‘老柳那個人是好說話的，他耳朵軟得很，一定是聽了老陸的一面之詞，就信以爲真，所以寫這封信，他原是好意調停，你不要錯怪他罷。他和姐姐在從前不是很要好嗎？那裏會有什麼歹意？’

‘你那裏知道，他明明是要挾我呢。’陳眉君抬起頭，怒目的說。

‘怎麼是要挾你？’

陳眉君把白天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黃肖雲。黃肖雲聽完。也幫着她罵了幾句，隨後才露出很担心的樣子，對陳眉君說：

‘這事如果鬧出來，恐怕於老易的面子上不好看呢。老易知道你從前和老柳要好嗎？我想……我替你去找唐長風出來打個圓場罷。你說好不好？’

陳眉君聽她這樣說，連忙搖着手站起來說：

‘使不得，使不得！你這人還是像從前一樣魯莽，一點進步也沒有！女人們的事，怎麼可以找男子出來調停？如果找唐長風調停，唐長風又想從中得點好處，結果不單是不會把事情弄妥，恐怕他還要減少對你的愛情呢。懂得了罷。’

‘但是，你總要想法對付老柳才好啊！不然的時候，一旦鬧出來……’

陳眉君不等黃肖雲的話說完，便搶着說：

‘你不知道，老柳的性格是最無決斷力的老好人，他那裏會說得出做得出。並且，他會要挾我，我就不會要挾他嗎？只要或是陸小晴知道他的好局長的內幕，或是柳太太知道她的好丈夫的行動，恐怕老柳所受的痛苦，還要大過我的痛苦幾十倍呢。’

‘你到底怎麼辦？’

‘我暫時不理他。’陳眉君做出很有把握的樣子，毅然的說。

‘暫時……暫時不理他？唔……姐姐對他還有……喔！我懂得了。我真佩服姐姐的本事！’

‘Chieh！小鬼頭！只要於革命的利益沒有衝突，那有什麼關係？’

陳眉君說着，便拿起自來水筆，在一張中國紙的信紙上，胡亂的寫着：

“示悉。我從明天起，要到政治委員會書記長姚任奇處工作，已經不受閩粵桂臨時委員會委員的指揮。所請恕不應命。此覆局長大人。知名人。”

五

一間見方不到兩丈的房間裏面，橫七豎八的擺了七張辦公條桌，加上七張椅子和兩個文件大櫃，真擠得連伸懶腰的餘地都沒有了——這就是華商街中央黨部二樓上的政治委員會辦公室。陳

眉君擔任的職務，是事務員，專門管理卷宗和庶務。政治委員會辦公室從來沒有過女性，現在忽然增加了一位年紀又輕，樣子又美的辦事員，小小房間中，便呈了一種特別的活氣：辦事人都格外正經起來了，辦事的能率似乎都增加了，無事跑到這間辦公室來訪朋友的人也增加了。他們的目的，自然都是來審美的。

陳眉君初到，萬事生疏，生怕做出錯誤，惹同事人的笑話，所以她很努力辦公，並且，姚任奇那種古板板的面孔，也使她不能不格外留心學習：她覺得，姚任奇老頭子的口氣，簡直是把她當做一個一點辦事經驗也沒有的小孩兒一樣；她決意要爭一口氣。

午後四點多鐘，姚任奇和兩位任記錄的幹事，開會去了。這是隔一天照例有的會，一天常務委員會，一天政治委員會，隔一天輪着開會。

陳眉君覺得房內人少一點，正想拿起當天的報紙副刊讀讀，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陳同志”：她是背着房門坐着的。她回頭一看，原來是柳鐵笙穿

着軍服，站在那裏。柳鐵笙不等陳眉君讓坐，就坐到姚任奇的座位——正當陳眉君面前的一個座位——上去，嘴裏大聲的說：

‘正忙得不開交，又有了新任務，真正跑不過來。……王主席因為目前河南戰事緊急，恐怕地方上有什麼意外，特特叫我每天下午到政治委員會報告治安情形呢。’

‘列席政治委員會嗎？我去告訴姚書記長罷。’陳眉君的職務意識，被柳鐵笙的幾句話引動了。

‘不，不是列席。只要在開會後和政治委員會主席見見面，或是報告，或是接受指令，就行了。我恐怕主席們在開會中間對我有什麼吩咐，所以特特早一點來這裏等着。吵擾諸位辦事，對不起啊。’柳鐵笙一面向陳眉君，一面又向別的辦事員周旋。

那天的會開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七點多鐘才完。姚任奇回房時，柳鐵笙又把剛才的話說了一遍，姚任奇連忙引他去會還未離黨部的主席。

第二天，柳鐵笙來得很宴：他到六點鐘才來，正碰着開會將完的時候，他把帽子丟在辦公室，他

和主席見面談了幾句話，從新回來取帽子，等着陳眉君把卷宗收好，才一同出去。

第三天，柳鐵笙在四點多鐘的時候，到了政治委員會的辦公室，他和陳眉君說了一些話之後，不等見姚任奇和主席的面，就匆匆跑走了。

第四天，柳鐵笙到得很早：三點鐘他就到了。那時姚任奇都還沒有到。他等到姚任奇到來，和他閒談一些國內國際的政治情形。到了四點鐘後姚任奇剛剛要抱起卷宗去開會的時候，柳鐵笙忽然像突然想起了一件要事似的，大聲對姚任奇和陳眉君說：

‘我這一向記性真壞，幾乎忘記了別人託我的一件事。今天早晨，方鴻雪到我那裏去交涉報館工人事件的時候，曾託我對你們二位說，他太太的家鄉人從南京帶來絕好的板鴨，今晚要請我們到他家裏吃便飯呢。並且說，要我負責任，一定邀到，邀不到二位時，還要罰我呢？’

‘幾點鐘喫晚飯！’姚任奇忙忙的問。

‘說是六點鐘到七點之間。’

‘那我就沒有這個口福了。今天議案積得很多，準要到七八點鐘才開得完會。陳同志，你去罷。把鑰匙交給聽差，回頭我替你收拾案件好了。請你們替我對老方夫婦道謝啊！’姚任奇好像生怕趕不上開會時間似的，也不等柳陳二人的回答，便急忙忙的走快步，挾着一大包卷宗，跑出去了。

柳鐵笙這一天也很早的就走了。

陳眉君到秦安里的時候，已經快斷黑了。她看見藍色摩托擺在巷口，她知道柳鐵笙早已到了。

方鴻雪住的是一座兩樓兩底的房屋。樓下是新聞記者聯合會臨時辦公處和廚房。方鴻雪夫婦住在樓上前後兩間小房子裏面。樓上過廳擺着吃飯的桌子，碗筷都擺好了。陳眉君走進前房一看，却只有兩男兩女：方鴻雪夫婦，黃肖雲，柳鐵笙。唐長風和姚任奇都因為開政治委員會的關係，不能到場。

吃飯的中間，方太太忽然提出一個提議：她想去看“黃巾賊”的中國電影。方鴻雪聽見了，立刻痛罵這個影片的無意識，他說他非西洋片子不看。方

太太惱了，一定主張要去看。鬧了一陣，結果還是願去者去，願在家聽新從上海帶來的留聲機器者留在家中。

方太太和黃肖雲看電影去了。

陳眉君坐在前廂房喝茶，聽柳鐵笙唱留聲機器，方鴻雪用文學家的眼光，批評着王又宸的南陽關和余叔岩雙獅圖。唱不到兩三張片子的時候，只看見廚房婆子上樓來說，“請方先生聽電話，”方鴻雪匆匆的跑下樓去了。

柳鐵笙把十二張盤子都唱完了，方鴻雪還不上樓來。

‘主人到那裏去了？’陳眉君問着。

‘聽電話啊！’

‘聽這麼久？’

‘怎麼，你不知道？他不是在家裏聽電話，是到前面報館裏去聽電話呢。’

‘主人再不回來，我就要不辭而去了。兩個客坐在這裏，有什麼趣？’陳眉君說着，就站起來，走近床邊去拿床上擱着的女草帽。

柳鐵笙連忙跟她到床邊，隨手拖了一張椅子去，自己坐在椅上，讓陳眉君坐床沿。嘴裏說：

‘眉君，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請你和我作兩分鐘的談話罷。行不行？’

‘不行，有話明天說。天天見着面的，那有什麼許多話說？’陳眉君一面說着，一面拿起帽子，做出要走的樣子。

柳鐵笙急了，用右手拉着陳眉君的左手，哀懇一樣的求着她：

‘眉君！難道你這幾天還看不出我的心嗎？你如果再不理我，我真真要悶死了！’

陳眉君聽見這句話，把右手拿着的帽子，向旁邊茶機上使勁一摔，只聽茶杯相碰的聲音和她的笑聲同時合奏起來。她一面笑一面說：

‘好一個革命的青年！爲一點點小事，就說尋死尋活。怎麼男子家都是這樣沒見識呢？哈哈……’

‘那也不奇怪。我專於情，就爲情而死，專於革命，就爲革命而死。拼命的講革命，同時並拼命的

講愛情，這才是真正革命的革命青年呢。’

‘一派胡說！我來問你。你說你專於情而死，如果現在有一個和你一樣有革命性的青年，同時愛上了我，你是不是要把他殺了去或自殺呢？如果那樣，你不是不會損害革命的利益，變成一個反革命呢？’

‘……這……難道革命家就沒有講愛情的權利嗎？’柳鐵笙忸怩的反問着。

‘誰說革命家沒有講愛情的權利？愛情是人類的本能，誰也不能禁止，也不該禁止人類的本能的發動啊！革命家也可以講愛情，不過應該講革命的愛情。’

‘革命的愛情？那是什麼樣的愛情？’柳鐵笙急忙問着。

‘第一是無條件的性質。’

‘無條件？’

‘不懂得嗎？就是說，愛就是愛，不許有什麼獨占的心理或金錢勢力的目的啊。第二是不違背革命利益的性質。如果愛情和這革命利益有衝突，就

應該立刻犧牲愛情。’

‘如果愛極成迷，愛“愛情”比愛革命還愛得利害，那怎麼辦呢？’柳鐵笙紅着眼睛說。

‘哼！讓他去當反革命罷！那還有什麼說的？’陳眉君厲聲說着，突然站起來，伸手要到茶机上拿帽子。她剛把眼睛離開柳鐵笙的面孔，只聽見柳鐵笙說：

‘眉君！不要叫我着急了！無條件的愛情也行的！’同時只聽見鐵床邊低答的響了一聲，電燈忽然滅了。陳眉君這時眼前發了一陣黑，連視覺，聽覺，嗅覺，都沒有了，只剩得滿身滿手滿口的觸覺和味覺！

六

在約莫一個多月中間，陳眉君的無條件的戀愛，都美滿的實行着：她仍然和黃肖雲住在貫忠里易寄庵的前房，每天白天到政治委員會做工作，晚上或是一個人到方鴻雪家裏去，或是和黃肖雲到

唐長風的秘密房子裏去。

河南和鄂西的戰事很順手，柳鐵笙的職務，也漸漸苦盡甘來，不必日夜提防意外了。他奉着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練一師保安隊，預備在幾個月以內，克服北京時，調往京津一帶，維持那種最難維持的治安。他這時比前一個月還更高興。

一天早晨，他到局裏，辦完了照例的公事，正站起來，想出門到傷兵救護會去看看，忽然看見陸小晴愁眉不展的走進局長室來。他心裏吃了一驚，只得仍和陸小晴坐下談話。他問陸小晴有什麼事，陸小晴吞吞吐吐的遲疑了半晌，才毅然的說：

‘不是公事，是私事。其實也算得是公事。’

柳鐵笙更不好過起來了。他只得一聲不響的聽陸小晴說。

‘我打算向局長辭職。’

‘辭職？爲什麼呢？正是苦盡甘來的時候，倒辭職不幹？有什麼私人的理由嗎？’

‘不錯，我是以私人的理由辭職。陳眉君要替

我丟臉，我怎麼幹得下去呢？’

‘……’柳局長張開口只是說不出話。

‘我只以為她一心做革命工作，誰曉得她不顧羞恥，……’

陸小晴說到這裏，聲音都變慘了。柳鐵笙也不覺得心裏突突的跳起來。陸小晴繼續說：

‘……好幾個朋友對我說，他和那個姚老頭子要好，還有人看見她和姚拉着手在江邊馬路上散步呢。……’

姚老頭子四個字，把柳鐵笙的心弄安定了。他越粧做鎮靜的樣子，側耳靜聽。陸小晴還繼續的說：

‘……也有人說她和易委員要好的。總之，不管事實如何，既然有了這種謠傳，叫我面子上什麼下得去呢？所以，我想趁此辭職回家，把她帶回去。我因為局長和我交情不同尋常，並且上次局長很有先見之明，勸我不讓她住在辦事處，所以我不避羞恥，特特對局長說明，准我辭職罷。’

柳鐵笙等陸小晴的話完全停住，才笑吟吟的

說：

‘喔！我是怕是什麼重大理由，原來是一些謠言。常言說得好：“有女人的地方，就是有謠言的地方！”你怎麼把謠言當作真話呢？你說的姚老頭子，那簡直不成問題！我很知道他，他不但有太太在這裏，並且他每天做十六點鐘工作，在報館當主筆熬夜，累得他筋疲力盡，那裏還有時間和精力讓他去講愛情？至於易委員，那更不成問題了。我髻髯聽說你太太的好朋友黃肖雲才是他的愛人。你想，在現今的世上那有兩女合意去同愛一男的呢？並且，陳眉君是何等有見識有決心的人，怎麼會有輕容易丟開革命工作，去講戀愛的道理？我勸你不要多心罷！世上的謠言，那能理得那樣多？時候一久，謠言自會消滅的呀……’

‘唔！眉君的操作’我本來是相信得過的。不過，好幾個朋友都來對我說世上的謠言，所以我不能不疑心她。我且去調查調查再說罷。’陸小晴口氣已經軟了。柳鐵笙是聰明人，那肯放鬆一步！他接着說：

‘對付謠言的辦法，最好是置之不理。如果去調查，就中了造謠者的詭計了。要知道，造謠者的目的，就在挑撥離間呢。近來造謠的風氣，流行得太厲害，真正非想子法抑止抑止不可。’

‘局長這話不錯。近來謠言多着呢。特別是關於男女問題的謠言，多得厲害。我認爲這是很不對的：革命將士正在河南冒暑血戰，後方的同志們却戀愛長，戀愛短的，鬧得烏煙瘴氣，這不是恰恰應了古人所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那句話嗎？我看這不是好現象，應該設法防止才好。’

‘法子是很容易的。等我去告訴王主席，請他自己或叫人做篇把文章，在黨報上宣傳宣傳，一定可以挽回風氣的，他的魅力大得很呢！’

陸小晴聽了局長這一番話，歡歡喜喜的出去了。柳局長却疲倦極了，他褪下軍衣，抽着一根紙煙，倒在沙發椅上，含笑休息。

七

那天晚上十點鐘，方鴻雪坐在報館二樓上的大房間旁邊的一間小房間裏面的書桌上，低頭構思。他想了一會，提起自來水筆，寫了幾句，又擱下筆搖着頭想。他笑了一笑，從新提起筆來寫，寫了幾行，寫得興致勃勃起來。他突然聽見背後有人穿着皮靴，毫不客氣的大踏步走進小房間來。他有點着惱，猛然回頭，想罵出來，只聽見來人說“做文章啊！”他定睛一看，原來是柳局長。他問：

‘怎麼這時候能夠有工夫到這裏來？’

‘給你送材料來啊！’

‘有什麼好材料？’方鴻雪的氣，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高高興興的問局長要材料。

柳鐵笙坐在一張椅子上，慢慢把他當天上午和陸小晴討論的話，述了一遍，並且說，王主席他們對他的主張也極表同情，希望方鴻雪在黨報上做篇社論，糾正目前革命的浪漫化：

‘你先做一篇，過幾天，老王還答應做一篇呢。’

方鴻雪聽了，半晌做不得聲。他伸手拿根紙煙抽着，慢慢說：

‘這倒是一篇難做的文章。論我自己個人的意見，我自然十分贊成你的說話。你知道，我從來就主張忠臣心定出於孝子之門，換現代的話說，就是，我主張，真正靠得住肯犧牲爲黨爲革命的人，必定是是對於私德私行都很謹飭的人。不過，從這個報的從來的論調說來，他們到今天爲止，都主張着“只顧革命的利益，不管私行”呢。目前我恐怕不便驟然違背這個原則罷。’

‘從前還從前，現在是現在，只要合乎時宜，又有什麼不可以變通呢？現在明明有後方驕安淫逸，戰士精神不安的兆候，難道可以置之不理？’

方鴻雪和柳鐵笙談了幾十分鐘話的結果，是決定在第二天的報上做一篇社論，一篇以鼓舞前方戰士精神爲主，以警戒後方驕慢爲輔的文章。柳鐵笙去後，方鴻雪從新提起筆來。寫文章。他還沒有寫得兩行，茶房忽然又跑進來請他去聽武壁東

社長的電話。他咄了一聲，用力把自來水筆擱在桌上，氣沖沖的跑到隔壁房去。他接着電話筒，問有什麼事。只聽得武璧東說：

‘省黨部的命令，從明天起不准登載鼓舞作戰的文章和消息，更多登民衆運動的東西。請你注意，好好的監督他們！’

‘爲什麼要這樣？’方鴻雪聽見這個意外的指令，不覺得沖口問了一句。

‘你照辦就行了，有什麼問的！你難道不知道，今天省市兩黨部追悼向先雲團長的大會都被軍人們干涉嗎？他們要進攻民衆，民衆難道應該束手待斃？明白了罷？有話當面再說罷。’

方鴻雪一陣心酸，幾乎流下眼淚。他憂慮了許久的事情果然到來了。整個的革命勢力，眼看着要在分化之中，更起分化。克復北京的夢，恐怕做不成了。他回到總編輯桌上去，把原先寫的未完成的稿子，揉了去，只用手支着頭，悶沈沈的做新的思索。

八

過了兩天，方鴻雪接到政治委員會一封油印的信，要他注意編輯黨報，不准胡亂登載關於民衆運動的消息，同時還要他繼續鼓舞革命軍人的犧牲精神。他哼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

‘省市黨部的命令和政治委員會的命令，完全相反，這個報還可以辦嗎？扯蛋！’

他袖着政治委員會的命令，跑到中央黨部來找姚任奇，他還希望由姚任奇那裏得到一點關於大局的消息。他到政治委員會辦公室的時候，正碰着姚任奇一個人伏在桌上擬電報稿子。別的事務員都在飯廳吃午飯。

‘政治委員會今天那個命令是什麼意思？’方鴻雪坐下問姚任奇。

‘那個命令還寫得不明白嗎？’姚任奇說着，把一枝中國筆索性插到筆套去。

‘不是表面的意義，我說的是裏面的意思啊！，

方鴻雪連忙笑着辯解。

‘那不消說，是某兩方面的政策上生了變化啊！’

‘這個變化未免太出奇了：一方面從前口口聲聲說着民衆利益的，現在要禁抑民衆運動，另一方面從前高唱着革命軍的犧牲精神的，現在也開始罵那種犧牲是無意義的犧牲——這不都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呢？’

‘打打自己的嘴巴，知道一點痛苦，也未嘗不好罷。’

‘我平常主張，革命的人也要有高尙的私德，他們都笑我迂腐，他們以爲只要有革命的爲公的精神，私人的行爲是可以不管的。現在公的標準一旦起了分化，我看一般革命家拿什麼去作行動的依據？啊！不知要鬧到什麼樣的結果？恐怕難免賣友賣身，自相殘殺呢。怎麼得了！’方鴻雪嘆着氣。

‘這原是辯證的發展啊！是必然的矛盾！問題只在怎樣在這矛盾當中找出路，怎樣……’

‘矛盾也就夠了，還要在矛盾當中找出路！’方

鴻雪跳起來說。

‘你如果看不慣矛盾，那只有不幹，只有提起脚跑路！’

‘是的，是的。跑路罷！’方鴻雪說着點了一下頭，匆匆的跑出房去了。

九

過了幾天，天氣越發熱了。柳鐵笙照例在晚邊八點鐘左右，到方鴻雪家裏去會陳眉君。他走進樓上後廂房一看，只看見一盞暗沈沈的五燭光電燈，那有陳眉君的影子。他想：爲什麼把那個三十二燭的電燈泡換了去？他聽見前房有人說話，他出房由過廳走到前廂去，只看見方鴻雪夫婦在那裏收拾箱子。

‘你來得好！我正想打電話找你來。’方鴻雪露出快樂的樣子。

‘有什麼事？’

‘因爲我決定退租這間房子，想問你願不願續

租。’

‘你們搬到那裏去?’

‘她回上海,我要到廬山去寫點東西。’

‘怎麼?報館丟得開嗎?’

‘報館我已辭職好幾天了。你沒有留心嗎?社論早不是我的名字了。’

‘喔!有這樣的事?現在正當整頓戰勝的軍紀,組織散漫的民衆的時候,正該加倍努力的時候,怎麼臨陣退縮?這不行啊!’柳鐵笙一面驚詫,一面慰留。

‘爲誰加倍努力?’

‘不消說,是爲公家,爲革命的利益,爲民衆的利益,努力啊!做革命工作的人,那裏還能顧到私益?是不是?’

‘你這話在兩星期以前都還是對的。在目前却不能適用了。如果他們不要革命,也不要民衆,我看你到那裏去找公家?……’

‘這話怎麼講?’柳鐵笙忙着問。

‘說起來話長。現在快到上輪船的時間了。你

等我把他送上輪船回來時，再和你細談，好不好？’

‘也好。你們坐我的車去罷。我在這裏等你。’柳鐵笙好像喪了魂魄似的，坐在書桌邊椅子上，只是用手支頤，望着天花板。

十

又過了十幾天，武漢情形大變了。

革命政府幾幾乎完全變為湯軍的政府。

易寄庵，陳眉君，唐長風，黃肖雲一般人，都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

報紙上已經沒有民衆兩個字。

街上也沒有一點有組織的民衆的影子。到處都只看見武裝的兵士。

柳鐵笙對王主席進了好幾次忠言，勸他不要依靠投機的武力。王主席只笑他不懂政治，叫他不要過慮。

但是，王主席看錯了：他的腹心的革命軍隊，也因政治上的見解的不同，起了分化，損失兩萬多

枝槍。

柳鐵笙傷心極了：他理想中的革命和革命勢力，完全化成了水泡。他現在想到方鴻雪的話了：政治是水性楊花的東西，夠不上做人類行動的標準；什麼革命精神，什麼奉公心，還不全是騙人的話？政治家那有好心？要想政治好，先要私人道德好！

他看看周圍，舊來共事的幾個朋友，都分散了，他已經感覺不到一點做事的樂趣。他所信仰的王主席一般人，却在腹心軍隊分化之後，越發仰承湯軍的鼻息，到後來，索性借着大兵東下的理由，把名義上的革命政府，都送在旅行中去。世人只看見湯軍各司令官的威權，那裏找得着革命政府？柳鐵笙又生氣，又喪氣。他罵了王主席一頓，憤然脫離了革命戰線，跑到上海過放浪的生活。

十 一

柳鐵笙在老靶子路住了幾個月，看看到冬天

了。和他來往的，還是方鴻雪，唐長風，黃肖雲一般人。

一天晚上，唐長風和黃肖雲又到他的地方閒談。他歡喜極了。他這幾天看着桂軍和湯軍的戰報，心裏癢得很，巴不得有朋友來暢談呢。

‘老唐，有什麼新消息沒有？報紙以外的新消息？’他忙着問。

唐長風經了幾個月的風霜，頭上的白髮，越發加多了，一副焦枯面孔襯着黃肖雲的嬌嫩的臉，簡直像敗荷葉上長着一朵鮮豔的蓮花一樣。他抽着紙煙，吐了兩口長長的白煙，才答復說：

‘消息不大好呢。’

‘不大好！難道湯軍久練的精兵還敵不過第S軍的幾萬新兵？’

‘不過，桂軍却很能作戰哪。並且，皖鄂人民都痛恨湯軍的剝削，在暗中幫助桂軍和第S軍。這是我剛才由廣東商家方面從九江得來的消息。’

‘不要叫湯兵打了敗仗，那就糟了！那樣時，老王的政治勢力就要根本上消滅！唔！’柳鐵笙露着

愁悶的樣子，正要往下說，只聽見黃肖雲的哈哈笑聲。他惱了。他厲聲說：

‘有什麼可笑？’

‘她笑你不忘情於老王呢。其實老王本來不壞，不過旁邊幾個紙上談兵的書生替他打主意打壞了，從目前的情勢看來，還是老王勢力能夠存在的好。她小姑娘，那裏懂得政治上的奧妙，只是張口就笑，閉口就……’

‘放屁！別瞎說了！’黃肖雲圓睜着一雙小眼睛，恨着唐長風，露出要吃人的樣子。‘我不是笑他不忘情於老王啊！’

‘你笑什麼？’柳鐵笙又高興的問着。

‘我因為看見你那種希望湯軍勝利的神情，忽然想起了眉君和老易之間的悲喜劇。’

‘他們有什麼悲喜劇？’

‘眉君和老易破裂了啊。’

‘喔！也破裂了？’

‘破裂的原因，就在老易希望湯軍打敗仗，眉君希望湯軍打勝仗，爭執起來，弄成人格的問題。’

唐長風接着黃肖雲的話說。

‘又是什麼人格的問題！’

‘聽我說罷！’黃肖雲搶着說。‘老易認為湯軍打敗仗，奉軍的勢力才能夠達到長江，才能夠促成奉軍的分化和崩潰，才能夠得着徹底革命的機會。眉君却說他希望天下不太平，是反革命，是違背民衆的利益。老易說眉君是小姑娘不懂事，眉君却罵老易是騙人的騙子，是無人格。兩個人鬧得幾乎相打起來，眉君當天晚上，就是前天晚上，搬到一個客棧住了一夜，昨天早晨，到我們那裏來，大罵老易，說她自己要到杭州去找有高尙人格的陸小晴呢。你看你們這些人，吃了飯，只管別人打仗的閑事，倒也罷了，還要打打罵罵，豈不可笑？’

‘我們是爲革命的利益，實行研究呢。你那裏懂得？’唐長風想阻止她說話。

‘我不懂得，得你懂？頭髮都革白了，你的革命的成功在那裏？’黃肖雲撒起潑來。

柳鐵笙看見勢頭不好，害怕他兩人也像易寄庵和陳眉君一樣，鬧了起來，驚動鄰居，不大方便，

所以連忙搬出留聲機器來，請他們賞音。

十 二

柳鐵笙在上海閑住了一年零幾個月，閑得他腸胃病發作了：他本是一個一天不做事，就會感覺無聊的人，在閑住期間，身體雖然長胖了，腸胃却變壞了。他跑到日本去，一則醫病，二則，也想看看最近的日本。他小時在神戶住過家，日本的事倒是他相當知道的。

柳鐵笙到東京的時候，恰恰是櫻花開後。他住在丸山町的東櫻館。他在東櫻館，碰見了姚任奇。他喜歡極了：因為他以為姚任奇是老日本，一定可以做他的識途老馬。姚任奇變得越老了：兩個顴骨隆隆的突出在瘦削的面孔上，襯着帶霜的長頭髮，越發顯得是一個老學究。姚任奇終日伏案讀書做文章，一點也不知道疲倦，從柳鐵笙看來，雖然佩服他那老當益壯的精神，然而柳鐵笙和姚任奇的見解，却有點不一致。柳鐵笙覺得姚任奇退步了。

他現在還主張中國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他並且還主張中國革命成功後的可能的政治是一個民治主義的政治。柳鐵笙以爲這是兩三年前的話，姚任奇太不知道最近的新思想了。

柳鐵笙在東京住的時候，正是桂系軍閥圖謀不軌的時候。他每天早晨都把日本的幾個大報紙拿到姚任奇房間去，請姚講給他聽。他自己從前雖懂日本文，現在却忘記了文法，並且報紙上許多新式的文法，也是他沒有學過的。可笑得很！他每去姚任奇房裏念報一次，必定要和姚任奇鬥一次意見：因爲姚任奇對於中國時事的見解和他的見解中間，存着一種根本的差異：他希望桂系勝，姚任奇希望桂系敗；他對於中國的中央集權的統一表示不滿，姚却認爲中央集權是一種政治上的進步。

柳鐵笙聽說桂系失了武漢，幾乎氣得幾天都不想吃飯。他口口聲聲只罵着：桂系太不中用了！桂系太不中用了！但是，他還不徹底失望，他認爲桂系可以保守兩廣，他只盼望白軍早日到廣州。

一天早晨，他照例拿起日本報紙到姚任奇房間去，姚任奇却不在房裏。他等了許久，還不見姚進來。他着急起來了，他自己打開報看。他看見“廣州陷落”幾個大字。他喜歡極了，連忙把別種報打開看；他發見各報都登着同樣的電報。他跑出房去找姚任奇，到處找，連茅廁內也找到了，還是找不着姚任奇。他跑到姚任奇房裏仔細看看，看出姚任奇的唯一的灰色氈帽不在房裏，他才明白姚任奇是出街去了。他沒有法子，只好跑着一肚皮的歡喜，走到街上去亂跑。他跑了兩個多鐘頭，回家一看，姚任奇還是沒回來。

他吃了午飯，再到姚任奇房裏去看，還是一個空房。他不禁大罵姚任奇作怪。他抱着歡喜，無可發洩；他在房裏走來走去，不知道要怎樣辦才好。他忽然想起，他有幾個朋友，住在目黑。他斷然決心冒險到目黑去。他還不熟習東京的交通路徑，一個人由東櫻館到目黑去，從他看來，自然是一種冒險。他打開地圖，詳細看明了路線，才揣上地圖，出門去坐電車。

到了五點鐘左右柳鐵笙才無精打彩的跑回東櫻館。他雖辛辛苦苦的找着了朋友們的家，但是，他們都上學去了，一個也不在家。他等得不耐煩，只好仍舊跑回來。他到姚任奇房裏一看，姚任奇還沒有回來。他罵了一聲“渾蛋！”便回房換了日本衣服，到家裏澡堂去洗澡。

‘啊哈！你原來躲在這裏！’柳鐵笙進澡堂時，看見姚任奇赤條條的在那裏擦身，預備出來，不禁大叫起來。

‘我怎麼躲在這裏？’姚任奇反問他。

‘我找了一天呢。把我急得要命。你到底跑到那裏去了？’

‘我到上野圖書館去借看一本書來。有什麼事找我？’

‘唔……找你念報。’

‘什麼了不得的大事！’

‘看見了今天的報嗎？呢？’

‘看見了。白軍占領了廣州呢。’

‘你看我的預料如何？真不錯罷？’

‘這一次算你猜對了。’

‘猜對了？這是必然的啊！’

‘猜着的也好，必然的也好，到樓上再談罷。’

過了一會，柳鐵笙披着一件西洋手巾式的浴衣，連腰帶也不結，就跑到姚任奇的房裏來，嘴裏說：

‘你趕快念新聞給我聽！’

他聽完了幾張報上關於中國的消息和議論之後，越發得意起來：

‘好了！我可以預備回廣東了！’

‘怎麼！白軍不是你們的對頭嗎？你怎麼說可以回廣東？’

‘我不是說即刻就可以回廣東，我只說，白軍到了廣州，我們回廣東的日期就比較更接近了。’

‘爲什麼？’

‘因爲白軍兇殘點，比較容易招人民的怨恨，所以也比較容易被推倒啊！’

‘什麼話！’姚任奇不覺叫了起來。‘你這種見解簡直和易寄庵那們對湯軍和奉軍的見解一樣。他

們在湯軍和桂軍作戰的時候，希望湯軍失敗，在奉軍攻江北的時候，希望奉軍勝利，他們的理由都是奉軍比較帶有落後的色彩，易於推倒；其實，在最落後的封建政治下面，人民的力量，反轉不易發揮出來，並且希望封建政治的勝利，也未免和一般人民，特別是和大資產階級並小資產階級的大眾的心理相背謬，那完全是不對的呢。人民希望的是幸福和自由；如果我們希望那種摧殘幸福自由的封建軍閥的勝利，恐怕人民要棄了我們呢？……’

‘難道打勝了桂系，就可以得着幸福和自由嗎？這完全是書生之見！’柳鐵笙憤然的說。

‘不錯！這是書生之見！因為從書本上的道理說來，無論如何，幸福和自由，都是要用一種慢慢的把封建政治勢力，一層一層剷除了去的辦法，才能夠得到的。如果書本上的進化原理，不是說着玩的，恐怕中國也不會是一個例外罷。’

‘你這話顯然替反動家張目，怪不得有人罵你軟化了！’

‘怕人罵為軟化就不敢說出必然的道理，我却

不是那樣不徹底的人呢。你倒得睜眼看世界和中國一般民衆啊！民衆希望統一，你却只願意給他一種由你自己做出的統一，民衆希望自由和幸福，你却只願意給他一種由你一手包辦的自由和幸福，到底是民衆對嗎？還是你對呢？如果設身處地你是民衆，你到底會不會贊成你自己的主張呢？’

‘……’

‘呃？’

‘政治家原是沒有好良心的，如果要赤心待人，那就不必當政治家了。’柳鐵笙斷然的說。

‘你這話又全然錯了！什麼做叫好良心，壞良心？好壞拿什麼做標準？……這完全是一句空漠而無內容的通俗的話。如果從學究的眼光看來，那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良心這東西，全然是倫理學上造出來的東西。但是，因為道德是隨着經濟社會而變化的，所以良心也是隨着經濟社會而變化的。如像，古時蠻人認棄年老父母於野爲有道德，後來認替父母養老送終爲有良心，在今日經濟發達的先進國裏，却又不把父子異財看爲不道德了。如果照

你的說法，西洋先進國的人的心，就應該是黑的了。那成什麼話呢？總之，良心的好壞無一定的標準，一個人只要認識社會進化的法則，覺悟自己在特定的進化階級上的使命，盡一部分力量，去推動歷史前進，就行了。那有什麼紅良心，黑良心？……不但對公衆的事是這樣，並且關於私德，也可以適用同一的理論，沒有什麼靠得住的良心。你知道方鴻雪的事嗎？他三個月以前，也住在這東櫻館……’

‘方鴻雪，也在這裏？’

‘他現在到京都去了。他本是一個聖人君子，主張要以徹底的私德爲革命事業的基礎的人，他平常認定一個人如果沒有好心對朋友和親屬，這個人就一定配不上說革命。但是，他現在怎麼樣呢？他愛上了孫雪藹，和她同棲起來，倒把幾十年的老妻，丟了不要。他的理由還是“戀愛和革命沒有關係呢。可見得良心毫無一點定準。什麼有好心無好心的話，完全是不成意義的。’

‘你只管那樣說得頭頭是道，我自己却感覺得

“政治家無好心”是一個真理，並且，我知道，還有許許多多的人，都有一種和我相同的感覺呢。只靠理論，怎麼壓得住感情？呢？”

‘唔……也許這是必然的現象罷。中國經濟正當着由封建經濟過渡到資本經濟的時候，內容是複雜不定的，所以，反映在大家心理上面，也成了一個繁複不定的感情；也許因此從普通的道德觀念說來，就發生了一種紅黑色的良心呢。’

姚任奇說到這裏的時候，女僕送晚報來了。柳鐵笙搶着看。他看見“白軍復退出廣州”的電報，不覺臉上的顏色都變了。他嘴裏說：“一定有英國人作怪！”

姚任奇接着說：

‘縱然有英國人作怪，他也總算是利用着廣東民衆反抗封建勢力的心理啊！’

柳鐵笙的心，越變越變得帶着雜色了，

7, 7, 1929

此
页
空
白

小 大 脚 時 代

此
页
空
白

當什麼太太，說什麼良妻賢母！
半殖民地的婦女，那能夠雌伏！
做一個姜達克，學一學盧森埠。
縱然受苦，論人生總不算辜負！

一 從讀書到救國

武城剛用手轉開西式單扇門，想側身讓兩位女學生出客廳去，忽然一股西北風從院子右邊霍霍的吹進來，把客廳裏面幾副破了的石印對聯和

單條，吹得直是軋軋喇喇的碰着響。

‘好冷的風，出門得穿大衣了。’武城這樣隨便說着。

‘姚先生不要客氣，請進去罷天氣冷得很呢。’一個女學生說。

‘不要緊。那有主人不送客的道理！’

先生現在既然答應到我們學校授課，自然就是我們的授業老師了，真不要和學生們客氣才好。先生這樣客氣，我們倒不敢常來請教了。’另一個女學生一面走，一面說。

‘先生穿着西裝，不穿大衣，應該是很冷的。真正請留步罷；別着涼呢，’

‘我在零下五十度的莫斯科過了兩個冬，身體凍慣了，這點冷，倒算不得什麼。兩位有功夫，只管請過來談談，我剛回國來，一切情形都不清楚，很希望你們把北京學生界近來的情形告訴我呢。再見罷！’

武城從新回客廳去。他一面走進門，一面說：‘Miss金，對不住。叫你等了許久！’

‘今天是星期，當學生的完全閒着呢。我許久就打算來看先生，因為忙着補功課，所以耽擱到今天才來。先生想來很忙罷？’金道三斜靠在一把榆木做的傲西式的大椅子上，露出很無聊的神氣，這樣答應着。

‘担任的課，倒不怎麼很多，不過雜事和應酬，却忙得要命。你看剛才和她們兩人談判，就費了一點多鐘。這還是她們第三次的代表呢。Miss金認得她們嗎？’武城把自己的茶碗，從客廳當中的方桌上端起來，走到金道三旁邊，放在茶几上，隨即坐在另一張榆木大椅上面。

‘我只認得曹詩男，她是我們同鄉。她們這一回和老虎派對抗，總算是有了頂大的進步，先生們應該幫幫她們才好。’金道三帶笑的說。

‘進步？’武城吃驚的反問她。

‘是的。女高師原來是一個有名的良妻賢母養成所，現在能夠一致起來和老虎總長對抗，自己去選舉好校長，好教習，這還不算進步嗎？’

武城聽出金道三的意思了。她明明是藉這句

話去抬高她的北大的地位。武城睜眼望着她頓了一頓，才對她說：

‘拿這一點說來，自然是她們的一個大進步。不過；世上的事，往往有表有裏。如像你剛才說的“女高師原來是一個著名良妻賢母養成所”這句話，在三四年前雖然是世上一般公認的批評，但是，在實際上，據我所知道的，却並不是什麼良妻賢母養成所，倒只是一個小姐鍍金所，因為在那裏的學生並沒有什麼良妻賢母的修養，更說不上什麼學術師範的研究，只不過像從前的男學生混一張吃飯的文憑一樣，弄一張學校畢業的金字嫁匾罷了。所以她們這回反抗老虎總長，我雖對她們表同情，却也不敢認為這就是她們自己的力量。我髻髻聽人說，還有北京國立學校教員聯合會裏面的反老虎派的後盾呢。Miss金沒聽見說嗎？’

金道三聽見武城駁她，忽然把身子離開靠背，髻髻要提起精神和武城辯論似的。她想了一想，才決然的說：

‘我也聽人說過。縱然有人作後援，也虧她們

利用這個後援，拚命去幹。若在兩三年前，恐怕又拖又推的捧她們去，她們還是不敢上台呢。……我今天有件特別的事，要請先生指教。先生有功夫嗎？’

‘什麼事？我今天午後一點鐘，要到師範大學去演講“反對關稅會議的理由”，上午却沒有什麼特別要做的事。’

‘我想離開北大，到外國，到法國或俄國去自費留學，有些朋友又勸我等到畢業以後，兩年以後——我現在是一年生——再去。現在要請先生指教指教：到底是這時去留學好，還是畢業後再去留學好？還是到俄國好，還是到法國好？’

武城一面聽着金道三的話，一面心裏懷疑起來，只是睜着眼睛觀察金道三的神色。她穿着紫色嗶嘰的棉襖，繫着黑嗶嘰的短裙子，下面露出紫色絨線襪子，套着咖啡色高底短皮鞋。往後梳的短頭髮帶着紅色，梳得很光。臉上薄薄的擦了一點粉，蓋不住面黃肌瘦的本相。從全體裝飾看來她雖然比三年以前，初到武城家裏來請武城做她的入學

保證人的時候，漂亮了許多，但是比起武城這幾天看見的許多女學生總還算是樸素一起的人。武城望了她的兩個帶黃色的眼珠一望，覺得還依然保持着處女的澄明，露着智慧充實的寶光。她家裏很窮，四年前到北京來的時候，全靠武城的死了的朋友愚生的幫助，她進了北京大學預科之後，有兩次繳不起學費，武城還替她担保，請求會計課准她緩期繳納過。這都是武城還記得很清楚的事。她現在要自費留學？一個貧窮人怎麼可以做得得到？忽然發了財？那有的事！……

武城剛想到這裏，金道三的話已經說完了，等着他回答。武城眨着眼，想了一想，對她說：

‘這些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如果學費問題有了着落。因為留學外國這件事，當中最要緊的問題，是學費問題。’

‘學費這一層嗎？雖然不能說有十分的把握，不過每年千把塊錢，總可以設法的。’她毫不費力的答復着。

‘每年千把塊錢……唔……大，大概可以對付

了。留學時期的問題和留學那一國的問題，都要先問你留學的目的如何，才能決定。如果你是抱着一種游覽世界或弄一個鍍金招牌的目的，最好是即刻跑到英美德法俄意等國都去住幾個月。並不局限於法俄。我想你自然不會抱這種目的，所以關於這一層，可以不必討論。如外可以想得到的目的只有兩種：第一種目的是學習關於革命的學問，第二種目的是學習關於革命以外的事的學問。如果想學革命，自然是到俄國去便利些，因為最近的革命學在俄國算最發達，研究的設備也很完滿。並且，中國革命的風潮漲得快，很需要革命人才，需要得很急，所以如果想學革命還是即刻就學才對。如果你想做一個關於革命以外的學問家，拿法俄兩國比較起來，自然到法國好，並且，也不必急於跑去能夠在北大政治系把基礎打穩之後再去，也未嘗不可。……’

武城從衣口袋裏，取出一個外國煙斗，裝上煙絲，慢慢抽着，和金道三細談俄法德三國中國留學生的情況，和革命熱的高漲。她只睜着眼睛默默聽

着，髻髻想着什麼問題似的。武城說完的時候，她忽然問：

‘先生在俄國看見金伯議沒有？’

‘在半年以前，我還教過他三個月的書呢。他完全革命化了，破衣破帽和，從前在北京時那種闊少樣子，完全不同了。你和他和他時常通信罷？’

她突然忸怩起來，停了幾秒鐘，才簡單的說：“沒有。”武城覺得有點奇怪，正想再探問她的口氣，她已經提出另一個問題：

‘先生對於中國的前途，是悲觀是樂觀？難道除了革命之外真正就沒有第二條可以統一中國的路嗎？’

她還問了許多問題，都是像上面一樣只發問，不討論武城給她答復的當否。她一直談了兩個多鐘頭。

二

已經是陽歷十二月了。北京街上的樹子，已經落完了樹葉，只剩得一些枯枝杈杈。灰白色的早晨

的陽光，射在冰結了的馬路上，反映出一星一星的微光，好像馬路上鋪着碎玻璃一樣。拉洋車的車夫身上披着皮襖，手裏套着新的藍色皮套子，拖着洋車只是拚命的向前跑步。拉洋車的口裏吐出的氣息，被冷空氣壓着，變成一股一股的白色的蒸氣，映着太陽光，向車旁冒出來。

武城坐在洋車上，只覺得兩頭冷：臉上的冷空氣，好像一塊冰擱在那裏一樣，冷得兩隻眼睛眶裏發癢；兩隻腳好像放在雪裏一樣，只感覺得一種麻木。

武城的洋車跑三道門的時候，看見許多大學生圍着毛頸巾，挾着書本子，慢慢的走着，有的向南到北大第三院去，有的向北到第一第二院去。

武城車的前面，卜卜卜的連響了一陣。武城抬頭一看，只見一長串汽車由南向北從北池子大街飛跑過來。轉眼間，第一輛汽車已從武城的洋車邊擦過，轉向西方去了。一輛，兩輛，三輛……。號筒還是卜卜卜的不斷的叫着。冰結了的馬路上，也被這二十幾輛飛跑的汽車捲起一陣撲鼻的灰塵了。

‘那裏來的這樣多的汽車？在這樣早的時候？’武城一面這樣想着，一面側頭望汽車裏面。他看見裏面坐着西洋人了。他心裏想着：‘這是逛西山去的外國人。’他忽然聽見街東邊，有一個南邊口音，一聲喊着：“關稅會議！關稅會議！”他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個穿灰布袍子的大學生，和兩三個同伴站在一起，指手畫腳的望着汽車說話。武城隨着大學生所指方向勉強扭過頭去一看，才看見每輛車的後面都釘着一塊黃牌子，上面寫着四個紅字？“關稅會議。”武城忽然想起昨天的報紙了。他明白這是段政府招待關稅會議的各外國代表的汽車了。他忽然起一種怪的聯想：‘聽說在中日戰爭以前’丁汝昌的艦隊去訪問日本長崎港的時候，日本人把長崎所有的全部洋車僱給中國水兵坐，把全體的妓女招來給中國水兵開心，因此使中國水兵都生了輕視日本的心，所以後來才一敗塗地。現在的段政府，特別是章老虎，恐怕也是和那時日本人有同樣的心理罷。可惜時代和國際地位都不同呢。恩！他們恐怕還配不上有這種時代錯誤的愛國思想

罷。……’

丁丁丁……，洋車的鈴子連響了一陣，武城的車到第三院門口了。武城剛走進圓拱門，就看見一羣學生圍着看牆上的一張告。示武城擠到旁邊一看，只看見告示的標題是“爲反對關稅會議示威游行停課一日”，告示的下面署名是“北大學生會。”今天又是學生出示放假！

武城藍轉身子，向外面走，打算回家去。剛走上兩步，還沒有出圓拱門，忽然迎頭碰着一個人，幾乎被那人碰倒。武城只覺得眼前紅冬冬的。定睛一看，原來是金道三，從肩上起，披着一塊加大的紅絨線圍巾，捲到前面把兩隻手包着，她穿的黃柚色皮襖只露出兩個衣角，差不多全部都被紅圍巾蓋着了。

‘今天示威游行，停課一天呢！’武城對她說。

‘我知道。我是特來準備游行的呢。今天的游行是各派的大聯合作戰，我代表愛國青年團來參加第二次準備會。喔！是的，昨晚的準備會決定的主席團裏面，本校教職員有四個人，先生也在裏

面，接到通知了嗎？先生此刻還回家？已經到了開準備會的時間了，務必請先生到場指導指導！’

金道三今天的態度，和上一次到武城家裏的時候明明是不同。她兩眼中現出一種光亮，也不知道是一種決心奮鬥的表示，還是年輕人常有的那種對於漠然的未來的空想的表示。

武城隨着她走進第三院去了。

三

到了將近正午的時候，寒氣漸漸減少了。第三院操場上的太陽漸漸帶着紅色了，地上的冰結了的泥巴也潤濕起來變成褐色了。

一片大操場上面，到處三三五五的聚着一堆一堆的學生。也有大學生，也有中小學生。東邊角上靠北的一帶二層樓教室的下面，還聚着一堆女學生，都披着紅紅綠綠的絨線圍巾，在那裏避風取暖。個個學生都拿着桃紅色小旗子，上面寫着長長短短的標語。另外有一些大的白旗子，直的橫的，

在操場上不規則的飄散着。操場的頂西邊，聚着一些短衣的十五六歲的小夥子，手裏拿着鮮紅的小旗，圍着一面三尺大小的紅旗，喧喧嚷嚷的鬧着。遠遠望見紅旗上面有京師總工……幾個字。

忽然操場中央有一個大聲音喊着：“要出發了。大家集合起來！排隊！”只見大家紛紛的像螞蟻一樣，在操場上蠕動，都向操場中央走。操場中央，有一個大漢子學生，滿臉麻子，站在一張橈子上，兩手捧起一個喇叭號筒，把身子向四圍轉着說話。

‘現在，照預定計畫，到天安門去，開“反對關稅會議的國民大會。”大家要絕對的聽總指揮和副指揮的指揮。出發團體的順序是這樣，我念出來，請大家聽清楚，挨次出發。第一隊：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合會，女高師，婦女協會，貧民學校童子軍。第二隊：北大學生會，法大學生會，……。現在，據報告本校前門有三百名警察，把住南北兩條路口，路邊就是河沿，如果奪起路來跌下冰水裏去恐怕不大方便，所以，決定出後門，到北池子大街去。現在喊口號，喊完之後，即刻整隊出發！’

接着只聽見“打倒……！打倒……！”的聲音，在清新的空氣中，像打雷一樣，連響了十幾次。

暫時沉寂了幾分鐘。大家列隊隨着頂前面的一丈多高的橫旗子，向西邊的第三院後門，走了幾步。大家又停住不走了。

只聽見前面的吵鬧的聲音。

巴的一聲，一丈多高的旗幟倒了。接着只看空中飛起一些磚塊和石頭起來：也有向外飛的，也有向內飛的。在前面的教職員都往後退，在後面的一部分學生却離開隊伍向前亂衝。一轉眼間，武城前面，已經只剩得幾個人了。他可以看見前面的情形了。只看見英文系林主任和法科于教授在石頭磚塊的雨中，和門外提着步槍的警察們飛石對戰。看看他兩人面上都流紅了。另外幾位學生也都負了傷。他們被後面的學生拉往後面去了。

飛石戰暫時停止了，無數警察在門外把着，羣衆都退到門內離門口約莫十多丈的地方。當中一片空地上，沒有一個人，只散着無數的磚塊石頭。這種狀態約莫繼續了三十秒鐘。

只見金道三，拿着一枝小旗子，單獨的往門口飛跑。她和警察爭論了幾句之後，側着頭，左手伸到後面，向羣衆招了一招，側着身子，把右肩只往警察叢中擠。警察們推了一推，把她推進門內，倒退了好幾步。她俯身拾起磚塊，當着警察橫丟過去。只聽見門外的警察和門內的羣衆都發起喊來。

石頭又飛起來了，這次却是向外飛的較多一些。警察往胡同內退却了。只聽見喊：“追出去。”有幾十個學生已經追出門去，許多學生，正在爭着出去。羣衆密集起來，失掉作戰的自由。警察却從胡同西頭，運來許多武器——磚塊，像雨點一般的反攻過來。羣衆又退到門內來了。

只見那位黃埔學生代表，同着兩三個學生，貼身伏在門內牆邊，向外飛石，口裏只是嚷：‘不要退！快搬磚塊！’

在戰了四五分鐘，警察始終近不了門口。警察方面的石彈漸漸來得稀少了。只聽得遠處一陣警笛叫着。警察隊紛紛後退，轉眼間，胡同裏面，一個

警察也沒有了。

羣衆如潮湧一般，隨着口號的聲音，湧出了第三院後門。

幾分鐘後，羣衆已全部出北池子大街。仍然排成隊伍，雖然順序和組織已經完全錯亂了。

武城和幾個負傷的教職員一起走着，一面感着勝利的快感，一面增加了痛恨段政府的心事。大街上兩邊站滿了看熱鬧的人，來往的洋車馬車，都暫停在兩旁，讓游行隊伍的路，北風吹着羣衆手裏的旗子，微微動着。遠遠望去，桃紅色旗子，排成一線，做着波狀的起伏，往前流走，映着黃紅色的太陽光，構成一副絕妙的畫圖。口號的聲音也一段接一段的喊着，形成一種韻律。

武城正在出神的時候，忽然，又聽見隊伍前面一陣噪雜。轉眼間，前面隊伍已分散在大街兩旁邊去了。武城附近和後面，也隨着混亂起來。只看見三丈多寬的大街上面，都是一些亂躡亂跑的人。

一羣徒手警察，和一些學生在大街中扭成一團，互搶大小旗子。另外一部分警察，手裏各拿着

一根五六尺長的木棒，做出要打人的樣子，向大街兩旁邊的羣衆掃去，他們口裏只喊：“擲下旗子！”

轉眼之間，大街兩邊，已經看不見旗子了。滿地下都丟的是破爛的旗子和紙片。在街中間和警察扭打的人數，也只有兩三堆了。拿木棒的警察看見沒有人抵抗，越發惡起來，拚命把棒子向兩旁站着的人的脚邊掃。許多人都爭着往橫胡同跑。

武城這時站在路西着急。他忽然聽見什麼聲音巴巴的連響了幾下。他回頭向北一望，只看見女子隊伍的先頭，有一個女學生，拿起一根七八尺長的還帶着白旗的旗竿，拚命向幾個徒手警察打。旗竿被警察攔住了。被警察奪去了。一個警察倒拿旗竿打她了。她頭上捱了一旗竿，把頭側向西邊躲了一躲。這是金道三！武城不自覺的向着她跑去。她被警察推倒在地下了。一個警察俯身去撻她了。警察的皮腰帶，拳頭，金扣子，布鞋，皮鞋，灰布袍，便帽，警察帽子……，喊聲！渾蛋！王八蛋！拚命啊！打死這些狗！打！打！……

武城還沒有到金道三身邊，已經不知道從那

裏飛跑來無數的學生圍着警察死鬪。那裏還看得見金道三！武城被羣衆的潮流擠着，飛跑的向南去。警察的打人木棒，搶到學生的手裏了，學生們藉此稍稍彌補着大馬路沒有磚塊武器的缺憾了。

學生羣衆一口氣打着趕去，一直趕到緞庫後，戰爭才告終結。

最後的勝利，自然是在學生方面。那條街上已經沒有一個警察了。

總指揮從新喊：“到天安門去！排起隊伍！和賣國政府拚命！”

羣衆在天安門開完會之後，依照預定計劃向市內游行。游行隊伍所經過的地方。一個警察也沒有。警崗通通被破壞了。

經過警察總廳面前的時候，“警察總廳”四個字的大招牌，也被拆去了。一個帶着鑽石戒指的中國女人，坐着一輛“關稅會議”的汽車，在東長安街出風頭，碰着游行隊伍，被拉下來。汽車打得粉碎。那高貴的中國女人，啼啼哭哭的，把她的紅緞鞋金絲襪，踏在灰土當中走着，向王府井方面去了。

四

第二天是一個陰天。滿天佈着灰白的雲，髣髴要落下來壓倒全市的灰色房屋似的。街上除了到處貼着“反對關稅會議”的標語以外，已經看不出前一天的清新的活氣。一切死慘慘的露出廢都的景象。

武城慌慌忙忙的走進女高師。這天午後一點鐘開國立各校教職員會臨時會。時間已經快到了。他從傳達室門口過去，向西走到會客室面前的走廊裏。他看見曹詩男笑嘻嘻的站在那裏向他點頭。她穿着藍布長旗袍，一頭蓬鬆短髮，兩個圓眼珠位置在她個小小圓臉上面，襯着兩個凍得紅冬冬的頰巴，顯得她天真爛漫，完全和十二三歲的小姑娘一樣，雖然武城知道她已經有二十七歲了。

‘我猜着先生快來了，特特在這裏等着。’

‘有什麼功課上的問題嗎？’

‘有點事和先生商量，不是關於功課的事。先生

那邊的會，還開不成，我剛去看過，只到了一個人呢，請先生到會客室坐坐。李晴陽也在這裏等着先生。’

武城隨着曹詩男走進會客室去，只見李晴陽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笑咪咪的伸手向着武城，口裏說：

‘你好！’

‘兩年多不見面了。Miss 李發了胖呢，若果不先聽說你在這裏，我會認不得你呢。’武城一面和李晴陽握手，一面注意看她。她梳着一個全往後的S頭，睜着兩隻金魚眼睛，擦着一臉的粉，身穿醬色嗶嘰的長旗袍，拖到腳跟，把她的身材越發顯得長了。乍看起來，完全像一位旗下太太，那裏還看得出她在柏林穿着雪白的薄洋裝的時候的婀娜態度！他們坐到圓桌上去了。

曹詩男不管武城和李晴陽的寒暄話說完沒說完，就搶着話頭，對武城說：

‘我今天拿婦女協會代表的資格，她是拿市黨部婦女部長的資格，來和先生談判。我們有兩件事

要求先生。晴陽！你先說罷！’

‘第一件事是請先生特別捐一筆款，救濟昨天受傷的五位女學生。她們住醫院的費用是有學生會照一般男學生的例去辦的，用不着我們管，不過女人的衣服費却得設法。她們衣服比較男人要貴一點。她們五位昨天把衣服，有的扯破了，有的血淋淋的弄髒了。她們自己一時沒有力量去製新衣服，可憐得很。所以婦女部和婦女協會特特出來向各校熱心的教職員們募一點特別捐。想來你一定贊成的。捐簿在這裏，請寫一筆款罷。’李晴陽說着，就把手邊的捐簿遞過去。

‘當然是贊成的。’武城一面接簿子看，一面說。
‘我照馬先生的例寫罷。’

‘請先生再多寫一點！’曹詩男從旁喊着。

‘論我的心真想多寫一點，不過，寫多了，交不出來，也是空的。中國的女學生真了不起！進步真快！昨天如果沒有金道三奮勇當先，示威運動一定會被段政府壓下去了呢。金道三真好！’

‘那種風頭，誰幹不來？就沒有金道三，拚命出

風頭的婦女也還多着呢！’

武城看見曹詩男圓睜着眼睛氣冲冲的說着，不覺得聽呆了：這樣的話，太出乎他的意外了。他還沒有答話，李晴陽又接着說：

‘金道三聰明是聰明極了，不過眼眶子太高，看不起人，不肯聽別人的話，專門和我們抬槓。’

‘她有什麼真才實學？我和她是結拜的十姊妹，還怕不清楚她的底細？況且她又是國家主義者，是愛國青年團的人？’

武城越聽越覺得古怪了。找不出別的話說，只得暫且反問曹詩男一句：

‘她是國家主義者？’

‘她是愛國青年團的著名的代表呢！先生別聽她信口瞎吹，她專會說大話！’

‘總之，是一個浮華的少女。’李晴陽補上一句。

武城停了半晌才接她們的話說：

‘並不是因為金道三是我的學生，是我的同鄉，我才說他好。實在，一個年輕人，只要敢做敢為，就是好的。也許昨天游行的女學生，個個都和金道三

一樣勇敢，但是，在事實上，却只有金道三把勇敢表示得特別明顯。從行爲上說，總不能不推她的首功，說她的好。是不是？至於國家主義者的話，那更不成問題。現在不是要對段政府聯合作戰嗎？如果這樣分了彼此，還靠得住得勝？況且婦女們肯出來救國的，還少得很，那些女太太小姐們，拉還恐怕拉不出來，怎麼可以把已經出來的人拒絕呢！’

李晴陽聽見武城的話，好像倒不在意，只有曹詩男却鄙着嘴巴顯出滿臉的不服和怒氣。李晴陽眼珠轉了兩轉，連忙接着武城話說：

‘你的話在原則上自然是對。不過，現在我們還是先談正經事罷。詩男！第二件事，應該你說呢。’

曹詩男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茶，收了臉上的怒容，才慢慢的說：

‘第二件事，是關於學生會新年游藝會排演“靈芬女士”的戲的事。先生知道“靈芬女士”這個故事？’

‘“靈芬女士”？我不懂得。’

‘“靈芬女士”這齣戲，是排演貴校的“唐秦事

件。”唐教授逼迫秦姨妹，秦姨妹愛富賴婚約。“靈芬女士”四個字，聽說照廣東話說來和“賴婚女士”四個字的發音是相同的呢。貴校的唐……’

‘唐秦事件我到很知道清楚。’武城用話止住她。

‘先生知道，我就可以不述這段故事了。現在，北京學生會已經用多數決通過在新年游藝會排演這齣戲。不過那部分占少數的人，拚命替唐秦當走狗，正在運動教職員聯合會，用保全教員體面的名義出來干涉。現在我們也得分頭運動，所以要請先生在教職員會議席上，反對那些唐秦派的干涉。’

武城心裏覺得奇怪極了。一時不曉得怎麼去說明她們的錯誤，他問：

‘這也是婦女部和婦女協會的代表的意思嗎？’

‘是的。學生會要求婦女部和婦女協會幫助他們貫徹他們的決議案，婦女部和婦女協會認為應該幫助，所以……’

‘爲什麼？’

‘因爲這齣戲提倡女權和自由戀愛。’

‘怎麼！提倡女權！破壞婚約和自由戀愛有什麼關係？賴婚女士幾個字，不是明明糟踏婦女嗎？’

‘我們注重在反面的意思呢！’李晴陽輕輕的答復着。

‘丟了正面，專去做反面文章，不怕違背婦女部和婦女協會的本意嗎？……並且 Miss 李和 Her 曾……總之，……這完全是學生會的事，怎麼硬要用婦女部和婦女協會去管，我真不懂得。……恕我不能幫忙你們，……關於這件事！’

‘先生要和道，這是學生界大多數的意思呢，反對唐秦事件這樁事。婦女協會和婦女部如果不順從多數學生的心理，就很難望會務的發展呢。’

‘詩男這話不錯。我們只是當作一種手段，去反對唐秦事件呢。至於我和乘桴的關係，那是私人問題！’李晴陽毫不客氣的接着說。

武城想了一想，對她們說：

‘在你們是一種手段，在我却不能爲手段而犧牲自己的信念！’

李晴陽和曹詩男用眼睛打了一個無線電。曹

詩男做出笑容說：

‘先生不願意積極幫助我們，至少總可以消極的幫助罷？’

武城正要開口，忽然聽得一個聽差在門口說：“徐先生請姚先生去開會。”武城回願對聽差點了點頭，然後問曹詩男：

‘怎麼消極幫助？’

‘請先生關於這件事不要表示贊成，也不要表示反對，只守嚴正中立。’

‘這，這倒使得。’

武城拿着帽子。走出會客室，心裏想着，‘好不出人意外！我真不懂得中國新女性的心理了！金道三會那樣奮動！曹詩男會那樣反對金道三！婦女部和婦女協會會糟踏婦女！……’

二 進一步退兩步

五

武城站在醫院二樓的寬走廊裏面，二十八號房間面前，用手指敲了幾下，等了一會，沒聽見有人做聲。他重新又敲了幾下，側耳細聽，裏面仍然沒有什麼聲音答應他，他想：恐怕病人睡着了罷。自然不好冒昧衝進去，使她見怪。他提起脚想轉身，忽然又想着：這雖然是法國醫院，地點却是北京，病人又是沒有到過外國的人，恐怕未必可以適用敲門的原則罷。他想了一想斷然轉開門扇，走了進去。

房裏光線微弱極了，比五燭光的電燈下面，還要暗些。他定着眼睛一看，正面放着一架鐵床，床前右邊有一個西式茶机，上面擱着藥水瓶子。左邊放着一張蒙白布的大安樂椅子，椅子外邊，有一條矮橈子。病人頭向外邊，睡在床上。她蓋着白色被蓋，露出一隻纏着綳帶的手，放在白被上面。她兩隻眼睛只望着他。他連忙走到她面前去，只見她兩眼似乎落了坑，滿臉黃瘦得可憐，額頭上斜挨着鬢角，還纏着白綳帶。她完全露着無表情的樣子。

‘醫生不禁止談話罷？’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提

起床欄杆上的體溫表看。

‘不要緊，請坐。’金道三輕輕的說。

武城回頭看一看，那張安樂椅子離他太遠了。他把矮橈子提到床前，坐下才對她說：

‘本來一星期前，就想來看你的，聽說那時禁止來客，所以我到今天才來。’

‘謝謝先生！’她仍然不經意的說着。

‘這回辛苦了！虧 Miss 金的奮勇，我們才得了最後勝利！……好在負傷的人，都漸漸治好了，總算犧牲不大。體溫表上的曲線很平，想來快要全愈了。’

‘全愈不全愈，有什麼關係？倒是那時死了好！’金道三用很堅決的口調說着，他覺得她臉上的筋肉都緊張起來了。

武城一番很平常的安慰病人的話，碰了一個大釘子。他不曉得要怎樣答復她才好。她也並不繼續說下去。兩人默默的對看了幾十秒鐘。武城心裏着急。他覺得這種沉默太難堪了。他腦筋裏只是打旋，只想找出一句適當的話來，但是，越想找越找

不出。他覺得兩人間的沉默，越更可怕了。他在百忙中，忽然想到她的家庭。他不覺冲口的說：

‘Miss金府上恐怕還不知道這回的事罷。寫了信回家?’

金道三鼓着眼睛，似乎想了一想，忽然帶着受了大刺戟的神氣，眼睛珠子水汪汪的發着光，用一種嗶的聲音，很很的說：

‘我沒有家！……我……已經沒有一個親人！……我……’

她哭起來了。她用右手拿小手巾擦着眼淚。武城不料又碰了一個釘子，心裏好不着急：我不是來安慰她，簡直是來激動她！怎麼辦？……

他等她哭定了，才繼續說：

‘請 Miss 金不要傷心！請原諒我不會說話。有病的人。第一要緊的，還是靜養。Miss 金想看什麼書不想？如像小說或書報之類？醫生准看書罷。這房間光線太暗一點。要看書，還得揭開一幅窗帘。我那裏昨天寄到幾本歐洲名畫集，如果要看我回頭叫人送來。別的如果有什麼需要，只管對我說，

我……’

武城正要提起可以接濟她經濟的困難的話，她忽然接下去：

‘還說看書！每天到我這裏鬧什麼左派右派的人，已經把人纏得要命！我恨不得早點出院，離開北京這鬼地方！……’

武城第三次碰上釘子！他不敢再說多話了。他順着她的口氣說了幾句病後轉地旅行是最有益的事，一類的話。起身告辭，和她握了一個手，走出去了。

六

武城走出法國醫院大門，看看表已經兩點二十五分鐘了。距G約他談話的時間，只有五分鐘。‘去罷，別叫他們老等。’他這樣想着，蹣轉身子往東到中俄庚款委員會去。他本想出前門去買點東西的。

G還沒有到，只有R捋着大鬍子坐在一間小

會議室裏面，和他閒談。武城連抽了兩根紙煙，還是壓不住剛才在醫院裏被刺戟了的神經。他舉起左手看表。他從長桌子邊站起來，坐到那房間的唯一的沙華椅子上去。他說：

‘G打電話約我兩點半鐘談話，現在差不多要三點了，怎麼還不來？’

‘G的時間，是東洋式的時間，你別太認真啦。他還往往發揮他特有的“老莊氣”，約了別人，自己不到場呢。’R這樣答復着。

‘怎麼！G變成東洋式了！兩年以前，他不是萬事學西洋，只穿西裝，只吃西餐嗎！’

‘他現在還是只穿西服，只吃大餐。他從前就是物質生活學西洋，精神生活模倣黃老式的虛無。現在還是一樣。不過，自從他着手政治運動之後，事情太多，他身體支不住，所以他的黃老氣也就特別顯得利害。’

R的這種觀察，對於武城是很新鮮的。他不覺高興起來，又到桌上取了一根紙煙擦洋火抽着。

‘今天G約我們談話，談什麼事？你知道不知

道？’

‘爲決定實行開辦機關報的事。這是三天以前政治分會決定委託他辦的，我是幫辦。他和我商量，要請你當主筆，今天特特請你來當面開談判。’

‘請我當主筆！我從沒有辦報的經驗。那裏夠得上？並且担任功課太多，就想勉強學習，也沒有時間呢。’武城說着，又大抽其煙。

‘你不是做了許多評論文章，並且辦過許多雜誌嗎？照那樣做就行了。’

‘單做文章的責任和主筆的責任應該有點不同罷？我並沒有單獨負責辦過雜誌。真正的說辦報我完全是外行！’

‘那裏話！現在的中國，肯出頭幹事的，那有許多真正專門行家？大家還不都是小大腳？，

‘什麼小大腳？’武城連忙接着問他。

‘這是北京盛行的時髦話。你剛回國，難怪你不知道。小大腳和大小腳不同：纏得很大的纏腳女人叫做大小腳，本來纏了腳，半途又放了去，那種半途被解放的腳，雖然是大腳，却比天然的大腳

小，就叫做小大腳。借用到別處去，小大腳就是半路出家的人的意思。你想，在目前的過渡時代。誰還不是半路出家？你別笑話小大腳穿皮鞋走路扭扭捏捏。她們到底總比真正的小腳或大小腳進步呢。小腳不是一天可以變大的，總得經過過渡的階段。必然的得經過小大腳的階段，才能夠真正被解放出來，成為大腳。那些小大腳，可以說是過渡時代的可貴重的犧牲者，負有一種歷史的使命呢。你看是不是？’R笑着問他。

武城聽見R這番又莊又諧的議論，不覺越發高興起來，口裏吐出一口白色的煙，對R說：

‘喔呀！好一篇“腳的哲學論文”！我也來當一個小大腳罷！不過，當主筆責任太重，我不敢擔任，多做點文章倒可以。’

‘且等G到了再由他和你談判罷。說起小大腳，我想起一件事，要託你幫忙。我有一個女學生，今年夏天剛從女高師畢業。目前閒了幾個月沒有職業，我想請你替她在女高師裏面弄一個助教當當。這人叫做劉從善，功課還不借，人很謹飭，也是一

個小大脚，……’

‘也是半路出家？’武城急忙問。

‘這有兩重意義，她又是肉體上的小大脚，又是半路出家。’

‘怎麼半路出家？’

‘這可不能告訴你。’

‘我不知道她的履歷。怎麼能負責替她找事呢？……她是那裏人？’武城預料着有一個有趣的歷史聽，特特這樣探R的口氣。

R這時也取了一根抽紙煙着，凭在椅背上，不經意的說：

‘是你的半同鄉？’

‘怎麼叫做半同鄉。’

R停了一停，才露出決然的態度，說：

‘我老實把她的履歷對你說明白罷。不過你見着她的時候，如果她自己不對你說，你却不要提她的歷史。她不願意別人知道她的過去。現在真正知道她的歷史的恐怕也不過幾個人。半同鄉就是說她的丈夫和你是同鄉。’

‘怎麼！她是一位太太？’武城叫着。

“她沒有進女高師以前，是一位太太，從五年以前起，就只是一位小姐了。”

‘喔呵！從太太解放出來，變成小姐！’

‘事情還不止這簡單，聽我說罷。……’

武城重新點上一根紙煙，凭到沙華椅子上靜聽R的敘述。

劉從善進女高師預科的時候，R就認識她。這是經R的朋友愚生紹介。據愚生說，她本是海州人，是一個老秀才的女兒。在城裏高等小學畢過業。十五歲時候，她父親死了，她被賣到上海長三堂子裏。後來又轉到北京韓家潭。因為是小學校出身的緣故，在風流學生當中很有盛名。有一位姓沈的學生特別和她要好。後來她前夫張議員結識了她。很快的就把她贖了出去當姨太太。姓沈的學生情絲不斷，仍然和他秘密通信。有一次被發見了，張議員大不高興，要到沈的學堂去理論。劉從善因此和她前夫大翻其臉，誓死不肯再和她前夫同住。後來這事被愚生知道了。愚生和姓沈的並張議員

都認識，所以出來調停，叫張沈兩方都和她斷絕關係，那時正當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學生社會一般都非常贊成社會改良運動和婦女運動。愚生和另外幾個少年中國學會的朋友，便順着潮流，醞資叫她補習半年的功課，改名從善，考進了女高師，她倒也爭氣，在學幾年之間，一致專心向學，絕不倖鶩，居然畢了業。現在已經是一個新式的職業婦女了。

武城聽R說完，順口說：

‘這又是另外一種新式女性！’

R不懂這話的來歷，呆呆的看着他。慢慢的說

‘怎麼講？’

武城現在覺得心裏輕鬆了。他斟了一杯茶喝着，很快活的把他對於金道三，曹詩男等人的觀察，說給R聽。說到剛才金道三給他碰的幾個釘子，R也掀着鬍子，大笑起來。

‘武城，你把中國新式女子的程度，太看高了。如果你用這種態度去對付她們，一定還要吃虧。她

們結局不過是一種十字架，你別太認真了。……’

‘什麼？十字架？你今天盡用一些我不懂的名詞！’武城喊着說。

‘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有什麼難懂？你看耶穌教的人，動不動就畫十字，把十字架看成神聖不可侵犯，其實不過是一種拿來對別人擺架子的東西罷了。中國舊式婦女如果是神主牌，新式婦女就是十字架，二者其物雖殊，其理則一。你如搵住這個奧妙，包管你可以安安穩穩的應付一切小小脚，大小脚，小大脚，大大脚。……’

七

武城授完了學期最後的兩點鐘課，從教室回到休憩室來，連忙去洗手。他兩隻手又髒又凍，浸在熱水裏面，才感着一點暖氣。他坐到椅子上，點上一根紙煙抽着，一面整理書包。聽差倒茶的時候，遞了一封信給他。他拆開一看：

“武城先生。聘劉從善女士襄助史學系教務一

事，本已得到校長同意。奈學生會以劉女士過去身分關係，橫加阻撓，又有貴同鄉學生曹詩男出面作證，事實確鑿，無從分釋，故只有將此事暫從緩議。知注特聞，餘容面陳。卽頌教安！

弟陵叩。”

武城氣極了，登時把信紙揉成一團丟在字紙籠裏。學校用要得學生同意！這還有什麼可幹的？並且理由是過去身分關係！禁止別人向善！曹詩男一個婦女協會幹事，居然也出頭作證！我非以去就力爭不可！雖然劉從善目前已經在中俄大學找着了一件事做。武城正這樣想着，預備站起來穿大衣，忽然看見曹詩男，張着一個被風吹得紅冬冬的小圓盤子臉，手裏拿着一個紙包，走進門來。

‘想請先生替本校學生會消幾張游藝會的戲票，先生家裏小孩子多，多消幾張罷。消六張好不好？’她一面說，一面站在桌子邊開紙包。

‘可以。’武城答應她。

‘先生要那一種戲票？“靈芬女士”？或是“孔雀

東南飛？”’

‘怎麼？分兩天演唱嗎？’

‘都是在大後天排演。不過，“靈芬女士”在師範大學排演，“雀孔東南飛”在本校排演。這是教職員會調停下來的結果呢。’

‘給我“孔雀東南飛”的票罷。’

武城收着票，提起皮包，想走，復又放下皮包，正經的說：

‘Miss曹，你認識劉從善嗎？’

曹詩男無意中碰着這個質問，似乎吃了一驚。她鼓起眼睛望了武城幾秒鐘，才答應：

‘認識。在她沒有進女高師以前，就在愚生先生家裏認識她呢。先生想來認識她比我還認識得早些罷？’

曹詩男這個反攻，倒出乎武城意料之外。他不能不繼續說下去了：

‘我認識她還不到一個月呢。學校決定聘她當助教，聽說你們學生會反對她。又並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她又是本校畢業生。像這樣瞎幹，本校的

前途，是很危險的。我……’

曹詩男不等武城說完，就露出意氣很盛的樣子，搶着說：

‘先生不要誤會！這當中有一個道理。老虎派和女大派的人們，成天在挑我們的漏眼。沒有事的時候，他們還要造出種種搖言來毀謗我們，何況有憑有據的事？如果他們曉得劉從善加入改組後的女高師，不曉得他們要造出什麼樣的謠言出來呢。我們反對劉從善的理由，完全在這種政策的觀點上。並不是從原則上反對她呢。’

‘學校的行政權完全操在學生會手裏，也是一種政策嗎？’

‘這不是什麼政策，只是一種墮性罷了。先生應該知道，現在的校長，還是學生會選舉出來，硬要教育部委任的。校長都是學生會選的，教職員的進退自然免不了要受學生會的干涉。先生沒有聽見，那天行就任禮的時候，校長演說，要從本校起，為中國教育界開一個新紀元，建設一個學生自己的，為學生利益的，由學生自己統治的，新式模範

學校嗎……?’

武城沒有別的什麼話可說，只得無精打彩的回家去吃晚飯。

八

武城的洋車跑到家門口，天已黑完了。他推開飯廳的西式門扇一看，電燈底下，桌子上，已經擺着杯筷。幾個小孩子圍在桌子旁邊的椅子邊，高聲的鬧着。他的太太從裏間房裏跑出來，迎着他說：

‘晴陽等了您差不多一點鐘呢。她有事和您商量。我已經留她吃便飯。現在先吃飯，吃完之後，你們再去慢慢談話罷。’

吃完飯以後，武城太太把小孩們攆到飯廳去，只留李晴陽和武城在她睡房裏說話。武城坐在窗子旁邊點着洋火抽煙斗煙。李晴陽坐在床邊椅子上喝茶。她這一天露出很憂鬱的神氣。雙眉鎖着，金魚式的凸出眼睛，在電光底下，也不發生光彩。她慢慢的開口說：

‘我今天來請你幫我一個忙。’

‘什麼事？做什麼文章不是？’

‘不是做文章。想請你幫我拉你的得意學生進我們的婦人部和婦人協會。’

‘你說的是金道三？’

‘不止金道三，還有劉從善。’她這時笑着說。

‘呃！你們不是討厭金道三是國家主義者嗎？我剛才見着曹詩男，她還說爲政策起見要拒絕劉從善到女高師做事呢？你們的事真正變幻得不可測度！’

‘你要知道，此一時，彼一時，做事是不可拘泥的。至於曹詩男她們，也只爲女大關係，反對劉從善進女高師，並沒有根本反對劉從善本人。我老實告訴你，我主持的這婦女部和婦女協會，現在碰着危機，非振作一番不可了。’

‘什麼危機？’

‘快要唱空城計的危機。’

‘我不懂你的話。’武城停着煙斗問她。

據李晴陽的說話，翠華胡同的市黨部所屬婦

女部和婦女協會本來只有三五十個婦女在內。其中大部分又都是掛名的太太小姐，並不熱心做事。在從前，因為是統一的，所以她們還敷衍着面子。現在因為醋章胡同的市黨部又興了一個婦女部和婦女協會，她們一來害怕麻煩，二來借故脫身，許多婦人就都不肯到會了。所以李晴陽着了急，特特到處跑，運動婦女進會。她們並且希望多招有能力的婦女，不注重掛名的太太小姐。

‘你也臨時抱佛腳了！’武城笑着對她說。

‘我說的是正經話。別開玩笑！我問你，你一定不拒絕我的要求罷？’

‘論道理，我應該幫你的忙。不過，我去對金道三或劉從善說這種話髣髴不大好，好像是拿先生的資格去壓她們似的。……’

‘作政治運動的人，難道還要假裝清高不成？’她憤憤的說。

‘不是什麼清高不清高。實在恐怕過於勉強的時候，反把事情弄僵。你要知道，年輕女人的心理，是又多疑，又多忌，又最容易感傷的。我得了許多

經驗，學乖了。我不願意冒昧從事。我想，還是應該按部就班的做。’

‘怎麼做？’

‘論道理，要想運動一個人做政治運動，只有兩種辦法是有效的。第一是使他明白認識政治的理論，使他被理論克服。第二是使他先和你發生良好的感情，在他被感情克服之後，再加上理論的克服。對婦女們，最有效的方法，是第二種。所以，……，

‘所以……？’她跟着他說。

‘所以，請你別過於着急。你們幾位，先把感情聯絡起來再說罷。感情弄好了，別的話就容易說了。’

‘但是，……金劉兩位都被醋章胡同一派人包圍着，若不加緊，恐怕會被右派的人先拉走呢。從前我們以為金道三是國家主義的信仰者，現在才知道她和國家主義派並沒有深的關係。’

‘對了。可見得一個人也不是輕容易就固定在某一派的。除非有特別的對人關係。普通的人，都

是要具備了客觀的條件和主觀的條件兩種東西之後，會死心踏地去幹政治運動的。’

‘聯絡感情……聯絡感情……’她口裏念着。

‘聯絡感情，自然也得有機會。讓我來造一個機會罷。後天不是過陽歷年嗎？我借過年爲名，把她們幾位孤身女，金道三，曹詩男，劉從善，連你都請到我這裏來過年，讓你們暢快的談談，好不好？不過，……Herr曾肯在那天放你出來嗎？武城笑着問她。

‘呸！別開玩笑！你看我是受他節制的人嗎？’

九

過年的這一天，天氣很好。午飯後，武城帶着小孩們到北海去玩。直到四點鐘才由北海正門坐洋車回家。他在北長街北口碰見成千的國民軍，由景山下的營盤裏出來。這些兵士都全副武裝，帶着行李車。他們顯然是向什麼地方開拔，到前門車站去坐火車。武城想起自己還可以在過年時帶小孩

游玩，不覺得有點感傷起來。他想；至少今天晚飯時總要能夠幫到李晴陽一個忙才行。

劉從善來了。她戴着一頂黑絨線編的帽子，上面安着紫色飄帶。穿着一件拖到腳跟的黑色長外套，領子上掛着貉絨皮領，手中提着一個黑皮手提包。她一扭一扭的走進房間，那種情形，簡直像一個四十歲的女人。她脫了外套和帽子，露出覆額的短髮和紫色華絲綢的旗袍來。一副鼈甲眼鏡，架在整齊的鼻梁上面，透出很柔和的眼光。她下巴尖而長，嘴唇結得很緊。她坐椅子上不動的時候，倒也顯得是一個受過教育的有決心的中年女人。

武城等自己太太和她寒暄定了之後，才和她談話。

‘我前兩天接着女高師教務長的信，他說，我替你在那邊謀的位置。已經沒有希望了。我想，Miss 劉還是暫時屈就着中俄大方面的事情罷。過一些時，我再到女高師設法。她們現在……’

武城的話沒有說完，劉從善就接了去，好像生怕武城多說什麼話似的：

‘她們年輕人，忌妬心最重。我現在並不一定希望回母校去做事。我昨天已經在一個朋友地方聽說她們排擠我了。排擠我也罷了，還要造出一些古怪的謠言，真正可恥可鄙！先生別相信她們瞎說！這個世界真越變越壞！她們自己什麼笑話沒有，自己一點不曉得害羞，倒信口開河，吐血噴人！可惡極了！我寧願在男學堂做事。……’

武城聽見她這種大胆的反控，只弄得啞口無言。停了一停，才順口說：

“真正要替社會服務，本來可以不分男校女校。外國女人，還有當男校的體操教員的呢。”

金道三來了。她頭上左鬢角的傷痕，還有半寸長短的一個疤子。她臉上的粉擦得比平常多，雖然瘦削，却沒有十分露出黃色，她神氣很快活。她穿着一件新做的金黃色的洋緞的旗袍。她比平常漂亮多了。

武城雖竭力替劉從善和金道三兩人紹介，她兩人還是不多說話。劉從善只和武城太太談家常事。金道三繼續不斷的對武城行她那種照例的只

發問不致疑的質問。

李晴陽和曹詩男一直到六點多鐘才來。李晴陽一進門就高聲嚷着：

‘對不住主人，來遲了。因為今日開各界聯合會緊急會議。’

‘爲什麼事的緊急會議？’武城問她。

‘因為國民軍在北倉失利，前線有點喫緊，所以政治分會召集這個會，討議開一個討奉國民大會，以助國民軍的聲勢。’

‘虛張聲勢，有什麼用處！’金道三插嘴說。

不然。用處大呢。這回奉軍裏面，有日本人幫忙。國民大會的意義就在提高反日熱度，間接給奉軍一個打擊。’

武城等李晴陽說完之後，才說：

‘我先替你們介紹介紹罷。這是中俄大學的 Miss 劉，這是婦女部的 Miss 李和女高師的 Miss 曹。Miss 金是你們認識的，不用我說了。’

‘我和 Miss 劉也是老朋友呢。’曹詩男笑嘻嘻的說着。

‘我却不知道，’武城一面這樣說，一面看劉從善，只見她滿臉上都是不愉快的顏色。

圓飯桌擺上了。杯筷和下酒碟子安好了。小孩們的菜已經分配好，端到裏間房去了。酒燙好了。大家正要就座。劉從善忽然說要回去。虧武城太太極力留，才留住。

李晴陽用了全副精神，在桌上應酬，武城也幫着周旋。除了劉從善不大說話之外，大家都歡歡喜喜的喝酒吃飯。

飯吃完了。大家坐着喝茶，吃水菓。李晴陽又提出一個新話題。她問武城：

‘姚先生明晚去看戲罷？’

‘我沒有看新戲的興趣。如果叫我演新戲，我倒樂意。說聽戲，我還是愛聽舊戲。你們恐怕都是贊成新戲的罷？明晚的兩齣戲，你們覺得那一齣好？’

‘自然是“靈芬女士”有意思。’金道三說。

‘我贊成這話。’曹詩男說。

‘許多人都贊成“靈芬女士”，我却喜歡“孔雀

東南飛”，帶有社會劇的意義。Miss 劉的意見怎麼樣？’李晴陽說。

‘我很對焦仲卿的妻表同情。靈芬女士只是一個貪圖社會地位的俗人，一個不知道真愛情的人。’劉從善答應着。

‘難道真愛情就不能夠和社會地位相伴？難道愛情是永遠不能變更的？據我看，靈芬女士比焦仲卿妻要進步些。’金道三不客氣的答辯着。

武城生怕她們爲這個問題，又鬧到他們個人問題上面去，趕快搶着說：

‘這完全是觀點如何的問題。如果從社會的效果上面說，好像“孔雀東南飛”這戲要比較好些，因爲他暴露封建社會的罪惡，暗示戀愛應該自由的道理，至於“靈芬女士”却反有暴露“戀愛自由”的虛偽的嫌疑，髣髴的暗示着“從一而終”的有理似的，所以要差一點。不過，若從個人的觀點看來，焦仲卿妻的自盡，自然是愚婦的行爲，靈芬女士却具有反抗舊習的精神，自然是進步的呢。總之，中國婦女們肯積極的討論這種婚姻問題，總算是空前

的進步了。我想這都是這幾年以來的婦女運動的功績，如果你們能夠在這時候，再更進一步，把婦女協作的工作擴張起來，恐怕效果還要大呢。你們幾位自然都是進了婦女協會的罷？’武城故意這樣質問着。

過了幾秒鐘，沒有人說話。最後還是李晴陽開口說：

‘Miss金和Miss劉好像還沒有進會。’

‘怎麼不進會？中國有覺悟的婦女還很少，若再不聯合起來，勢力就更孤了。Miss劉，是不是？’

‘你們說的那個婦女協會？’劉從善這樣問。她明明帶着惡意。

‘自然是翠華胡同的婦女協會啊。醋章胡同的婦女協會，還沒有正式成立呢。’武城連忙答應她。

‘並且看看她們那個準備會的人，就差不多盡是大人物的太太和小姐們，我們也沒有資格去高攀呢。’曹詩男憤憤的搶着說。

劉從善把手罷了一擺。把嘴巴撇了一撇，接着

‘就是翠華胡同的婦女協會，我也未必有資格。’

‘沒有的事！翠華胡同是不論資格的。’李晴陽忙這樣說。

大家都覺得無趣。大家都好像心裏藏着什麼東西似的。幾十秒鐘之間，什麼話都沒有。最後武城問金道三：

‘Miss金怎麼不進婦女協會？’

金道三笑着答應：

‘真正肯做婦女運動的協會，我自然是贊成的。我現在是超乎什麼左派右派的爭論之上呢。’

‘那最好是立一個獨立青年婦女黨！’曹詩男搶着說。

‘不錯的，應該立一個。我本想立一個。不過，我現在當學生，沒有功夫去奔走，去實行婦女運動。若只發空議論，毫不實行，那豈不是白白立了會？’

‘要知道，知難行易！沒有真知，那能實行？議論是知識的母親。有了知，實行是很容易的。只有

靠着真知的實行，才是有價值的實行。衝動式的實行，算得什麼？……’

‘不然！人類的生命就是行動，人類的的生活就是行爲；知者未必行，行者未必知，世上衝動式的行爲多着呢。如果這種行爲沒有價值，豈不是生命沒有價值嗎？並且，知難行易這句話，也不真確。試問，知到什麼程度，才算知？比方，現在婦女協會的人們的知，算不算得知呢？如算不得知，她們爲什麼要打算行，如果算得是知，爲什麼光口說，不實行；革命黨的知，算不算得知？算不得知，爲什麼去犧牲？算得知，爲什麼革了好幾十年的命，帝國主義者還越發猖狂？我看，倒是知易行難的道理對些。古來一切宗教教義和一切社會學裏，的確含着有許多東西，對於特定時候的人類的社會，都是有益處的。這是許多人知道的，但是却沒有一個人肯去實行呢。’

武城恐怕她倆更加衝突起來，只得趁勢接着說：

‘行易知難對或是知易行難對？這個問題，從

嚴格的科學上看來，本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知行這兩種東西，並沒有拿來比較的共通標準。但凡行科學上的比較，總得有一種標準，或是站在共通基礎上，或是放在同一時間內，才行。如果空空的說，行比知難，或知比行難，那是沒有意義的。這種空洞比較的無意義，是和說讀書比吃飯容易，或吃飯比讀書容易，一樣。“知難行易”這句話的意思，據我看，原來拿來獎勵革命黨人去發揮知行合一的精神的。照道理說，世上不知而行的人頂多，知而不行的次多，又能知又能行的頂少。——當然那種不知不行的蠢人，在這裏可以不管——。“知難行易”這句話，就是等於說：“你們不要做沒有自覺的人啊！你們不要知而不行啊！你們要做一個能知能行，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偉人啊！”所以，據我想，你們剛才這一番爭論，都把根本誤解了呢。

李晴陽故意嘆了一口氣，笑嘻嘻的說：

‘姚先生！你這一番議論，絞得我頭痛，真快要叫我變成又不知又不行的人了！’

劉從善還是先跑走了。

武城送她們走完了之後，心裏想着：‘好一些古怪的新女性！事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們都是十字架？或是還是神主牌？……R的見解，也不見得就對呢。……’他跑到書房裏去，拿出原稿紙，想把他幾天以來關於新女性的觀察和感想，寫出來。他提起自來水筆，又復放下，坐着想。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個集中他的思想的方法。他索性倒在長椅子上去抽煙斗煙。一直等到他太太來叫他去睡覺，他才脫離了思索混亂的苦悶。

三 脚 和 革 命

十

1926年開始以後，北京的市民和學生，漸漸由不安到動搖，由動搖到恐慌，由恐慌更到恐怖了。

國民軍的敗報，一天一天的在社會上暗傳着。反動勢力趁勢聯合起來了。學生界的清新勢力却顯然分成左右兩個。居然有利用反動派報紙，甚至

於利用日本人機關報的順天時報，來攻擊反對派的了。

到桃花開放的時候，新市民所信賴的國民軍，也動搖起來。到了三一八，反動軍閥和老虎派居然敢在國務院門前槍斃學生。男女學生死者六十餘人，傷者無數。國務院門口的春雪，被愛國者的血染得殷紅。

已經不是示威游行的時代了。“武裝鬥爭”的口號，成了青年男女間的唯一有力的東西。“到前線去！到前線去！”青年愛國男女學生，漸漸離開北京了。

奉軍進了城。革命家藏了形。準革命家也不得不遭殃。不久，連反革命的報館主筆也被槍斃了。

北方的反動到了極點。南方的革命勢力却逐日增加。革命勢力在十月中竟達到了長江上游。眼看着長江下游也不久要落到革命黨的手裏了。

一般有革命性的少年，青年，中年，男男女女，都爭着到長江上游革命中心的武漢，和長江下游革命中心的上海。

十 一

1927年的正月，武城在漢口受G部長的託付，主持一個黨報。他果然半路出家，做了正式的新聞記者。

這一天是武漢各團體在華商跑馬場歡迎由南昌來的革命領袖的一天。天氣陰沈沈的，冷氣刺人骨髓。武城回到報館的時候，已經點電燈了。他覺得疲倦極了，一進房間，即刻點燃一根紙煙，橫到床鋪上，慢慢抽着、回想今天的歡迎會的印象。

……十幾萬人的大會，真是在中國第一次看見。標語，小旗子，大旗子，白旗子，紅旗子，童子軍，糾察隊，五個演說台，帶着紅徽章的演說家，雄糾糾的新軍人，小脚女工隊。童工隊，漂亮的女學生隊，一條寬馬路上擠都擠不通的羣衆的巨浪！吵鬧，喊聲，口號聲，革命萬歲聲！……他想到這裏，忽然覺得自己的噪子有點痛。他記得今天站在中央演說台前面，大聲替革命領袖們的演說喝采，把

聲音都喊失了。他站起來，從熱水瓶倒了一口茶喝。從新點上一根紙煙，倒在床上去。

……領袖們的演說，顯然有兩個傾向呢：一派主張，民衆運動要有節制，說民衆只能爲政府作後盾。一派盛稱民衆勢力收回了英租界的功勞，說民衆是革命的前鋒。哼！恐怕難免決裂罷！連G也說出那種的話了！G那樣精於老莊處世之術的人都會被民衆勢力煽動？……“湖北的民衆是有秩序的，有理性的，不比廣東民衆那樣野蠻，動不動就動刀動槍。這種民衆很可以利用一下。武漢到底是比較文明開化的地點，不比南昌的鄙陋頑固。……“G剛才由跑馬場出來，在汽車中和武城談的這種話，這時特別在武城的腦筋中印得非常清楚。

……G一定會加入武漢派的。這樣一來，就會促成決裂了。北方軍閥勢力還很大，我們怎麼就自己分裂？……並且，湖北民衆靠得住嗎？有名的湖北老九頭烏？差不多是中國人的常識。一旦可以變成忠實的革命民衆？……管他的！那裏想得許多？我還是專心去辦我的報罷。……專心做一個算

盤子？豈不可憐？路半出家人的犧牲！小大脚的悲哀！……

他想到這裏，心裏有點不好過起來，正要站起來拿紙煙抽，忽然聽見門扉被推開的聲音。他扭轉頭一望，他看見劉從善又來了。她還是戴着那頂黑絨繩帽子，穿着那件有貉絨領子的黑色長外套。她神氣沮喪，特別顯得出老。

‘請坐？怎麼樣？齊部長那裏有回信了嗎？’他這樣問她。她這兩星期因為找不着工作，常常找他幫忙，對他訴苦。

‘可惡的老東西！我去找他三次，一次也沒有見着面。他叫一個祕書出來對我說：司法部人員已經擁擠不堪，女人尤難安置，並且說什麼不能使用不懂法律人的話。狗東西！他自己的太太當司法部祕書長，媳婦當會計科長，女兒當英文祕書，兒子當科員。那裏是革命政府的司法部？簡直是齊家老鋪呢。他太太，媳婦，女兒，懂得法律嗎，渾蛋！’劉從善露出氣極了的樣子，信口漫罵着。武城開口了。

武城替她倒茶，自己抽着煙，慢慢勸她忍耐。她停了一會，氣平了一點。她說：

‘我還是想跟着先生做事，不願意去低頭求他們了。’

‘我這裏沒有適當的位置啊。這裏的組織，G部長算是社長，我不過負編輯上的全責，用人的事，我作不了主。並且你又沒有編報的經驗和學識，G部長又是專門用大學畢業生的，縱然我推薦你，G部長也一定的不會答應。……’

‘就當個校對都好。’她咬緊牙巴說。

‘校對？校對比編輯還難呢。在電燈底下接連坐五六點鐘，總要到天亮才能夠跑去睡覺。你的身體，怎麼經得起？況且這裏的校對，是招考來的呢。……我看，還是向中大李漢成先生那方面繼續進行罷。’

‘那也沒有希望了。是李先生當面對我說過的。那邊教員公開，職員却歸原先武大一派人把持、局外人絕對進不去。當教員我又夠不上。’劉從善悲悲愁愁的說着，好像眼睛裏面有點發光了。

武城恐怕她真的哭出來，不好下台，特特拿起自己茶杯、背着她的臉，走到桌子邊去倒茶。

‘住在客棧裏，又無聊，又花錢。再住上兩星期，就會住不起了。現在只要有飯吃，有屋住的地方，什麼事情，我都可以去幹。’

‘你有決心幹革命的工作嗎？’

‘到了現在，不幹也沒有辦法。’

‘好罷，我替你到總政治部和婦人協會想想法子。曹詩男在婦女協會當幹事呢。’

‘曹詩男也在這裏？……’她的話髣髴還未說完似的。

‘她是去年就轉校到武大來的。’

‘我想，要幹就幹政治部的事罷。請先生先替我向政治部問問。’

‘好的。我明天要過江授課，順便替你進行罷。’
劉從善提着黑的手提包，一扭一扭的走了。

……‘誰啊?’

‘是姚武城。’

‘過江來了嗎?你的報辦得不錯,只可惜每天出得太晚。在發行上還得想法子才好。’

‘想盡了方法,都改良不了。一來機器不好,二來交通不便。並且工人不大聽指揮。’

‘有功夫嗎?來我這裏談談罷。’

‘不行。我即刻得過江。我有一件事托你。……我有一個學生,人很誠實,雖然還沒有十分的革命的認識,却是很努力工作。她想做革命工作,我叫他來見見你,好不好。’

‘什麼學校畢業的?’

‘北京女高師。’

‘是女的嗎?’

‘聽說你那裏並不拒絕女的,所以……’

‘多大年紀?身體好罷?’

‘身體平常。大概二十七八歲罷。’

‘二十七八?是大脚是小脚?’

‘是放大的小脚。’

‘那不行。這裏辦事的，都得穿軍服。小脚穿軍服，成什麼樣子。算了罷。沒有別的事嗎？……再見！’

武城在教官室攔下特別軍用電話，不覺嘆了一口氣。他想：半路出家的小大脚真該死！

他走到文昌門碼頭、看見差船正在解纜。他利用身上穿着的軍裝，一面叫差船等他一等，一面飛跑下去。他跳上了船。他剛跑了幾步，已經氣喘吁吁。他覺得，他的身體從幹報館生活以來，已經大不如前了，他無心觀察他的周圍，他只是站在小火輪的船艙邊，迎着晚風，一直望着眼前的大江濁流出神。

他忽然聽見有一個乾脆的聲音，叫“姚先生。”他回頭一望，才看見一個紅冬冬的小圓臉，望着他笑。原來是曹詩男站在小火輪的右舷。曹詩男帽子也沒有戴、領巾也沒有圍。穿着一件老藍布長罩袍，第二個衣扣子上，掛着一個圓形徽章。她越發沒有小姐氣了。他走過去和她談天。天氣還很冷，幾個同船的人，都躲在艙裏去了。只有他們兩人在

寒氣中站着。

‘我正想找你。碰得巧，省得我跑路了。’

‘什麼事？’

‘想請你替劉從善找一個工作。’

‘先生別講笑了。找工作會找到我頭上來？應該向大人先生們找去啊！’

‘不是那種工作，是找革命工作呢。’

‘怎麼！劉從善也肯幹革命工作！她幹得了嗎？’

‘一個人爲環境所迫，有什麼肯幹不肯幹？……’

武城把劉從善找不着工作，十分着急的情形，以及他替她奔走的經過都對曹詩男說了。

‘政治部不用小脚，我這裏倒用得着小脚。請先生就通知她，如果她願意，叫她明天早晨在客棧等我，我可以同她一齊搬到我那婦女協會去。’

小火輪已到一碼頭了。武城一面同她上坡，一面問她爲什麼用得着小脚。她笑嘻嘻的說：

‘這可考着老師了！先生不知道嗎？武漢本地婦女在二十歲以上的，差不多全體都是小脚，她們

忌妬大脚婦女呢。’

十 三

開了“中國革命之父”的周年紀念日之後，接着又是三一八紀念日。人們的眼淚快要流乾了，悲憤的喊聲，也快要聲嘶力竭了。忽然來了克服上海的捷報，接着就是克服南京的喜信。人們的愁容隨着桃花的開放，又大展而特展起來了。武漢市上充滿革命勝利喜氣。街上的標語越貼越多。糾察隊的步武，都好像特別悠揚起來了。

桃花開不到兩三天，忽然遇着風雨，在一夜之間，完全墜到污泥裏面。桃枝子上仍然只剩下一些花蒂子。人們心裏又鬱結起來了。

武漢市民聽得外國砲擊南京事件，不禁焦躁起來。他們不知不覺的，上了日本人的當，弄出四三事件。外國的兵船停在江岸的，一天一天增加人心也一天一天動搖。

廣州事變發生了，上海的衝突也勃發了。整個

的革命勢力竟分爲兩個了。

在這幾星期當中，事變既多，辦報的人，當然也越忙。武城差不多每天只有兩三點的睡眠時間。他精神雖然繼續緊張，眼睛却落了坑，飯量也減少了。

他吃過晚飯，坐在睡房桌子旁邊抽煙斗煙。他在想社論的題目。他取下前兩星期的報紙，檢查了一遍。他忽然笑了一笑。他從衣口袋拿出小筆記簿子，寫了幾個字。他正要起身到樓下編輯室去，忽然聽得蹣蹣的硬底皮鞋聲音，從樓梯邊直響到他房門口來。門上敲了兩下。他料到有穿高底鞋的新式婦女來了。他說“請進來”的聲音還未消去，房門已經打開。走進一位翻穿毛皮外套的女人！他吃了一驚！那裏來的貴客？四月還穿皮外套？他仔細一看原來是李晴陽！她伸着手和他握手。李晴陽後面又鑽出一個藍色人。那是穿藍布長衫的曹詩男。

‘我正詫異，我在漢口並不認識什麼貴族式的女朋友。原來是你！幾時來的Herr會呢？’武城忙着問她

她做出羞澀的樣子，對武城說：

‘你這人可是開玩笑！昨天晚上到的。同乘桿一起來的。亦別譏諷我！我不穿這種貴族式衣服，還恐怕來不了呢。’

‘自然是由北京來的罷？那裏有什麼新聞？請給我一點材料，我好替你登報。’武城笑着問他。

‘北京倒沒有什麼特別的新聞。上海的新聞多着呢。’

她靠在椅子上，用極純熟清澈的北京話。擇要敘述北京和上海的最近情形。所說上海的事，都是武城不知道的消息；武城聽得起勁，急忙掏出小筆記本子來，預準記個要略，忽然聽見曹詩男大聲的說：

‘別說閑話了！先把正經事辦完罷！’

武城吃了一驚，順口說：

‘正經事，採取這種新聞，就是我的正經事呢。還有什麼正經的事？’

‘是關於金道三的事。’李晴陽很伶俐的笑着。

‘金道三也來了嗎？關於她的什麼事？’

‘打電報去救她性命的事。’

李晴陽這句話，好像刀尖一樣，把武城的心刺得突突的跳起來。他接着只說了兩個字：“怎麼？”他聲音都變慘了。

‘別着急，還有活命的希望。聽我說罷。金道三從去年冬天就跟着她丈夫到上海，進上海大學，……’

‘怎麼。金道三嫁了人？她丈夫是誰？’武城心裏又受第二把刀尖的突刺。

‘她丈夫叫做賀沽，是她的同學同鄉。也在上海總工會辦事。並不是一個有名的主要的人。所以，在這回總工會被明令解散之後，他還在暗中繼續辦事。不知什麼緣故，走漏了消息。被偵探連同金道三一起拿送衛戍司令部去了。聽說，他們見天脫了衣服捱皮鞭，逼取口供。可憐金道三！她並不是個中人，那裏有口供？就是編，恐怕也編不出口供來呢。上海婦女協會委我來武漢找向部長和林夫人設法營救她。我剛才和詩男去找二位夫人。已經得她們允諾，立刻擬好電報，發出去了。’

‘電報恐怕不通呢。報館的電報已經有兩天沒接到了。’武城接着說。

‘我們也想到這一層，所以來找你，還有人分頭去找各報館，要把電文登在報上，一來好使世人知道，二來也好使上海方面看見。你看，這就是電報原文。’她說着把一張油印的電報，替給武城。

武城看了電報，停了一停，才說：

‘你們這種辦法是對的。不過，還不充分。現在時局變得非常之快，靠報紙傳遞，太慢了。應該一面快郵寄去，一面派專員去營救，才來得及。

‘不用焦心，我們早想到了，已經那樣辦了呢。’

‘如果那樣，就有希望了。你這電報，我當然照辦，’武城愉快的說。

‘走罷！我還要去開婦女協會幹事會。’曹詩男催李晴陽。

‘怎麼？你的新聞，還沒說完呢。’武城急忙留她。

‘我已經和通信社談過話，他們一定要載上去的。用不着我贅說。我剛到此地，走路離不開詩男。

我還是走罷。’

李曹兩人走了之後，武城的心思又兔起鶻落起來。……金道三嫁了人！並且還是一個革命青年！我的得意的女門生，到底不錯！我沒有看差她。……她現在有一個親人了，可以不受那些無聊的青年的包圍了。……什麼？她在牢裏呢！她性命在旦夕之間！……總不會有意外罷。李晴陽不是說她並非個中人嗎？那有隨便拉去殺了的道理？絕無此理？……但是……革命時代，枉死的人多着呢。……可慮，可慮！……不，不，不，……向部長和林夫人的面子是很大的，有了電報，快郵，和專差去，一定可以保全的。……

武城想到電報，忽然記起了李晴陽交給他的電報稿子，他連忙拿起那張紙，走下樓，進編輯室去。

武城照例是先看來電，次編最重要新聞，再做社論，其次才看各編輯員所編稿子的目錄，在目錄中選重要的抽看。他這一天因為懸念着金道三，所以他特特變更順序，先把向林兩夫人的營救電報，

編成新聞，發了出去。隨着又找出通信社關於李晴陽談話的稿子，加以編改，也發了出去。

他覺得心裏的重壓，減輕一點了。他點上一根紙煙抽着，再把別的編輯員編好的來電，慢慢仔細過目。長沙電，南昌電，廣州電，天津電，上海電，……怎麼！金道三！

他看見金道三幾個字，連忙用右手把下面的字蒙住。他不敢看下去了。他只覺得心臟突突的跳，他的呼吸也迫促起來了。他閉着眼睛，埋頭默想。他只覺得眼皮和眼珠之間熱滾滾的。他只看眼珠子前面發現一些金色點子和金色環子。他覺得金道三的黄瘦的面孔上面，流着鮮血，望着他，只是冷笑。他又睜開了眼睛，他覺得他的手發顫。他側頭望着編電報的那位編輯員，問他：

‘兩三天沒有上海電報，怎麼今天又來了？’

‘我也覺得奇怪。不過，你看電報的內容，就可以知道，那邊的左派已經全部消滅，大概是因為已經用不着扣壓電報的緣故罷。’

編輯員這個答復，不但不足以寬武城的心，倒

反給了他一個打擊。停了一停，他又繼續問：

‘今天上海電報還是錯字很多嗎？’

‘奇怪！今天電報清楚得很，差不多一個錯字也沒有呢。……’

武城聽到這裏，只覺得打了一個冷噤，連忙把牙巴咬緊。那編輯一面裏望着武城，一面繼續說：

‘怎麼？有看不清楚的地方嗎？’他說着，便站起來，向武城桌子旁邊走！

……糟了！沒有辦法了！不能夠再蒙着電報了！……他咬緊牙巴，鼓着眼睛，趁編輯員未到之前，很迅速的移開右手。啊！他眼睛好像發了霧！他在霧沈沈的當中，看見“金道三及情夫賀沾晨槍斃”幾個字！他眼淚湧出來了。他索性灣着右手攔在桌上，把頭伏在手上。他自己對自己說：

‘可憐的金道……！三不死於北方萬惡軍閥之手，而冤死於……！可憐的小大脚！’

他覺悟着自己的運命了。

十 四

地球不斷的迴轉着。五月又來了。全地球上——一個最老的強國和一個最新的強國，一刀斫斷關係了。這一刀的餘力，迸到東方來，竟使R等幾十個人失掉了生命。

奉軍殺了R等之後，沒有後顧之憂。表面上算是統治了黃河以北。驕蹇的戰勝軍隊，竟想衝過黃河，直達長江，和革命軍主力接觸。

革命軍在河南的平野，和奉軍死戰。奉軍被驅逐到黃河以北了。革命軍雖得了勝仗，却犧牲了兩萬多戰士。

運回武漢的傷兵，把漢口武昌的一切大小醫院都住滿了。京漢車站上，還一車一車的運着紅十字列車回來，

革命紅十字會的標語，在街上到處點着。救濟傷兵和慰勞傷兵的大旗，紅的白的，在許多大馬路上橫貼着。革命政府的要人也坐着懸掛紅十字小

旗的汽車飛跑。報紙上用特大的活字，印着傷兵救護會的廣告，消息和游藝會。

武城還是照常大吹大擂，替革命政府在報紙上傳播有利的消息。

已經是六月中旬了。武城進編輯室的時候，發見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個他不認識的負傷下級將校給他的。這人做了一篇文章，大題目叫做“病室通信”，小題目叫做“只要小脚的女看護”，要求武城替他發表。這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說大脚女看護穿着皮鞋，走路太有力，響聲太大，使病人不能安眠，所以主張專挑小脚女看護，因為小脚行動溫柔些。武城笑了一笑把怪信丟在字紙籬去了。到第三天，同一的負傷將校又來一個第二“病室通信”，小題目叫做“只要男看護”，理由是說女看護專愛嘻嘻哈哈的在廊下調情，不肯用心看護病人。他質問主筆何以不替他發表前一次的通信。武城覺得問題稍帶嚴重的性質了。他把來信收到抽屜裏面。又過了兩三天，武城接到許多傷兵來的信，都是痛罵傷兵救護會辦事不熱心不切實的。女看護的不負

責任，特別被許多來信痛切的指摘着。這時，那個負傷將校又寄來了第三次“病室通信”小題目叫做“拒絕婦女到醫院慰問病人。”他說，婦人們到醫院去，不是慰問病人，倒是糟踏病人。她們到了病室，都用小手巾蒙着嘴，好像生怕聞着什麼氣味似的。她們遠遠的站着，看負傷者的創傷，好像生怕膿血污了她們的衣服似的。她們的全體神氣，完全好像女主人看打架打傷的狗子一樣。她們對於病人只會增加痛苦，決不會有一點慰安。所以他主張，應該為革命的利益，禁止婦女慰問病人。他信上極力責備主筆不該不替他發表文章。他說，如果再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要從革命軍開小差回廣東了。他把“開小差”三個字特特寫得格外粗大些。

武城知道這位投稿家不是開玩笑了。……怎麼！革命將士這樣討厭婦女？為什麼會變得這樣反常？……小大脚！不革命倒也罷了，別阻礙革命呀！……唔！不是婦女和將士的問題！恐怕是社會上某種很大的潛勢力的一個表現！……總之，這得告訴傷兵救護會會長林夫人……

武城提筆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回答這位負傷將校，交送信的送去。他把幾封傷兵的來信，擱在衣口袋裏，忽忽的出門，雇洋汽車到致中里會林夫人。

武城在客廳等了二三十分鐘，才看見林夫人的蔡祕書，雙眉緊鎖的跑出來，對他說：

‘林夫人正在和政府各委員開臨時緊急會議，實在抽不出時間來，所以叫兄弟代她會會先生。先生有什麼話，兄弟可以負全責代達。’

武城聽見緊急會議幾個字，不覺心裏動了一動。他說明來意，把負傷兵士來信交給蔡祕書，告辭出去。他一看手表，還只有四點鐘。他出門走了幾步，心裏鬱結得很。太陽還灼灼的射着致中里一帶的紅磚牆。他覺得頭腦昏沈，手和頸背又要流汗水了。他想着：吃飯還早。回家去坐蒸籠受熱？到那裏去？江邊跑跑？傷兵和婦女？……到婦女協會去！和曹詩男李晴陽談談罷！……

他想到這裏，立刻趑轉身往寶華街方面走。他轉了兩個灣，走到慶餘里，想穿過小弄堂，到馬路

上去。他看見弄堂當中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圍着一家住戶的門口。只聲見有小孩子的很尖的哭聲、有婦人用湖北口音罵街的聲音，夾着一些笑聲，吆喝聲，種種聲音正在奏交響樂。他已經走出滿身的汗了。弄堂裏沒有太陽光。他停着脚步。顛起脚向那家人的門內樓底下一望。奇怪！一羣新女性！白布旗子，穿軍服的女生，披着短頭髮的白夏布長衫女人，“即刻剪髮”，“纏脚解放萬歲”，“婦女解放萬歲”，“放脚運動萬歲”，坐在小橙子上的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她赤着兩隻足背拱起的畸形的脚，張開大口，只是笑。“娘家乖！好利害！”，“看動了火？”“送上門我也不要！”“我只愛三寸金蓮！”武城耳邊忽然透出說這樣話的湖南口音。他側頭一看，有幾個穿着被汗水浸變了色的灰布軍服的兵，從人叢後面，壓着前面一排的人，向門內看熱鬧。門內一個中年小脚女人，露出撒潑的樣子，扭着一個婦女黨務訓練班的穿軍服學生，口裏只是罵“女強盜協會！千刀殺的！不要臉的婊子！我和你們拚命！”有兩個不穿軍服的年輕女人，正在解勸。武城恍然大

悟起來：這就是他們傳說的強迫放脚！真正有這種事？他想到這裏，不覺得剛停了的汗又迸出毛孔了。他提起脚，一口氣走出弄堂，跳上了一輛洋車。他不去婦女協會了。

……居然有這樣的事！怪不得會發生傷兵拒絕婦女的怪事！婦女和革命！……剪了頭髮，放了脚，就算是革了命嗎？你們不是反對褚玉璞干涉婦女剪髮，說他侵害個人的私生活的自由嗎？……清朝入關，爲剃髮令的關係，惹起了無數明遺民的反抗，難道你們一點不知道？……上海方面正在宣傳武漢行婦女裸體遊行呢。那裏的人們真聰明，知道利用社會保守舊習慣的心理去幫助政治！你們却要故意叫社會引起嫌惡新政治的心！你們太無識了。你們太模倣別人的皮毛了！我非給你們一個頂門針不可！……

武城回到報館，越想越氣。他拿起萬年筆，就照他所想的，寫了一篇社論。他不能再忍了。他不甘心以小大脚自居了。

十 五

過了兩天，武城接了好幾封信來，罵他阻撓婦女運動，有的簡直罵他是反革命。來信當中，有一位黃女士還做了一篇“放脚就是革命的唯一基礎”要求武城登在社論欄。武城當然拒絕了。

黃女士第二封來信，還是要求替她發表文章。她說：如果武城再拒絕她的要求，她就要用別的方法，宣布武城的反革命罪狀。武城仍然不理她。

第三天的省黨部的機關報上，果然把黃女士的那篇文章登出來了。第四天接着有一篇批評武城和黃女士的文章的文字，署一個很生疏的名，痛罵武城老朽化，名流化，反動化。武城不願意黨部的機關報和另一個機關報開仗，所以只好隱忍着。第五天，黃女士又出名做了一篇短評，對武城加上兩種罪狀、說武城只是G部長的忠實走狗，並且還和婦人協會的小脚派勾結，貫同武城的同鄉某女士，希圖破壞婦女協會的統一，阻撓放脚革命運

動。

武城看見這篇文章，怔了一怔。他不懂得什麼叫做小腳派。他想起曹詩男的話來了。他恍然大悟起來。他痛恨極了：小小一個婦女協會，還要分大腳派，小腳派！假借名義，誣陷別人，以報私怨！什麼革命反革命？照這樣下去，結局還不是等於替真正的反動派張目，只有同歸於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再痛痛快快教訓她們一番罷。……

武城當時提起筆來，寫了一篇“再論腳和革命。”寫好了，疊起來，攔在衣口袋裏，纔出去到醉東西，吃晚飯，應酬。

武城走進編輯室的時候，已經約莫是九點左右了。只看見各編輯員並沒有在各人座位上工作。他們都聚在電報編輯的桌子邊，用嘎拉嘎拉的湖南口音，紛紛議論着。武城報館的編輯員，十分之七都是湖南人。有一個人看見武城進去，連忙叫着：

‘姚先生，長沙果然幹起來了呢！’

‘兵變？’武城急忙問。

‘不是兵變，是民變!’一個專愛說俏皮話的編輯笑着說。

‘請看長沙軍事長官的公電!’

據那電報，馬日的晚上，農民想乘機去繳城內所駐的一團軍隊的械。軍隊爲自衛計，作起戰來，已經把暴民擊散了。現在爲防備萬一起見，實行宣布長岳一帶戒嚴。

城武看了電報，心裏覺得有些領會，半天不做一聲。

‘姚先生，你看將來怎麼了結?’

‘很難說。’武城搖着頭答應。

‘現在還是一個局部問題，想來不會影響到全局罷?’一個人問。

‘長沙軍官和漢口及京漢路線上的湖南軍隊，完全是空氣的呢。我有好幾個親戚，在軍隊裏做事，我常常聽他們這樣說。’另一個人插嘴說。

‘咳!大勢一天一天壞!總希望這不是一種大爆發的引火線纔好!’武城嘆着氣說。

‘怎麼樣?姚先生聽見什麼特別消息嗎?’一個

人問。

‘真正的特別消息，我那裏聽得着？不過察機觀微，覺得有點不對。……別國革命的成功，全靠兵民聯合。我們現在却是兵民反目。恐怕不是好兆頭罷。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鐘，我們還是編報罷。’

武城走到自己桌子邊坐下，把衣口袋裏做好的那篇文章，取出來，咬緊牙巴，扯得粉碎，丟到字紙籠裏面去了。

四 恩 和 愛

十 六

在河南作戰的軍隊回武漢來了。長沙派的軍隊集中在江的北岸，這派以外的軍隊集中南岸。鄂籍軍被長沙派解決了。非常沙派的軍隊不能不被驅逐向南方去了。

革命政府的政治，當然隨着軍隊實力的移動，

發生變化。民衆運動被禁止了。G部長和長沙派合作了。武城的報館也被G派人來監視了。G並不信用他的忠實的走狗！忠實的走狗向他辭了好幾次職，他都不答應。他命令這個忠實走狗，不必做文章，只担一個名義。到了狡兔死的時候，走狗還有什麼辦法呢？唯一的路，只是餓肚皮不做工。籠中的鳥，飛是無從飛的。他是有覺悟的。

武城繼續做了半年以上的緊張工作，忽然安閒起來。手和腦筋的神經都鬆弛了，筋肉也隨着懈怠下來。他的老病心臟狹窄症又發作了。他吃飯以後，倒牀上休息。時候是兩點鐘了。他拿起當天的報一看，看見第八軍司令部遷入漢口市黨部原有住址辦公的新聞。市黨部遷到何處却無下落。他自己點了一點頭：快了。馬日事件快傳染到武漢了。他正拿着附刊，讀上面的新詩，忽然有個女人推開門，走進房間來。他勉強從牀上爬起來。

來的是劉從善。她好幾個月不同武城見面了。她穿着一件老藍布長衫，和曹詩男穿的一樣。頭髮也剪得更短了，剪成男人式，額上沒有覆額的劉海

了。臉上紛也沒有了，脚穿中國鞋，上面現出長統的白襪子。她年輕了許多，好像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她臉上露出天然的紅色了。眼睛也比從前靈活。不過，全體的神色却不是十分愉快的樣子。

談了幾句寒暄的話之後，武城問她：

‘Miss劉現在還是在武昌？你身體比從前結實得多了呢。’

‘我這兩個月都住在漢口的婦女協會，市黨部裏面。’

‘市黨部裏面？我剛纔看見報，說市黨部被軍隊占了。真的嗎？’

‘昨天下天四點來過的。一來就到處亂搜，我幾件冬天衣服都被他們拿去了呢。’

‘喔呀！這樣利害！這還了得！’

‘有什麼辦法？了不得也得了。中央和政府都不管，到那裏去訴苦？……’

‘你們婦女協會現在搬到什麼地方？’

‘陽和里中央婦女部的寄宿舍裏面。’

‘唔……！鬧得太不成話了。恐怕還有更大的

變動。你們婦女協會還得預先準備。’

‘任由大脚派去胡鬧罷。前幾天許多人都跑走了。李晴陽都跟着曾先生當太太去了。我已決心不再幹下去。’

‘李晴陽也跑走了？你決心不幹？’裝城驚詫的問她。

‘大脚派事事和她和曹詩男幾個人抬槓，她氣跑了。我更不消說了。他們眼睛裏那裏會理我？連先生那樣的好文章，她們還痛罵不已呢。’劉從善恨恨的說。

‘她們是些什麼人？’

‘有兩個女留學生做首領，其餘都是一些浪漫的漂亮人。’

武城有點懂得了。他換過話頭：

‘Miss劉不幹婦女運動搬到什麼地方去？’

‘我今天晚上就上船回家。’

‘回家？到那裏？’裝城吃了一驚。

‘到……到南通州去。我母親在那裏生病，早就叫我回去看她。’劉從善一面說，一面低下頭去。

似乎怕武城看她的眼珠的樣子。

武城雖然滿心替這個小大腳擔憂，却也不便追問她的究竟。他只是鬱鬱不樂，取着紙煙亂吸。他打算送她幾塊錢路費。他一想，當天早晨，他曾檢查過錢荷包，只有七塊錢國庫券，會計員奉行着G的經濟封鎖政策，借是無從借的。別的同事，薪水比他少，當然更不會有裕餘。他一面談着，一面想，想了許久，想不出辦法。劉從善坐了一陣跑了。她雖未開口說什麼，武城的心中，却難過極了。他想：自己的末路，也太可憐了，簡直無力資助一個投懷的小鳥！自己辛苦了兩年，只弄得一個病體，加上一個走狗的美名，大的走狗也好了，偏只是一個G部長的走狗，一個走狗的走狗！呸……渾蛋！走狗分什麼大小？根本錯誤，只在太過於忠實服從，太過於以半路出家人自居了。早應該主張自己的意見，如果主張不行，早應該引去呢。……

他索性脫了短皮鞋，睡在牀上去想。

……但是，從客觀上說來，總算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盡了一分子的責任。在人生觀上，總算有

意義的。一個人做事，只應該求心之所安，和事之有濟，那能顧到自己個人的利益！……是的，是的，我個人雖然日暮途窮，中國民衆的覺悟，總算比從前好了。革命總算成功……半成功……軍閥政治……倒了……不曾……政客……大走狗……小走狗……小大脚……應該的……犧牲……

武城忽然聽見有人叫“姚先生！姚先生”！他驚醒了。心裏還突突的跳。他睜開眼睛，只看見一個穿藍色長衫的人——一個女人臉背着電燈光，站在他床邊。他突然想起劉從善了：‘怎麼？她還沒有走！我怎麼和來客談着天的時候，就睡着了？喔！她回來借路費的！我這人真病糊塗了！剛才就應該替她想法子的。’

武城心裏很抱慊的，翻身爬起來，正要開口，只聽見床面前那女人說：

‘先生身體欠安嗎？’

武城聽見這女人一口鄉音，才注意的一看，看出來她不是劉從善，是曹詩男。忙笑着答應：

‘是你嗎？我只以為是劉從善轉來了。我這幾

天又發了舊病。’

‘那就請仍舊睡着罷。不要客氣！我先前只以爲先生睡午覺。’

‘不要緊！還沒有到倒床的地步呢。’劉從善剛才來這裏辭行。她要回家看她母親的病，你當然知道？’

‘什麼母親的病？全都是託辭！都是些看風色的投機分子！連李晴陽也說生病，老早就跑去關門當太太了。啊！真是“內憂外患，一時齊來”！’曹詩男一面坐下，一面把右手在右腿上拍一拍，憤憤的說。

‘不過，聽說你們那裏分什麼大腳派小腳派，她受着大腳派的人的排斥，不走也沒有辦法。不是嗎？’武城帶着辯護的口氣問。

‘那裏！先生別聽她們瞎說！意見不同的分派，本是必不可免的。少數應該服從多數。如果占了少數就說被排擠，提腳就跑，那還幹得出什麼事業？那都是投機分子的託辭啊！一個認識了革命的人，那會半途逃脫？那些不中用的東西！……’曹詩男

說着，氣得眼睛都發紅了。

武城看見她氣憤，不想再提李劉兩人，特特轉過話頭問她：

‘聽說婦人協會搬到中央婦女部寄宿舍去了，房子夠用嗎？’

曹詩男從椅子跳起來說：

‘我正爲這件事，來找先生！可惡的暴徒，把中央婦女部寄宿舍又占領了！’她說着，用右手把茶几重重的拍了一巴掌，茶杯都拍跳起來了。她鬧的一聲，又坐生椅子上。她憤極了。

‘怎麼？竟敢占領中央婦女部寄宿舍！豈不是目無中央？’

‘先生今天才知道他們目無中央嗎？……呃。……全國總工會也被他們占領了！……向部長氣得大哭大鬧，去找暴徒的總長官。那裏會得着面呢？……非同他們拚命不可！……’

武城聽她的慷慨激昂的話，聽得呆了。到這時，才插一句：

‘他有槍，你沒槍，拿什麼去拚命？’

曹詩男又從新跳起來說：

‘誰怕她的槍？拚命的方法多着呢。現在首先要登一個他們欺侮婦女協會和婦女部的廣告。’她一面說，一面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廣告稿子來，遞給武城。‘你看，向部長已經親筆加蓋官章私章。請先生一定在明天的報紙上登出來。萬事有向部長和婦女協會負責。先生能夠加上一篇社論，更好！……’

武城聽見她太樂觀了，急忙止住她：

‘都是我做不到的事。’

‘怎麼？先生做不到？先生真變成G部長的……人了嗎？先生也和李晴陽……’

‘別性急！聽我說啊！我現在已經不負報館的無論什麼責任了。我和報館的編輯和營業，都無關係了。……’

‘先生哄小孩子嗎？先生現住在報館裏。先生幾時登過啓事聲明脫離報館關係？’曹詩男滿臉漲得通紅，只是鼓起眼睛，恨着武城。

武城，心裏又覺得羞慙，又覺得不服，又不便

和她硬鬧起來。只得忍氣吞聲，粧做心平氣和的樣子，慢慢的對她說：

‘請你千萬不要誤會！你要知道，我是被軟禁着在這裏呢。我那裏還有登報聲明的自由？他們不讓我登報，就是想使別人認我爲G部長的人——的走狗呢。你若不相信，請你看看這一星期的報紙，有我署名的文章沒有，就明白了。處在我這種境遇，除了自殺，那有第二種方法，可以使局外人明白我的苦楚？但是，現在就自殺，又未免太不惜生命了。好妹妹！請你相信你這個不幸的老師罷！我和你死義的哥哥，也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呢。’

曹詩男本來就氣得要哭，現在聽到說她哥哥，她禁不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卽刻却又把臉伏在擱於茶几上面的右手拐子上，勉強止住哭聲。武城也不禁眼睛熱起來了。

過了約莫兩分鐘，還是曹詩男，用小手巾拭着鼻涕，先開口說：

‘可以想方法偷偷的登上不可以？左右G部長是不信用先生的。索性偷登出來，事後再由先生負

責，不行嗎？’

‘那也做不到。有人監視着呢？你沒有聽說，彭夫人的英文報，偷偷的替林夫人登了宣言，報已印好，還被監視人查出扣留了呢。……我想，你那廣告一定沒有法子登黨報。’

曹詩男停了半晌，一聲不做的，只望着電燈。她忽然站了起來，把茶几上放着的廣告稿子收起，插在衣口袋裏，嘴裏說：

‘血染成的恥辱，還是要拿血才洗得乾淨的！在中國革命時代，有覺悟的婦女的運命，早是由歷史決定了的。好罷。先生請保重身體罷！我去了！……’她說着，伸出右手來。武城連忙和她握手。她從來沒有和武城握過手。這是第一次。武城一面握手，一面注視她的眼睛。只見她那紅色的圓臉上的兩個眼睛，這時又格外紅得利害，眼珠子上面，映着電光，發出一種潤濕的光輝。武城的眼睛，也鬍鬚有點睜不開了。

武城送曹詩男下樓，一直送出大門，才回到樓上房間裏來。他心裏空空洞洞，好像失掉一種什麼

東西似的。他坐到書桌邊去抽一陣煙，又站起來在房內來回的走，走了一陣，又坐下去抽煙。他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只覺得他的腦筋裏有無數的東西迴轉着。一直到報館茶房上樓來叫他去吃飯，他才覺得他是他自己。

十 七

武城和副刊主任袁鬍子從燕月樓大喝啤酒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晚間十二點鐘了。袁鬍子送他到房門口，才回到樓下去做工作。武城回來，即刻上床睡覺，他希望趁着有點醉意，睡了去，免得胡思亂想。七月底的漢口天氣，到夜深，已經有涼氣了，武城睡在床上，只覺得兩腳冰冷。蓋着單被腳還是冷的。腳只管冷，頭却是火熱的。心臟也覺得綳綳的跳。無論怎麼樣，都睡不着。他坐起來看書，換了好幾本書，都看不進去。他抽了一回紙煙，又跑去睡，仍然睡不着。心臟還是綳綳的跳。他腦筋越發清醒了。他焦躁起來。他去分析睡不着覺的原因：

吃了酒？不是。照例吃了酒，反易酣睡的。心臟病加重了？不是。單是心臟病的時候，只有夢中時時驚醒，不會絕對睡不着。因為白天睡了午覺？不是。幾點鐘的午覺，不會弄得這樣。精神受了戟刺？也許是的。不過，照從來的經驗說來，受刺戟之後，反有容易疲倦的傾向。未必是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原因？……

他在腦筋當中，搜索心理學上的名詞：自己暗示？不對。……強迫抑制？……對了！對了！是強迫抑制！我自己抑制我的思想，不叫他和我現在所處的地位接觸，不叫他想到曹詩男，李晴陽，金道三她們的運命，所以，精神始終是緊張的。……啊！金道三！可憐的金道三！你沒有發揮着你所有的百分之一的勇氣和才幹，就白白的冤死了！半路出家人的犧牲！……半路出家……半路回家……李晴陽和劉從善半路回家了！……卑怯！投機分子！……但是，半路出家的人，有什麼辦法？……沒辦法？……如果認識堅固，幹到底！……曹詩男！勇敢！……拿血洗清血污！……真正的革命家！……走狗

……大走狗……小走狗……忠實的小走狗！被主人不信任的忠實的小走狗！……沈痛！……悲哀！……死了倒好！……犧牲！……什麼方法？……自殺！……蠢東西！……回家去？……家在那裏？……太太……四個小孩子……肚子又大了！……不是家，是累！……累死不如戰死！……幹到底！……呸！忠實的小走狗！誰理你？……當算盤子？……槍斃！沈金明……寡婦……孤兒！……流離……家敗人亡……回老家？……什麼是老家？……老父……老母……老兄……幹嗎？……老家在腦筋裏！……文筆生活……文化運動……走回頭路！……回北京……廣東……廣西……歐洲……俄國……日本……木屐……蓆子……睡覺……

十 八

從那晚上起，武城就倒了床。他的心臟狹窄病越變越利害了。他兩手空空，連治病的錢也沒有。他只等死神的到來。

他的太太趕來了。她哀求她的哥哥，把武城送進陸軍衛戍醫院，用官費治療。G部長雖然從中阻撓了兩次，還是抗不過軍人的勢力，讓武城把將死的病骨託在陸軍衛戍醫院。

院長宋先生，是日本留學生的老前輩。他盡力替武城醫治。武城從進院一天起，決心不看報，不聽時事。在無聊的時候，只寫幾張字，讀幾篇子書。

過了三個月之後，武城的病，雖然好了大半，却是始終不能斷根。宋院長對他說，如果要斷根，除非用心理療法才行。他勸武城到日本東京，受著名的心理學療法大家福來博士的治療。武城太太的哥哥也勸武城去試試。他和宋先生還答應替武城籌來往的盤費。武城接受了他們的好意。

十 九

武城靜處了幾個月，漸漸發見他自己了。漸漸由他自己發見着中國人了。漸漸由中國人發見中

國人的處世哲學了。他懂得他自己的短處了。他同時發見出他自己的長處了。他覺得，找出一條應走的新路了。他看見獨立走路的自己了。他看見他自己變成完全的大大脚了。他反而發見G部長和許多自命爲革命行家的人是小小脚了。

武城心裏發生了一線的光明。他血管裏好像流着一種新的抗毒素。他腦筋裏抽出了一種新的頭緒。他細胞裏好像加上了一種新的生命胚質。

他感覺到他不是一個孤獨的落伍者。他覺得有許多古人和他做朋友。有許多現代人和他共生活。他感覺到自己以外的和自己境遇相同的許多個人。他感覺到中國全體社會。他感覺到中國以外的社會。

武城由武漢經過上海坐船到日本神戶，由神戶搭火車到東京。十幾天的航海旅行，越發把他心胸洗刷得和光風霽月一樣。他抱有一種新希望，他具有一種新氣力。他不覺得他是一個四十幾歲的人。他把他自己完全看成和東京市上那些戴方帽子的大學生們一樣。

1927年12月21日他到了東京。他住在他十年以前曾住過的一家公寓裏去。公寓依然如故，主人却換過兩次了。他忙着買矮桌子，買坐墊子，買日本衣服，買木屐。他重新定報看了。他覺得他心臟強了，可以受得住時事新聞的刺戟了。他到書鋪買了幾十本新出版的哲學書和文學書。他決心要走進人生的內部關係裏面去。

第二天早晨，他還睡在鋪蓋裏的時候，公寓的女僕走進他房間裏面生火鉢的火，順便送了“朝日新聞”來。他睡在床上看報。

“國會行開會禮”……“田中首相的談話”……
“政民兩派的政策”……“國會被解散的可能”……
“中國馬將軍派來的特使”……“漢口電報：”“鎗斃政治犯五十人”——‘廣西派大搜長沙派和過激派的殘黨，昨天捕獲中大的教授李漢城及女學生曹詩男等共五十人，即日押到大東門外槍斃。武漢人心惶恐。廣西派的人望漸衰。’

……曹詩男！李漢城！……武城把報紙摔在一旁，只是閉着眼睛，靜靜的睡在枕頭上，默想着武

昌跑馬廠和中大，他看見大東門外的藏着兩千人忠骨的大墳堆，他看見墳堆旁邊的枯霜天的草坪，他看見幾十個赤體的男女屍體。他看見曹詩男的紅冬冬的小圓臉，上面血痕模糊。他看見李漢城的聰明的眼睛，還亮晃晃的從血污了的面孔當中，透出一種冷笑——一種看穿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和中國民族的將來運命的冷笑。……她盡了她的歷史的使命了……他發揮了他的真價了，江漢的靈氣，一定會隨着他的熱血和冷眼而恢復轉來了……用不着悲傷！應該為他們大喜！應該為他們大笑……哈哈……

武城勉強張嘴一笑，覺得有一種鹹的東西進了嘴，他不知道他臉上流滿了眼淚！

二 十

武城睡到八點多鐘，才起來吃早飯。這一天是晴天，紅的太陽光線，斜射着他房間的窗戶，表示着一天的溫和的希望。他想：‘心病又激動了。腦袋

昏昏的痛着。今天讀書的預定是不能實行的了。天氣這樣好，何不到上野公園去看看？順便到上野圖書館。那是我的老巢！’他立刻換上西服，穿起外套，圍上領巾，拿起帽子。……帽子！……睡帽子……

武城想起他前夜裏睡覺的時候的決心了：‘無論如何，總得買一頂睡帽子。房間壁上，到處通風，頭冷得很！年紀大了的關係？不要勉強抵抗！還是到三越去買頂睡帽子。不戴睡帽子，一定弄成腦傷風！’他決心先到三越去。

二 十 一

三越百貨店的三層的人擠得比一樓二樓更多了。紅的，綠的，黑的，男的，女的，穿西裝的，穿日本裝的，戴氈帽的，戴便帽的，梳女優頭的，梳烏田髻的，束髮的，小孩子，大人，揹着小孩的大人，小學生，方帽子的大學生，黃臉，白粉相成的白臉，桃花色的處女，高底鞋的女學生，皮鞋，木屐，嘎拉嘎拉，低達低達，子孩兒的哭聲，笑聲，說話聲，喊聲，

一片閨閨閨的雜音。……

武城一步一步的和羣衆擠着，到了三樓的中廳。前廳是男子洋服部，婦女洋服部，皮貨部，婦女，日本外套部。中廳是婦女洋品雜貨部，小孩洋品雜貨部，男子洋品雜貨部。遠遠望見後廳的大柱上，寫着夜具部，婚禮用品部。武城經過婦女用品部，一步一步的沿着左邊捱到小孩洋品雜貨部。他看見許多小孩用的毛織坎肩，紅絨繩上衣，雪白的毛織絨帽子，他忽然想起他自己的五個小孩兒。他連忙咬緊牙巴，抑止這個想頭。他注意看走在他面前的一個穿日本衣的日本女人的粉白的頸項。他擴大眼光去看別的女人的裝束。他看見一個剪短頭髮，穿着醬色旗袍的女人站在右邊。明明是一個中國女人。中等身材，瘦削的背影。他很希望那女人回過頭來，他想知道這女人的面孔是一個什麼面孔。那女人始終不回頭，只是看陳設的東西。她暫暫低頭了。她似乎在用手檢視什麼東西。武城往前擠着走，轉眼之間，她所站的位置，已經在武城的背後了。

武城走到了男子洋品雜貨部，找着賣睡帽子的地方。只剩得兩頂睡帽：一頂黑絨的，一頂褐絨的。武城試戴了一回，買了褐色的。他不自覺的捩轉身往小孩洋品部，沿着左手走。走了幾步之後，才知道他心裏掛着那個穿旗袍的女人的面孔。他粧做細看陳設，慢慢走去。他看見她了。還是一個背影。她的臉和剛才的方面恰恰相反。武城只看見站在她面前的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店員，只是偏頭眨眼的說話。女店員一面比着手式，髻髻露出很爲難的樣子。武城立刻知道她們之間發生言語的隔閡了。他已經走到她們的旁邊。他聽見中國女人只是說：“Chiisai, Chiisai”——這是日本的“小”的意思——女店員却只管說：“這是頂大的。沒有比這個再大的了。”她眼睛往前面到處望，似乎求人援助。武城聽見她們不能達意的爭論，不覺抿着嘴笑了一笑。武城的眼光和女店員的眼光接觸了。富於經驗的女店員，也不知道是從裝束和相貌上看出武城是中國人，或是從武城的一笑得着什麼暗示，她忽然笑着向武城說：‘先生懂得支那話嗎？’武城

剛剛笑着點了一點頭，忽然看見那個穿旗袍的女人，回過頭來。武城眼睛裏印着一個白中透着黃色的尖削面孔，一雙澄明的眼睛，短頭髮齊耳披着。這個面孔似笑非笑，睜起眼睛，現着驚異羞澀互相揉合的神色。金道三！她活轉來……她沒有死！武城話也說不出，只是向她伸出右手。她左手拿着手套和手提包。右手拿着一種白色毛織的小孩用品。她丟下小孩用品，伸出右手來。她也不說話，只是握手。武城用滿腔的熱誠，握着她的手。她眼睛眶紅起來了。武城正想找一句最適當的話，對她說，忽然聽見女店員說：‘你們兩位是認識的朋友嗎？好極了！’武城沒有和金道三敘寒暄的時間了，他被女店員叫去當翻譯。

她們的爭執即刻解決了。三人都笑起來。原來金道三所說的“小”，是指還要更小的說。因為她只會說單字，不懂得用助詞，所以被女店員聽成她嫌小了，還要更大的。金道三買了兩套整的白羊織的小孩衛生衣褲帽。又買了一件紅色的毛織小孩披風。她手邊還放着一大包，買好了的小孩玩具。物

件買完了。她給了價錢，等着女店員打包。武城這時才對她說：

‘萬不料會在這裏碰着 Miss 金？真是奇遇！我剛才嚇了一跳，我們只以為你……你還在上海呢。’

‘我昨天就知道先生到日本了，却也沒有料着今天在這裏碰見先生。’

武城吃了一驚。我昨天剛到這裏，怎麼她會知道這樣快？他問她：

‘怎麼知道我來日本？’

‘聽金伯進說的。’

‘金伯進也在這裏？你和他一起？他怎麼知道我來這裏？’

金道三臉上好像有點帶紅色。她連忙微笑着搖搖頭：

‘伯進剛來不久。他不和我一起。他聽什麼牛伯遠說，在長崎船上遇着先生上岸呢。’

女店員包好東西，拿來了。她問：

‘由店裏送到府上嗎？還是客人自己帶走？’

武城翻譯給金道三聽。金道三看了一看那個大包，又提了一提原有的玩具包，才說，

‘請先生問她，是不是即刻可以送到。’

武城照樣翻譯了。女店員說，最快都要到晚邊六七點才送得到。

‘那不行。我八點鐘就要坐車回國呢。’金道三說。

‘回國？今天八點鐘就走？……’武城驚着問她。

‘是的，我船票已經預先定好了。’

‘那末，不要店裏送，坐“一圓Taxi”回家，也沒有什麼不方便。’

‘但是，我門口是小巷，不能行汽車。他一個人拿不了這麼多東西……’

‘那不要緊的，我送你到家。’

武城抱着一個大包，和金道三出了三越，叫了一個一圓“Taxi，一同坐上車，才問她，住在什麼地方。

‘白山。’

‘和我的公寓相近。’

武城吩咐了汽車夫之後，和金道三慢慢談起來。金道三態度，比在北京時大不相同。活潑氣象，完全看不見了。她露着沈鬱的神氣。武城和她說話，她只是用最簡單的話，作消極的應付的答復。武城感覺得她心裏有一個祕密。他很想知道她這個祕密，想知道她爲什麼死了又活轉來……爲什麼沒有死。但是，他看見她那怪可憐的黃瘦的面孔，那種沈悶鬱結的神氣，他又不肯冒昧問她。他恐怕一問起來，傷了她的心。同時，他想到她立刻要回國，回到隨便殺人的國裏去，他又替她擔憂。他想到曹詩男剛被殺了，難保金道三回去不步曹詩男的後塵。他想：隨便殺人，固然毫無意義，隨便去送死，也同樣是無意義的行爲。他感覺得他有對她盡忠告的必要，至少應該有探出她爲什麼匆匆回國的必要。他一面說話，一面只盤算，如何用一個不傷她的心說法，探出她一點祕密。

汽車到駿河台了。到白山已經是一半路程。武城心裏焦燥起來。他生怕失了盡忠告的機會。他決心碰一碰釘子。他嘆了一口氣說：

‘唉！人生真是和做夢一樣，悠悠忽忽的，一會兒就過了許多場面。你還記得罷？兩年前你到北京糧庫街我家裏問我，到底是到法國留學好還是到俄國留學好。那時，誰曉得，兩年之後，我們兩人都會到日本來？’

‘什麼人都是受着社會力的推動，那有自己作主的餘地？’

‘你這話不錯。社會雖然是個人集合而成的，他的力量，却可以壓倒個人。我們都是被社會的力量，推出學問之府，到街上去喊革命。同時又被社會的力量，由革命的戰線上，或是推到死神的手裏，或是推到污泥當中，過飄零的生活。不但革命的成功，不可必期，就是一個人的死生，又那裏能夠自決？即如我，本是預備犧牲的。但是，三一八不死，廣州之變又恰在我走了之後，在武漢那樣危險的地方，天天等着死，結局還是沒有死。如像你，我們都以爲你死了，李晴陽曹詩男她們還央求着林夫人向部長等，替你開了追悼會，我也做了一篇文章，你却並沒有死，現在還繼續……’

武城說到這裏，金道三用小手巾掩着臉哭出聲來了。武城預料着說起舊事，她一定會傷心，所以說話的時候，眼睛都望車箱下面毯子，不敢看金道三的眼睛。武城這時聽見她哭，心裏難過起來。連忙說：

‘對不住得很！我因為有三四月都沒有和舊朋友暢談過，滿肚皮的牢騷，不覺得一時發洩出來，就順口亂說。……惹得你傷心……我真胡塗！……’

金道三擦了擦眼淚，右手拿着小手巾，側頭向武城望了一眼，低聲說：

‘不，不是的。不是怪先生。……我也差不多半年沒有和別人談過真心話。……伯進要提起，我都不准他說！……’

武城，向外瞟了一眼，汽車已到本鄉三丁目十字路口，暫時停着，等電車橫通過去再往前進行。他想出一個主意了。他耳朵裏只聽得她繼續說：

‘……先生是看得起我的人。……先生是我敬愛的老師。……我的心事恐怕只有先生才能夠了’

解！……我抱着滿肚子的話，沒有人可以告訴，心裏沈悶極了。碰着先生，我的無可告訴的話，好像就要迸出來，眼淚也忍不住同時……往外流。……’

他又擦了一擦眼淚，才繼續說：

‘……先生請說罷。我願意聽先生的話！’

‘在海外碰着舊朋友，本是難得的。這樣罷。你當然還沒有吃午飯，我們找個清靜的飯館談一談，一面算我請你吃午飯，替你餞行。你看好不好？’

‘可以。要清靜地方，才……？’她想了一想，這樣答覆。

‘帝大門口有一家“鉢之木”，法國番菜館。我昨天去吃過點心，很清靜。就到那裏去罷。’

‘隨先生的意思。’她點頭答應。

二 十 二

金道三喝了半杯啤酒之後，漸漸恢復了一點她平常議論風生的活潑態度。她和武城對坐在一個小餐桌上，左手放在桌邊，支着頭，右手一時拿

着擺好的刀叉，一時拿着玻璃杯，無意識的轉着杯子。她不斷的發問。照着她固有的習慣，只發問，不質疑。她的問，都是隨她的聯想所及，隨意發出來的，毫無一點秩序。武城知道她的習慣，也努力作無條理的答覆，隨問隨答。

她問武城幾時離中國的。她問女高師。她問曹詩男。她問武漢的現狀。她問什麼叫做廣西派。她問鐵軍的下落。她問中國革命的將來。她問國際政治和中國革命的關係。她問俄國的現狀。她問R死後的北方情形。她問北大。她問李晴陽。她問武城的太太。她問婦女運動。她問林夫人和向部長。她問北大的革命的先生。她問蔡校長。她問無政府主義的將來。她問主義和人格的關係。她問人生的目的。她問家庭的社會性。她問社會革命。她問三民主義。她問男革命領袖。她問女革命領袖。她問革命和戀愛。他問婦女和社會的關係。她問兩湖和廣東的女學生。她問日本和張作霖的關係。他問武城此後的研究方面……

她時而高興得笑起來，時而皺着眉頭。時而滿

臉怒氣。時而流眼淚，時而呆呆的出神。

水菓端上來了。她的問題，漸漸不能很快的繼續了。武城趁這時候，問她：

‘Miss 金幾時來日本的呢？怎麼忙着要回去？到什麼地方去？……國內隨便殺人的空氣，還是很濃厚……’

金道三只是望着武城，要想回答又怕回答似的，手指在桌布上撫摸着躊躇不決。武城又補上一句：

‘回去還打算再來嗎？’

金道三仍然不答。她拿着蜜橘，用手剝開，吃了一瓣。武城也不再說話，只從新從口袋裏，取出紙煙，點上一根，抽着等她。她吃了兩瓣蜜橘，把盤子往旁推了一推，嘴脣動了兩動，好像是咬緊牙巴做一個最後的決心似的。她鼓眼望着武城，慢慢開口，細聲的說：

‘我不曉得要怎麼答覆。……說起來話長，不曉得應該從那裏說起。……我……我是六月初來日本的。……拚着受新人物的謾罵，和舊社會的嘲

笑，……才跑到這裏來。我出獄以後，就不敢看報，也不看雜誌，還不知道世上人怎樣罵我。……我配得上說革命？……人家却說我是有革命性的人。……我讀書讀昏了頭。……我的兒子！爲什麼女人一定要生兒子？……’

金道三用上面這種調子，零零落落的，顛顛倒倒的，重重複複的，把她的滿腔心事，都說了出來。這一點多鐘的說話的內容，歸結起來，大致是這樣：

金道三和金伯進，同鄉同姓不同宗。兩人都在北大讀書。金伯進比金道三的班次高兩年。他常常指導她補習英文。他倆性情很投合。久而久之，發生了愛情。他倆結了婚約。那時正是社會上提倡婚姻自由的時代，他倆以爲沒有什麼問題，冒昧的就把定約的事發表，使周圍知道。金道三家裏是很窮的。金伯進比她更窮，他早無父母，只寄住舅父家裏。他從中學起，到北京大學止，所需的學費，都是他舅父供給的。舅父是一個國會議員，在北京社會上有相當的聲望。他舅父很歡喜他，早答應他在北

大畢業後，送他到美國留學。他倆婚約，自然招了他舅父的大大的反對。從他舅父說來，同姓結婚，不但是有悖倫常的，並且對他自己的體面和社會地位，都是非常有關係的。他極力勸金伯進取消婚約，甚至痛哭流涕向金伯進下跪。金伯進是一個講信義的剛性男子，無論如何，不肯自己向女的方面提議破棄婚約。金伯進舅父掉轉頭向金道三方面做工夫，最後也到了痛哭流涕跪着向她哀求的程度。金道三爲想成全金伯進的學業，答應由她提議取消婚約。她向金伯進提議時，同時宣言她終身不嫁，做他一個永遠的朋友。金伯進失戀的結果，跑到俄國去學革命。金伯進認識了革命之後，把失戀不看成問題了。他寫信勸她革命。他說：她如不能革命，就請她不和他通信。如果她不能革命，至少總希望她不阻礙別人去革命。她氣極了。她和他就斷絕了音問。她心裏還是念着他。她開始去看一點關於革命的書籍。她得着一知半解。她轉眼間就變成一般自稱的革命青年們的包圍物。她想再和金伯進通消息，却已找不着他的行踪。她被什麼極端

派，左派，右派，國家主義派，種種的派別所包圍。她在理論上不能判斷那一派的話對。她從行爲上去觀察。她看不起一切包圍者。她不相信他們能夠革命。她在那次“反對關稅會議”大游行受傷的時候，發見她同學同鄉的賀沽的勇敢。賀沽並不包圍她。她向賀沽去請教革命的理論，賀沽能夠替她解釋別人不能解釋的問題。她漸漸敬服賀沽。她漸漸懂得一點革命家的人生觀和戀愛觀。三一八慘事發生的時候，賀沽也受了瀕死的大傷。她看護他兩個多月。在這看病時期，她和賀沽就發了革命家的戀愛關係。賀沽到上海做勞工運動，她也轉到了上海大學。這時她才知道賀沽是極端派人物。

她和賀沽一齊被捕的時候，她肚子裏已經有八個多月的小孩子。她自謂不能免了。不料捉捕他們的那個機關的政治部主任高繼適，就是她的一個北大同學，一個從前也曾經包圍過她的人。高繼適救了她出來，送到他家裏住着，十分優待她。她爲肚子裏的小生命，勉強偷生。她生了兒子以來，高繼適待她格外好。愛她的小兒子，比她自己還愛

得利害些。高繼適對她說革命的理論。她起初還和高辯論，不久就完全被高的理論征服了。高繼適家裏稱她做高太太了。她的兒子也變成高少爺了。

她心裏始終不快活。她怕出門。她怕見一切的人。她想努力讀一點書，無奈有小孩子牽掛着，讀不進去。她想把自己造成獨立生活的人，將來好撫養她的孤兒。她對高繼適說，她要留學。高繼適並不十分反對。倒給她充分的學費，送她到日本留學。高繼適請兩個奶姆，養育她的兒子。

她到日本之後，仍然不能安心讀書。她始終忘不了她的兒子。金伯進又找到日本來了，她更不能讀書。

金伯進到底爲什麼來日本，她也不知道清楚。金伯進始終追隨她，宣傳革命的理論。金雖絕口不對她講戀愛，她却知道金愛她的心很熱。她怕和金伯進見面，他怕她自己又愛上金伯進。她早決定完全把愛情給與死了的賀沽。她對高繼適之間，只有恩情，並無愛情。她恐怕抵抗不住金伯進的熱愛，所以她決計回上海過年，去看她的兒子。她不知道

她能夠再來日本不能夠。她不知道她將來應該怎麼樣。

二十三

武城聽金道三的話，聽得低下頭去，眼淚隨着金道三的縮鼻涕的聲音，滴到地板上。他替他心愛的兩個學生——金道三和金伯進——表同情，他替一切大小脚流眼淚。他聽見金道三繼續說着：

‘我怎麼樣辦呢？講愛情？現在這種境遇，怎麼能夠容我講呢？繼續革命嗎？……怎麼去革？賀沾有賀沾的道理，高繼適有高繼適的理論，伯進又有伯進的理由。我聽着，好像都是對的。我到底從那條路走呢？……做一個學問家？我現在已經沒有自信了。關着門當高太太？……唉！怎麼對得起賀沾？……怎麼對得起我的兒子？……如果他長大了，知道他的……。我愛我的兒子！我要犧牲一切，去爲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是賀沾！賀沾……是……我的……兒子！……’

她又大哭起來了。武城慢慢的對她說：

‘生在現今的中國，一切的人都應該爲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受苦的。越有覺悟的人，越要受較大的苦：這是歷史的運命，逃是逃不了的。悲傷也是無益的。唯一的正當辦法，只有覺悟這種運命，這種使命，大家努力一致，去做最有意義的犧牲，使這個解放運動早一天成功，使我們的子子孫孫，使將來的我們，減少一點痛苦。……我們不應該依靠別人，不應該看輕自己。認定一個目標一心做去，就得了！歷史的運命要使半路出家人犧牲，還有什麼辦法？做了犧牲，在人生的行路上，就算盡過天職了！……’

二 十 四

武城送金道三到中華女生寄宿舍門口，把包裹遞給她，一面問她：

‘坐車有同伴沒有？’

‘我一個人，沒有同伴。’

‘我今晚送你上東京驛火車站，好不好？’

金道三忸怩了一陣，才吞吞吐吐的說：

‘謝……謝先生！我——一個人……伯進說過……
要送我去呢？’

武城和她行了一個重重的握手禮。她眼淚汪汪的，抿着嘴巴笑了一笑。武城恐怕她哭出來，連忙扭轉身，頭也不敢回的，走了幾步，轉進一條小巷去了。

武城從那天晚上起，心跳病又加重起來。他從新實行不看報政策。一直到1928年五月，日本軍隊占領濟南，公寓的女僕慇懃的告訴他，日支兩國打起仗來的那一天為止。

一九二六，三，一八。

在夫人們中間

此
页
空
白

—

張丹忱認識了 Missis 彭，這件事，從張丹忱的革命生涯說來，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如果他不因燕京大學克拉克教授的紹介，跑到彭夫人那裏去做英文打字工作，恐怕他在燕京大學文科畢業後，充其量也不過當一個中學教員罷了。只因他認識了彭夫人，由打字工作，進而做英文北京國民新報的翻譯和編譯工作，所以他才會被外交部的任部長所賞識，在僅僅一年多之間，當了革命政府外交部英文祕書，還兼着英文中央日報的編輯。固然他所以能夠這樣很快的露頭角，也因為他具有下江

人的天性，善於交際，並且英文寫講都行，但是，如果沒有彭夫人的提拔，他又如何會得着任部長的賞識，如何會懂新聞編輯的方法，如何能夠歷練出那種出外當訪事的好本事呢？所以，張丹忱能有今日，如果飲水思源，一定不能不感謝彭夫人並克拉克夫人。

不過，從另一方面說來，也可以說，只因為他受了彭夫人的提拔，才會變成一個半路出家的革命黨員，事事受老資格黨員的指摘，特別是受革命領袖們的夫人們的悶氣。爲什麼呢？因為如果他不受彭夫人的提拔，那末，那怕他同是當一個革命黨員，做一個外交部英文祕書，別的老資格的人也一定不會藐視他是一個替外國夫人當翻譯而來的黨員，革命領袖們的夫人們，也許不會把他看成一個新洋奴，任意頤指氣使，並且，也許他並不會常常擔任這些和領袖夫人們打交涉的瑣事，去受夫人們並外國人方面的悶氣呢。真正可憐！他雖是一個堂堂的外交部祕書，然而除了編輯英文中央日報之外，他並沒有正式替外交部長當過翻譯，辦過正

經的交涉，他始終只是在革命領袖的夫人們和彭夫人並其他外國人之間供奔走之役，所以弄得一般人都把他只看成一個無知無識的，只懂得幾句外國話的走狗了。

張丹忱這一些時所以鬱鬱不樂，主要的原因，都在這一層上面。

二

五月間的一天下午，張丹忱從外交部走出來，跑到英文中央日報的編輯室去。外交部和英文中央日報編輯室相距不過三百步左右。張丹忱慢慢的走去，剛剛走進大門，掛下帽子，就聽見總編輯彭夫人大聲說着話生氣。他以爲又是什麼人把編輯事務弄遲緩了，惹得總編輯大發雷霆，連忙跑進去，想設法勸解。他走進廳裏去，轉了一個灣，一看，只看見總編輯彭夫人（真正說來，應該是彭默夫人；她本是美國人，自然應該稱她的全姓，但是，因為彭默這兩個人的翻譯太壞，叫中國人看見她

的姓的都斷章取義的以爲她是姓彭，因此大家就不知不覺的都稱她爲彭夫人；起初她還隨時申辯，後來她自己也就自認爲姓彭了。）斜坐在一張寬條桌旁邊，頭上蓬着短短的金髮，紅着瘦削的美國式的長臉，鼓着兩個大的藍眼睛，看着她左手上拿着的一篇稿子，嘴裏只是連呼 Dreadful（奇怪得可怕的意思）。她看見張丹忱進來，連忙叫他到旁邊去：

‘正好，我剛要叫人去找你。這件事就託你去辦罷。你先看明白這封信！’她說着把信遞給張丹忱，她自己又看別的信件去了。

張丹忱一看，原來是黃夫人的一封中文信，附着一張由報館裏面的人翻好的英文翻譯。信裏面大意是說：英國人辦的英文楚江日報前幾天登了一段新聞，誣黃夫人和谷夫人們任意扣用外國人四輛摩托車，其實那幾輛車只是蕭耀南家裏的遺產，並不是外國人的所有物；黃夫人雖然叫祕書去信要求英文楚江日報更正，楚江日報却置之不理，所以黃夫人特特請彭夫人做一篇社論替她申辯申

辯。張丹忱看完了信，交還彭夫人，問彭夫人的意思怎麼辦。彭夫人鼓着大眼睛說：

‘你去對黃夫人說，英文中央日報是鼓吹革命的黨報呢，並不是替個人捧場的報，我不能答應她的要求。’

‘但是，我想還要看看事實如何。因為……黃夫人也是一個中央監察委員……’

‘事實？林夫人早告訴我，她們瓜分了蕭耀南第二夫人的四輛摩托車，得意洋洋的到處招搖呢。你懂得我的意思罷？逆產歸公用則可以，歸私用却免不了別人說話呢。去說罷！說話的內容，我負責任。’

張丹忱明知這又是一個釘子，但是，職務所在，沒有法子，也只得硬着頭皮去碰一碰。

三

張丹忱坐洋車到了黃公館的時候，只看見車房裏擺着兩輛嶄新的摩托車，院子裏還停住兩輛，

也是新式的車，大概是來客坐來的罷。張丹忱心裏想着，你們白坐人家的車擺闊，倒叫我受悶氣，這就叫做革命嗎？他氣沖沖的跟着傳達人走進客廳，看見一間大客廳裏面，遠遠的坐着幾個女人，當中有一位女人大插步的直向他旁邊走來，他恢復了職業意識，連忙做出笑容，等候那女人到來。來者不是別人，正是黃夫人。她是認識張丹忱的，所以也不問名道姓，只馬着一幅圓而不太平滑的面孔，帶着廣東口音，說了一聲請坐，用手指了一指旁邊的椅子，她自己便坐下去了。張丹忱正要開口陳說，黃夫人已經先開口了：

‘是彭夫人要你來的？’

‘是的，她接着黃夫人的信，要她爲汽車的事做文章特特派我來當面回答。’

‘她自然答應做文章了罷？’

‘她……她說，對不起黃夫人和谷夫人，她不便爲私人的瑣事，在革命的機關報上做社論，要請二位夫人原諒。’

‘什麼？私人的瑣事？帝國主義者誣蔑革命領

袖，還是瑣事？’黃夫人圓睜豹眼，倒瑣帚眉，只氣得聲音都發抖了。她回頭喊着：‘三姐，過這邊來罷！’

這時在那邊的兩個女人早已向這邊走着了。張丹忱認識其中的一位是宣傳部長谷夫人；另外一位，年紀很大了，從單衣上面，露着的肥肉，臉上筋肉都肥得鬆鬆的吊着，乍看起來，髻鬚像北京的肥官僚，不過因為沒有鬚子和穿着女裝的緣故，令人感覺她不是一個真正的官僚罷了。張丹忱還沒看清楚這位面生的女人，黃夫人已經氣沖沖的高聲罵着：

‘三姐，你聽！阿彭罵我們是私人的瑣事呢。她到底是一個帝國主義者的美國人，她眼睛裏那裏看得起人？誣蔑革命領袖的事都是瑣事，什麼才是大事？三姐，你看她可惡不可惡！’

這時，張丹忱也張嘴想答辯，谷夫人也動脣想迎合黃夫人，但是，他兩人的話還沒有說出口，那位官僚式的女人已經先開口了：

‘你說的是彭夫人嗎？那女人可了不得，她又

高傲，又刻毒，她那裏看得起我們？她專門想高攀，專門和林夫人那樣會說漂亮的英國話的人來往。你們二位不知道，她真是一個帝國主義者，連我們齊部長爲別人造謠言說司法部收何達林的賄的事，託她做篇文章，她還左枝右梧。推託不做呢。她雖然是個女人，她那裏把中國女人看在眼裏，我拿司法部祕書長的名片去會她，她還只站在編輯室門口和我說了幾句話，就跑進編輯室去了呢。……’

張丹忱本來就受了黃夫人的一肚子氣，現在又當面受了這位齊夫人的侮辱，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搶着話頭：

‘這位是齊夫人嗎？對不住，讓我先辯白幾句！我今天是代表彭夫人，所以我不能不替她說話。齊夫人說，彭夫人不理齊夫人，齊夫人難道忘記了，彭夫人爲上海報紙誣齊夫人帶領女學生裸體示威的事，做好幾篇文章嗎？她不登何達林行賄的事，自然也有她的相當的理由，並不是……’

張丹忱正說到這裏，只聽見齊夫人尖聲大叫：

‘住口！這還了得！你是什麼人？一個會說洋話

的……’

‘他是外交部秘書’谷夫人很快的說着。

同時，張丹忱也從衣口袋掏出一張官銜名片給齊夫人，口裏說：

‘僥倖在外交部當一個秘書！’

齊夫人的威風頓時減下去了，她只凭在椅子上，張着口出氣。谷夫人微微笑着。黃夫人的笑臉，又收斂起來，露出生氣的樣子，口裏說：

‘別的事且不要說，你去對彭夫人說，我們的要求，她非答應不可的。三姐，你看是不是？我們雇用的人，不聽我們的命令，那還了得？她如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可以叫黃主席下命令叫她做文章，她不做，只好滾蛋。是不是？三姐！’

張丹忱隨着黃夫人的眼光，去望谷夫人，只見谷夫人把嘴巴努了一努，打了一個無線電，才慢慢的說：

‘據我看，也不必一定勉強她做文章。我們還有中文中央日報，叫中文報做社論，也是一樣的。聽說他們外國人天天都把中文報的社論翻譯成爲

英文呢。張同志，是有這話不是？’

‘是的，有這話。’張丹忱聽見谷夫人稱他爲同志，不覺全身都舒服起來，連忙欠身回答。

‘所以，我想最好就是請張同志回去對彭夫人說，現在用不着做英文社論了，請她不要費心。二姐，你看這樣好不好？’

黃夫人停了半晌不說話，最後，做出很勉強的樣子，說：

‘也行。這樣也好表示我們不必一定要事事依賴外國人幫忙。’

‘好罷，就請張同志替我們好好回復彭夫人罷。請你告訴她，過幾天，我們還要親自去看她呢。彭夫人想來忙得很罷？林夫人仍然常到她那裏玩嗎？’谷夫人繼續說着。

‘林夫人差不多見天都去找彭夫人閒談呢。那我就回去了，一定照兩位夫人的意思，好好的對彭夫人說。’

張丹忱正正經經的行了一個點頭禮，走出客廳去了。

坐在椅子上的谷夫人，對站起身來表示送客的黃夫人，笑了一個有深意的微笑。

四

自從谷夫人叫張丹忱爲張同志之後，張丹忱覺得，似乎一般人都把他的位分看高起來了：大家不以說洋話的人待他了。特別是谷先生所轄的宣傳部的人們，對他顯着好感。他爲報館事件的緣故，仍然照常向宣傳部走動，宣傳部的人似乎待他特別親熱起來了。張丹忱在這種狀態下面，自然樂意得很，他這時不覺得時間進行的遲緩了。轉眼之間，又過了幾個星期。

有一天午後，他坐在編輯室桌子上翻譯稿件。他的旁邊稍後一點就是彭夫人的辦事桌。他忽然聽見有人叫“阿里斯”。這是彭夫人的名字，除了彭先生之外，只有林夫人才這樣叫她。彭先生早到上海去了，所以張丹忱不必回頭看，就知道是林夫人來了。他只聽見彭夫人連忙叫“Madam”，問她的

好，拉椅子請她坐。她兩人說話聲音漸漸變小了，聽不清楚是說什麼。一會兒，忽然聽見林夫人說：“No, You must Congratulate me!”（你應該賀我！），彭夫人接着說了一個“Oh, Yes.”（是的），忽然叫起“Chang”來。張丹忱吃了一驚，不知不覺的站起身來，連忙回答着“Yes”，提腳向彭夫人桌邊去。彭夫人遞給他一張中文稿子，要他翻成英文，登在論前廣告地位。張丹忱接過來拿回自己桌子上一看，原來是林夫人的一個廣告。林夫人在廣告上面，說她事情本來太忙，精神也來不及，所以她不願意管理婦女訓練班的事；並且聽說婦女部也有人主張把這個婦女黨政訓練的機關，收歸中央婦女部直轄，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所以，她就趁此向政治委員會辭去了婦女訓練所所長的職，特地向大家聲明，從當天起，不負該所的責任。

張丹忱翻譯還沒有完，林夫人已經起身告辭，彭夫人送她出房，只聽見林夫人嘴裏說着“她腦筋簡單，還不是做別人的傀儡！”幾個字，張丹忱却不懂得她說的是誰。

到了第二天下午，張丹忱和彭夫人在編輯室正忙着編輯的時候，只聽見房門外面大門口有廣東口音大聲和看門的人吵鬧。張丹忱回頭望了一望彭夫人，只看見彭夫人尖着鼻子，縐着眉頭，張耳做出不耐煩的樣子。她的眼光對着了張丹忱的眼光，努了一下嘴巴，叫他出去看看。

張丹忱到外面一看，原來是中央婦女部的向部長，穿着一件白色長旗袍，不戴帽子，披着一頭的散亂的短髮，手裏提着一根粗大的西式手杖，圓睜着兩隻似腫非腫的眼睛，扯着黃臉皮下面的一張大嘴，正對門房生氣吵罵。她背後還站着一個年輕的穿湖水色上衣，繫着黑色裙子的姑娘。張丹忱走上前去對向部長鞠躬。他認識向部長，向部長不認識他。不過，他一個鞠躬却把向部長的氣消了一半，向部長也不大聲吵鬧了，只是說“好大胆的門房，不准我進我們的報館來問我要名片，這還了得！”。張丹忱聽見她這樣說，才知道她吵鬧的原因，所以也不去問彭夫人，就立刻請向部長到編輯室對面的客廳裏去。向部長回頭叫了一聲“劉祕

書，一同進去啊！”，就大搖大擺的跟着張丹忱到客廳去了。

向部長要當面和彭夫人談話。彭夫人沒有法子，只好丟開工作，到客廳會她。但是，向部長和劉秘書都不懂外國話，結果還是苦了張丹忱多費翻譯的工夫。

向部長光臨的目的，爲的是林夫人那個辭職的廣告。她第一質問彭夫人爲什麼在中文中央日報未登出以前，就替林夫人登廣告，第二，她要求彭夫人替她自己也登一廣告。

第一個質問自然是附帶的，經彭夫人對向夫人說明，那是林夫人說過要在英文中文部登的廣告，並且那廣告的內容還是和別人的利益無一點損害的東西之後，向夫人也不提了。向夫人所注重的，只是第二個問題。張丹忱把向夫人帶來的廣告稿子一看，內容大概是說：向夫人只反對她的仇人金其完在婦女訓練班當教員，並沒有主張要把婦女班收歸中央婦女部，林夫人的廣告，未免冤了她，所以她不得不登報辨白。張丹忱和彭夫人都不

懂得金其完爲什麼是她的仇人，特特請她解釋，誰知不提這個問題倒好，一提這個問題，向夫人便眼淚鼻涕，同時俱下，大號大叫的哭起她的亡夫向委員，並罵起金其完謀害她丈夫了。彭夫人問明金其完也是中央委員，已經懂得這個廣告是不能登載的，所以對她說，英文中央日報沒有擅自登這種廣告的權限，不能答應她的要求。張丹忱剛把彭夫人的話，翻譯得一半，向夫人便跳起來連哭帶罵的說：

‘你欺負我沒有勢力嗎？可以替林夫人登廣告，爲什麼不可以替我登廣告？你這帝國主義者，真太欺負人了！我非和你拚命不可啊！’說着，她就在茶桌上重重的拍了一個巴掌，把茶碗都拍翻了一兩個，只看見茶水在桌上橫流。這時，把彭夫人看得好像呆了一樣。只是在嘴裏叫“Dreadful”。彭夫人雖然不懂中國話，但是，向夫人對她生氣，她却是感覺得到的。她不覺得也怒目相向起來。虧得張丹忱是一個善交際的人，連忙一方面勸向夫人不要着急，聽他說出理由，並點頭請劉秘書代勸向夫人，一方面也不直譯向夫人的話，只說向夫人因爲

想起亡夫，對仇人特別生氣，要彭夫人不要怪她。張丹忱這時靈機一動，忽然想起宣傳部從前的訓令來了。他勸住兩位夫人之後，對向夫人說了一聲“等一等”，對彭夫人說了一聲“去取章程來”，便跑到編輯室去，把宣傳部的訓令，拿到客廳，指給向夫人看。訓令上寫的是：“一，除開或是宣傳部有指令，或是中文中央日報已經有登載者之外，凡關於黨內領袖的私人名譽之消息及廣告，都不准登載。二，……”。

剛才咆哮得和母老虎一樣的向夫人，看見這個蓋着官所的訓令，也就變成和母貓一樣，頓時斂了虎威。她呆呆的睜着眼睛，望着桌上，望了幾秒鐘，忽然嘴裏說：“谷夫人真對不起人！”張丹忱近來對於谷夫人的事是很留心的，聽了她這句話，不覺隨口問了一句“爲什麼？”。向夫人毫不猶豫的說：

‘還說爲什麼？宣傳部的事，她應該知道頂清楚，怎麼她對我說“林夫人既然沒有在中文中央日報登廣告，你也不必登中文報，只登英文報行了”’

的話呢？害得我白擔心，空跑一盪，等我和她算賬去！……’她說着，便站起身來，告辭。

彭夫人一面送向夫人出門，一面問張丹忱；向夫人說的什麼話？她聽了張丹忱的翻譯之後，嘴裏只是連呼“Dreadful”。

過了一點多鐘，林夫人來看彭夫人。張丹忱聽看她們說一陣，笑一陣，恨一陣，髣髴是又生氣又好笑的樣子。他聽不清楚她們說什麼，只聽見林夫人高聲說了一句：“可恥！還是她勸我不必登中文報呢！”張丹忱還是不懂“她”是誰。

五

張丹忱一天一天的和宣傳部的人們，往來越加頻繁起來了。宣傳部遇着有外國人參觀的時候，常常有祕書們來找他去當臨時翻譯。

關於林夫人身邊的種種謠傳，也由宣傳部的人們的口裏，常常傳到他的耳裏。他自然一點也不相信那些謠傳。他相信西洋人之間的性道德還高

過中國人，而林夫人是受過完全的西洋式教育的，所以，從張丹忱看來她決不會有那種謠傳的無聊的事。他當着宣傳部的人們替她辯護，宣傳部的人們也不和他辯論，只是常常見着他就提起一些新的謠傳。

林夫人這一向却不時常到英文中央日報來了。張丹忱是知道她不常來的理由的：林夫人新當了傷兵救護委員會的會長，天天在武漢的外國並中國紳商間奔走，替北伐傷兵籌醫藥費呢。

林夫人雖然日夜勤勞，替北伐軍戰士做救護事業，然而世上對她的謠言，却反一天一天的加多。張丹忱很替她抱不平。

在這時，謠言是很多的。除了關於林夫人的不好的謠言之外，也還另有一種謠言，說造林夫人謠言的，就是和林夫人爭傷兵救護會長的一位夫人：黃夫人。張丹忱雖也不相信這種反對的謠言，但是，他心裏却因這種反對的謠言而舒展起來了。他把這些於林夫人有利的謠言，對宣傳部的人們說，宣傳部的人們却起來極力的和他辯論，叫他不要

輕信這種謠言，並且也不要輕易對人說這種謠言，因為這種謠言關於兩個領袖的感情，如果被負責的忠實黨員責問起來，凡是傳說這謠言的人，就難免要因離間革命領袖的緣故而受嚴重的處罰呢。宣傳部人們的這番話，把張丹忱嚇得不敢再向人提這種謠言了。當然對於彭夫人，他更不能提及，因為他連那種關於林夫人的謠言，都沒有對彭夫人說過呢。

有一天，他照例於下午開始工作時把中文中央日報的第一二頁的當天的新聞和廣告，用口述，譯給彭夫人聽。他譯完社論時，忽然看見下面是一個廣告形式的辯明。出名的是黃主席幾個人。這辯明的內容，大意是說，林夫人的人格的高潔是他們深信不疑的，所以現在世上那些對林夫人的謠言，完全是無根的，現在正由革命政府澈查造謠的人，一俟查明，就要從嚴懲辦；他們希望一般革命民衆不要爲謠言所惑。

張丹忱爲難起來了。他心裏不願意彭夫人知道這件事，但是，他那種對於職業的忠實心，又不

容許他略去這一個辯明或做一個不忠實的翻譯，並且，他覺得既然是黃主席他們出名，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如何能夠不讓彭夫人知道。他爲難極了，他只粧做取手巾揩汗，只管想耽延幾秒的時刻，好讓他想一個好辦法出來。但是，過了幾秒鐘，他還是想不出好辦法。彭夫人看了一眼手表，催他趕快翻譯了。他硬起心腸，把這個辯明，譯給彭夫人聽，他意料着彭夫人有一番大大的吃驚。但是，出人意外！彭夫人却一點吃驚的樣子也沒有，只問他，上面是否指出是那一方面的人造的謠。彭夫人聽張丹忱答復了之後，又問他從前聽過關於林夫人的謠言沒有，聽過說誰人造謠的謠言沒有。張丹忱一一據實答復了，彭夫人點了一點頭，嘴裏說了一聲“Dreadful Intrigue”（可怕的陰謀！），就依舊照常進行工作。張丹忱心裏倒因此放寬舒了。

這一天，林夫人却來了。她意氣似乎很消沉。她照例和林夫人且說且笑一會，就回去了。張丹忱今天很留心偷聽她們的話，却是沒有多大成績，因爲林夫人今天說話很細聲。他只聽得她說什麼“他

們要想攆我走開”，“要我和他們一同軟化”，“奮鬥到底！”，“女陰謀家！”，一類的話。

六

第三天的上午，張丹忱在外交部秘書室翻譯一件關於工人事件的文件時，聽差忽然來對他說，黃公館有電話來要他說話。他很詫異，因為他並不認識黃公館的人。他接着一問，原來是黃公館的宗祕書代替谷夫人打電話請他到黃公館去一盪。他受寵若驚的答應了，連忙坐車到黃公館去。

谷夫人和黃夫人都坐在張丹忱上次去的那個大廳裏。此外除了宗祕書之外，男男女女還有好幾位。這次谷夫人黃夫人是以自己人待張丹忱了。張丹忱心裏好不快活！

谷夫人找張丹忱，是希望張丹忱替黃夫人當翻譯。黃夫人近來也因奔走傷兵救護會的事，常常要和外國人接近，需用英文翻譯。她公館那位擔任英文的李先生，近來在救護會擔任着重要工作，不

能時刻出來，所以須得找別人幫忙。谷夫人知道張丹忱英文好，推薦與黃夫人，黃夫人很願意，所以特特叫張丹忱去當面交涉。張丹忱自然是歡喜極了。但是，他想到他的時間的短少，他都不能不推辭：

‘我能夠替黃夫人盡力，自然是非常願意的。不過，我在外交部和報館裏，事情很忙，時間上也有規定的制限，恐怕我想盡力也無從盡力呢。’

‘那要什麼緊？只在你時間來得及的範圍內幫幫我們，就行了。有你和李先生兩人担任，總可以碰着你們兩人中一個人的閒空罷。是不是？二姐！’谷夫人含笑說着。

‘一點也不錯！并且，我們的應酬，大半都在晚半天，恐怕不會和你的時間衝突罷？’

‘報館是到六點鐘爲止。’張丹忱說。

‘那就好了，你答應了罷，不必推辭了。’谷夫人搶着說。

到了第二天晚上，果然谷夫人照他們的預約，打電話招張丹忱去當黃夫人和她在傷兵救護後援

會的董事會例會上的翻譯。張忱丹的翻譯，不消說，是兩位夫人極滿意的。在開會完畢的時候，谷夫人叫他同坐摩托車到漢中里去：谷夫人到漢中里宣傳部找谷先生，而張丹忱的外交部員寄宿舍却在宣傳部的附近，所以谷夫人順便送張丹忱回家。

他兩人在汽車中暢談起來。谷夫人極力稱讚張丹忱的英文做得好，講得好，重要新聞的選擇的得體，也很被稱許。張丹忱直是遜謝不遑。谷夫人又說：

‘你們報上的外國消息，真是靈敏極了，比漢口的無論那一家的報紙都要快些。’

‘因為彭先生在上海特別冒着很大的危險，行着祕密的通信，所以才能夠得着一些新消息。’張丹忱得意的答着。

‘我在德國留學時候，就非常愛看世界政治新聞，近幾年，幫着谷先生剪報，專門整理外國政治新聞，更覺得趣味津津。只可惜漢口的外國消息太少，就是你們的報的消息，也總還不算多，並且總

是三天以前的消息，比起外國報的當天消息未免太遲一點，可算是美中不足呢。’

‘這都因為上海方面扣著電報的緣故。不過，谷夫人如果想早點知道外國政治新聞，倒也有一個辦法，可以縮短一天。’

‘怎麼縮短一天？’谷夫人很不解似的問他。

‘如果我把當天到的電報，在當夜告訴谷夫人，豈不是等於在前一天就看見了後一天的報？’

‘是啊！我倒沒有想到這一層。’谷夫人做出歡喜極了的樣子。

‘我離宣傳部很近，如果谷夫人願意，我可以每天晚上出報館的時候，到宣傳部去報告谷夫人呢。’張丹忱進一步賣着氣力。

‘不過，我並不住在宣傳部……那也不要緊，我們也住在宣傳部的附近……喔……這樣罷，最好是你每天到宣傳部去會古祕書。古祕書，你認識罷？……認識更好了……他成天不離部，並且他也擔任着關於外國消息的剪報。你對他說，和對我說是一樣的，我也常常到宣傳部去指導他呢。’

兩個人的話，投合極了，張丹忱從第二天起，便照谷夫人的希望，在每天出報館的時候，向宣傳部古秘書報告一次。

七

北伐得勝的軍隊漸漸回漢口了，張丹忱也跟許多人一同去唱勝利凱旋的歌。他在英文報上天天翻譯着有聲有色的戰勝紀功記。

林夫人到報館看彭夫人的時候，更少了。

任部長也不常到外交部。偶爾到部，也默默的若有所思，不大肯說話。

一天早晨，任部長剛到部，就跑到秘書室走了兩轉，依然默默的不說什麼話。走到第三遍的時候，他對着張丹忱招手說：

‘來我房裏，有話對你說。’

張丹忱認爲任部長有什麼重大的任務委他，連忙拿起筆記本子，跟了任部長去。

他兩人在部長室對坐了兩三分鐘，誰也不說

話。張丹忱只拿手翻筆記本子，準備記錄部長的話。最後任部長把鼻孔的氣往上縮了一下，才張開黃黑臉皮當中的灰白上鬚下面的大口，對張丹忱說：

‘No, No more Notes! (不, 用不着筆記!) ……我有一句要緊的祕密話對你說，你却不要告訴無論什麼人。我近來身體不好，害着心悸的病，我決定祕密到上海去療治，也許還要到澳洲去。我恐怕他們不讓我走，所以我非祕密走不可。現在外交上已經沒有什麼大問題，所以也不必定要我在這裏。我要說的是你的問題。我走了以後，無論誰來外交部，祕書總會更換的。所以，我想問你，你還是願意留在武漢，做一個別的工作嗎，還是願意到上海去找一個職業。如果願到上海找職業我所以替你在復旦大學找一個教員位置。’任部長說着就從抽屜取出一張名片，遞給張丹忱，嘴裏繼續的說：

‘上面寫得很明白，拿這張名片去找 Doctor 范，就行了。你打算怎麼樣？’

任部長的舉動，完全出於張丹忱的意料之外，

他也無暇去細想任部長的話的內容，他決沒想到任部長離部這件事在政治上的關係如何，他只是盤算上海和武漢那一方面好。他這幾個月間的努力和得意，當然很容易使他決定了留在武漢做事的決心。他斷然的說：

‘我願意留在革命的武漢。’

‘……’任部長圓睜着眼睛，開着口，似乎要說什麼，但是，許久沒有說出來。

‘我想就專在英日中央日報做編輯。並且……宣傳部也希望我去工作呢。’張丹忱誠懇的說。

‘宣傳部？……’

‘是的。谷夫人當面對我說過。’

任部長聽了，默然想了一下，隨即站起來說：

‘自然要隨你自己個人的意思去決定。那張名片，既然寫好了，你且收着罷。’

任部長立刻出部去了。

張丹忱在任部長稱病祕密赴滬之後，還是依舊在外交部和英文中央日報照常工作。他每天由報館出去，必定到宣傳部古祕書那裏去。這幾天外國消息不多，他到那裏去的時候，往往都只閑談取樂。古祕書雖然是一個北邊的古板人，說話却很爽直。古祕書舉出谷先生和其他許多革命領袖的故事，談得津津有味。張丹忱敲着邊鼓，也把他所知道的關於任部長，向夫人，齊夫人，林夫人們的故事，說了出來取樂。自然，他對於任部長離漢的事，並沒有說出來。

約莫過了三四天，天氣越發熱了。英文中央日報的編輯室，也生了一種惰氣。彭夫人似乎精力也來不及了：她遇事隨便，不像從前那樣苛求了。

一天下午，林夫人忽然高高興興的跑來看彭夫人。她兩人說了一陣之後，林夫人告辭去了。臨走時，她對彭夫人說：

‘阿禮斯！我等你吃晚飯呢。不要遲刻啊！’

張丹忱偷聽得這句話，心裏很歡喜，因為今天彭夫人很早離報館，他自己也可以早點出去，到宣

傳部去玩。

彭夫人做了一陣工作，果然約莫到四點半鐘，就叫張丹忱去，對他說：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想早點去休息。今天有一篇林夫人的告民衆書，登在社論地方，所以我今天不再寫社論了。這篇文章很長，所以你的編輯部分的材料，也不必要翻譯許多了。不過，林夫人這篇文章太長，恐怕工人們弄錯順序，所以請你替我看了二校稿子再走，行不行？’

張丹忱雖然不願意，却也不能不 Yes, Yes 的答應。他雖不能即刻出去，但是，却也沾了這篇長文章的光。因爲他只編了幾條重要新聞，排字課就來說，“新聞夠了”。他樂得利用這個機會，倒在編輯室內唯一的沙發椅上，開着電扇，乘涼看當天中文中央日報的副刊。

約莫到了六點鐘左右，林夫人的文章的二校稿子來了。

果然，因爲文章太長的緣故，被工人們排顛倒了好幾處。他一面校對改正，一面細玩文章的內

容，他覺得林夫人的主張，真正和“革命之父”的主張一樣。他高興極了。他看了一遍，又看第二遍，看了第二遍，又第三遍再看一個大意：他的目的不單在校對，他想把這篇文章的大意記在心上呢。

他到宣傳部找古祕書的時候，一看手表，已經六點半鐘了。他想七點鐘回家吃飯，所以他到宣傳部，不等古祕書開口，就把今天的消息告訴他。不消說，第一的要聞就是林夫人的告民衆書。他手舞足蹈的替林夫人宣傳一回。古祕書也跟着他稱讚了林夫人一番。張丹忱很高興的回寄宿舍吃飯去了。

九

第二天早晨，張丹忱起來洗臉吃飯，穿起西服時，已經八點半了。他正想出寄宿舍到部裏去，忽然看見報館的看門的，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了來，口裏只喊“快去快去！不得了！不得了！”張丹忱厲聲喝住他，問他到底有什麼事，看門的才說：

‘許多警察帶槍來封報館，彭夫人接到電話趕到報館，正拿手槍和警察對抗，恐怕要出人命呢！’

‘瞎說！那有的事！爲什麼警察來封報館？那會隨便開槍？’張丹忱說着，拿起帽子便走。看門的跟着他跑，口裏還說着：

‘真的，警察要封報館。彭夫人和他們理論，他們不懂話，所以鬧起來……’

張丹忱趕到英文中央日報門口，果然門口站着十幾個警察，都提槍站在門口把住門，不讓人進去。警察聽見看門的說：“這就是本報的翻譯”，才准張丹忱進去。張丹忱走進大門，就聽見彭夫人的聲音在編輯室大聲鬧着。他連忙跑進編輯室，奇怪！和彭夫人鬧的，不是別人，是宣傳部的古祕書！古祕書和彭夫人對坐在彭夫人的桌子邊，遠遠的站着兩個拿槍的警察。彭夫人右手拿着一枝寶寧手槍，氣沖沖的向古祕書罵，古祕書却只是冷笑。

彭夫人看見張丹忱進來，連說“好了，好了！”。她指着古祕書對張丹忱說：

‘你問他，憑什麼理由，要把我們的報紙押收！’

一句英國話也說不清楚，也配來辦交涉！我如果不拿手槍嚇他，他或許把我們的報紙搶走了呢…… Dreadfull ……」彭夫人好像並不願意即刻把問題弄清楚似的，只管嘖哩咕嚕的說。

張丹忱和古祕書點了一點頭，問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古祕書似乎元氣也恢復了，高聲的對張丹忱說：

‘外國女人真不講理，怪不得谷夫人罵她是帝國主義者！她動不動就想拿手槍打人！……’古祕書說着，便在他的中山裝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上面寫着：“茲根據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五次特別會議決並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字第三百八十四號指令，特派本部祕書古有泰，帶領巡警，前往英文中央日報，押收本日分報紙全部，切切勿違，特令。宣傳部長谷。”張丹忱翻譯出來給彭夫人聽。彭夫人說：

‘你問他到底爲什麼要押收今天的報？’

‘張丹忱問來問去，古祕書只說他奉部長命來押收，並不知道理由，並且，他自己也沒有權力去

對部長問理由，要請彭夫人原諒。鬧了一陣，結果還是兩方讓步，古祕書也暫時不搬走報紙，報館也暫時不發報出去，先由彭夫人坐宣傳部摩托車去會谷部長，問明理由再說。

張丹忱和彭夫人坐車到谷部長家裏，敲了半天的門，才看見一個像廚子一樣的廣東人，從廚房走出來應門。問了半天，那個人只說谷部長不在家。問谷夫人，他說谷夫人也不在家。問他們到那裏去了，他說不知道。彭夫人氣極了，她紅着一個長臉，大聲說：

‘中國人會在九點多鐘不在家？那有的事！一定是躲在家裏不見我！’她說着，便掏出手槍，用手槍拍大門，拍得鬧鬧的響。宣傳部的開摩托車的人看不過意了，才走過來對張丹忱說。

‘真的，谷部長夫婦，從一星期以前，就因為害怕別人害他的緣故，搬到黃公館去了呢。那邊有兵保護，是不是？’

張丹忱聽了，不覺破口大罵古祕書不是東西，怪古祕書剛才不告訴他一聲。

張丹忱和彭夫人到了黃公館，好像黃公館的門房對張丹忱也變了態度：他前幾天來的時候，門房對他何等恭敬溫和，今天却對他擺出相國門房的架子了。

張丹忱交涉了許久，才能夠得着一點結果：宗祕書出來代表谷部長，和彭夫人見面。據宗祕書說，谷部長病了，倒在床上，不能見客呢。

宗祕書問明了彭夫人的來意，走進裏面去了一盪，回到客廳裏對彭夫人說：

‘理由是不該登林夫人的告民衆書。’

張丹忱聽見這句話，才恍然大悟起來。他不覺得頭上冷汗直冒出來。他一方面失悔自己的孟浪，太對不起彭夫人和林夫人，一方面又痛恨自己受了黃夫人，谷夫人，古祕書們的欺騙。他想到自己在客觀上等於替黃谷兩夫人當了偵探，簡直想哭了出來，他想盡情的向彭夫人懺悔。但是，當時那個場面，却不許他這樣做。彭夫人還要他翻譯，想叫宗祕書說明爲什麼登不得林夫人的告民衆書。宗祕書死死咬定“宣傳部照中央的意思辦”一句

話，不肯再作別的說明。彭夫人罵了幾聲“Dreadful”，氣沖沖的出了黃公館。

彭夫人在摩托車上一句話也不說，張丹忱也不敢和她說話。她也不再回報館了。

十

張丹忱下午到報館去的時候，英文中央日報的總編輯已經指為原先的北大教授唐玉林。

張丹忱走到自己桌上去的時候，已經發見了新的總編輯辭退他的通知。

再過三天，張丹忱接到了外交部所有人員一律暫不支薪的命令。

張丹忱也找不着彭夫人和林夫人的行踪，並且也沒有向她們兩位見面謝罪懺悔的勇氣，所以他便悄悄的回到上海家裏去了。

過了半年，張丹忱在復旦大學的教員休息室，偶然看見“字林西報”的英文報上，載了一條觸目驚心的新聞：

“美國革命女志士客死——彭默夫人是美國人，她在中國革命黨的對於宣傳上，盡了不少的努力。她去年八月和林夫人到了俄國莫斯科，還幫着林夫人做了不少的工作。她正想和林夫人到德國去，不幸在莫斯科害腸熱病，病死了。聽說林夫人因此大爲悲傷，形容都變瘦了！真可以說是中國革命活動上的一個新的損失！彭夫人在中國的知人很多，恐怕聽見這個消息，都要灑一掬同情之淚罷！”

張丹忱看見這條新聞，不禁簌簌的流下淚來。他傷心了半天，最後才跑到復旦大學的鐘樓上，望着西北方鞠了幾個躬。他誠心誠意的替彭夫人的英魂致哀並替林夫人的身體祝福。

此
页
空
白

“湖 南 牛”



凡在廣東住得稍久的人，都一定知道，在廣東的社會上，一般人頂愛用擬獸的方法，去判斷各省人的性格。他們慣常把什麼湖南牛啊，四川老鼠啊，廣東豬啊，下江狐狸啊，山東驢子啊，種種的話，放在嘴上。他們說這種話的時候，並沒有存着什麼罵人的心思：他們說湖南牛的時候，不過說湖南人的性格戇直而愛蠻幹，說山東驢子的時候，也不過說山東人體格雄偉耐苦，罷了。他們說這種話的時候的心理，完全和他們說什麼江西老表，湖北佬，河南侂子，一類的話的時候一樣，只是一種性

格斷判的心理。他們這種心理和普通中國人用擬獸法罵人的時候的心理，是全然不同的，用擬獸法罵人，本是世界上各種民族的一個共通現象；“畜牲！”“禽獸！”等等的罵人的話，在無論那一國的國語裏面，都是有的。不過，中國這個文明古國，關於這種罵人方面，特別比別的近代文明國，還要發達，除了“畜牲！”“禽獸！”等等籠統的罵法之外，還有一種更詳細的擬獸罵人法：什麼“蠢豬！”什麼“兔子！”什麼“王八龜子！”什麼“狗東西！”什麼“野雞！”什麼“狗彘的！牛彘的！”種種的話，我想，除了中國以外，恐怕是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無論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都找不出的罷！

我現在要說的這段小話的主人翁，渾名叫做“湖南牛。”他這渾名自然也是照一般的渾名綽號一樣，只拿來表示他的特殊性格，並沒有含着一點罵他的意思，當然更沒有含着一點嘲罵一般湖南人的意思：這種渾名照例只是表示性格的擬獸法，並不是表示罵意的擬獸法啊！

“湖南牛”和我的關係，是在廣州開始的。我自

從認識他以後，我的平穩生活，便起了一些波瀾，直到現在，我還受着那種波瀾的影響。我現在所以努力研究人生的文學，也只因為我在和“湖南牛”的交際上面受了一個教訓的緣故。我自從懂得“湖南牛”的性情的真相，懂得他的性情的變遷的真相之後，我自以為，已經稍稍懂得一點人生了。

二

我和“湖南牛”認識，是在廣東大學裏面。

在五卅運動之後，我由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轉學到廣東大學的文科去。我的轉學自然是因為受了那時的革命潮流高漲的影響：我自己固然也在報紙上遠遠的望見革命的廣東學生的活動，動了羨慕的心思，同時我那位在黃埔軍官學校當軍事教官的堂叔，也常常寫信勸我棄文習武，勸我投考軍官學校；兩個原因湊合起來，便驅使我轉到了廣東大學。

我到廣大不上兩禮拜，就起了失悔的念頭，因

爲，第一，我不懂廣東話，不但在日常生活上，要多費一番精神去應付，並且，在上講堂的時候，也和那些廣東的同學們，搭不上話，很感覺寂寞的痛苦；第二，我發見了那裏工課之糟還糟過師大，並且，學生們關於革命的智識和對於革命的熱度，似乎也還不及北京的學生。

在那種悔恨和無聊的境況當中，唯一可以安慰我的，只有同房住的學生田小石一個人。我住在文科寄宿舍三樓第五十七號。一間很寬的房間，前後有窗戶，光線本來很充足，只可惜同住的六個人都橫橫直直的斷安着床鋪，掛着帳子，弄得房間的中部陰沉沉的，只有挨窗戶的地方，才稍爲光明一點。我是初來的人，自然只能在房間當中占着頂不好的地位，占着正中間的一部分；我的鋪位和田小石的鋪位恰恰在陰沉沉的空氣當中對峙着。另外的四個同房人，都是廣東人，他們雖然也懂得說幾句簡單的普通話，但是，對於我說的杭州話，他們却一句也不懂得。我和他們之間的交涉，全靠田小石當翻譯。田小石是湖南人；中等身材，上，長着一

個瘦削的黃面孔，乍看起來，好像病人似的，但是，他兩隻眼睛很有神光，開口說話的時候，總是話還未出口，笑容已經現在臉上，使人只覺得他的精神的旺盛活潑，而忘記了他身體瘦弱可怕。他因為我初到，不懂廣東話，出出進進都不方便，所以特別幫我的忙，替我當翻譯，帶我校內校外到處奔跑。我覺得他為人和藹，肯幫別人的忙，所以也老實不客氣的，遇事都去麻煩他。他是文科三年，比我高一學年，專門是教育學科，和我相同，所以我把他當做上級生看待，除了日常瑣事之外，有時偶然也拿學術上的疑問去請教他，但是他却不大熱心答復。在最初，我還疑心他沒有什麼心得，所以故意藏拙，後來屢次談到幾個重要的教育上的實際問題，他都能夠源源本本，對我分析，說出許多我從來不知道的道理；經了好幾次的這種經驗，我才曉得他是一個不談空理只重實際問題的人。我越發佩服他了。同時他也毫不客氣的，對我談起種種政治問題起來了。

有一天，約莫是晚邊六點鐘左右，我和田小石

從飯廳吃飯回來，正倒在各人的萬年床鋪上，閒談中央黨部派簡委員和程委員來查辦廣東大學的問題，我正要請教他這個問題的真相，忽然聽見門外走廊邊，有一個人，用尖銳的湖南口音，連叫“Lao—den—nal” “Lao—den—nal”（老田哪！）我正覺得奇怪，爲什麼這人不進房來，只在門外瞎叫，只見田小石已經一翻身，坐了起來，踏着一雙布鞋，笑嘻嘻的跑了出去。只聽見他兩人噥噥唧唧的說了約莫一兩分鐘，往東邊走下二樓去了。

一直到那天夜裏寄宿舍全體消滅電燈的時候，田小石都沒有回來。我在第二天早晨起床時看見他的床鋪還依然和昨天一樣，空空的擺在那裏，連被褥也沒有攤開。我那時想着：他一定是講什麼戀愛問題去了；他前兩天對我說，廣大學生浪漫得很，想來他說那句話時，並沒有把他自己除外不算罷。

我心裏很憂鬱起來。我慢慢的踱下樓，到飯廳去吃早飯。剛剛走盡樓梯，就看見田小石飛跑的從門外進來，要想上樓。我先看見他，所以我迎頭的

給他一個冷不防：

‘喂！有什麼好事，這樣忙？老田哪！’

他吃了一驚，連忙停住脚步，抬頭向樓梯上看，看見是我，才笑嘻嘻的，用愉快的口調，對我說：

‘是老費嗎？嚇我一跳！你怎麼也和我講起笑來了？如果有好事，我還瞞你嗎？’

‘你昨晚在那裏住夜？還不從實招來？’

‘我倒希望我有可招的事實，只是，可惜我……’

‘先吃飯去罷！吃了飯再問口供，也還不遲。’

‘我已經吃了來。你去吃罷，吃了回房來，我還有正經話對你說。’

我走到飯廳門口，看見門口壁上貼着一大張黃紙，許多同學圍成一個圈子，擠出擠進的爭着去看。我不自覺的也走到旁邊去，從人縫中，看見“本日上午十點鐘開文理學生全體大會討論護校問題，請同學們犧牲功課，屆時齊集大禮堂，開會為要！”幾十個字。我這時，已經猜着，田小石剛才說的正經話，一定就是開會的事：我知道他也是學生會的一個幹事。

我回到房門口，剛提起腳要進房門，只聽見房間裏忽然透出一種尖銳的聲音：

‘……打了再說！看他們怎麼樣？’

我聽見這句話，心裏有點躊躇起來，不曉得是進去的好，還是不進去的好。我心裏只管這樣想一隻腳却已踏進房間了。房間裏的人似乎也聽見了我的脚步聲音，談話忽然中絕了。我走近一看，才看見房間裏只有兩個人：田小石坐在他自己的床沿上的右邊，用右手撐着床沿，斜歪着頭，帶着笑容，只望着坐在床沿左邊的一個青年的面孔。這個青年，也和我和田小石一樣，身上穿着草灰色的中山裝，腳上穿着黃皮鞋，一個面孔，瘦得露出稜稜的髑骨，好像皮和骨之間，一點肉也沒有似的；他的兩隻眼睛，圓溜溜的睜在厚眉毛的下面，映着瘦面孔上的白中帶朱的皮色，加上一個尖而薄的鼻子和一個咬得很緊的癩嘴巴，明明表示着他在生氣，至少也表示着他正在下了一個決心。我照學生間的通例，也不和他們打招呼，一直走向我自己的床邊去。我還沒有走到床邊，就聽見背後的田小石

對我說話：

‘老費！我替你紹介一位同學罷！’

我回去頭去，看見田小石已經站了起來，用眼睛招我。我走到對面床邊去的時候，那位生氣似的青年，也站了起來，開口對我說：

‘我叫劉凡，文科三年，和老田同鄉同班；同學的尊姓大名，老田早告訴我了。我們坐下談談罷。’他的話還沒說完，田小石已經從桌子邊拖了一張椅子到床面前來，讓我坐下。劉凡鼓着眼睛望了我一會，才慢慢開口說：

‘今天要開文理科學生全體大會，費同志曉得了罷？想來一定是進了黨的罷？……還沒在這裏登記？那不要緊，交我替你辦罷。同志知道爲什麼開大會？一點不知道？老田還沒告訴你？聽我說罷，今天開會，專爲的是反對簡程兩個小人前來我們廣大搗亂！同志當然知道，我們周校長，是頂老的同志，並且還是總理親手委的校長，現在居然要被兩個不知那裏跑來的新進小子前來查辦，這還了得？不但蔑視了學府的神聖，並且也違犯了黨的紀律！’

我們應該聯合全體同學和校內全體同志，協力去反抗這兩個東西，最好是不准他們來校；他們如果一定要來校，我們只好用最後手段，拿“土的”(Stick)政策對付他們。費同志，你看是不是？’

我一面聽劉凡說話，一面細看他的神情；我發見了他的白眼珠上面，露出無數的紅絲，鬚鬚是吃酒吃醉了的人的眼珠似的；他的鼻孔很大，說話時，鼻扇一張一合，越發顯得他的鼻子的尖薄；他的嘴巴是天生的一副癩嘴，就是在對我說應酬話表示親熱的時候，也沒有露着一點嬌態，如果不聽他的話，只看他的嘴，也許我在那種時候還以為他在生氣呢。我這一天從他的神氣和談話得着的第一印象，是很好的；我那時心裏暗暗想着：我從前在報紙上遠遠望見的廣東的革命的學生，就是這種人啊！

劉凡一番話的主要意思，是要叫我一定到大會出席，並且希望我代表從北方轉學來的全體學生，上台行一個反對簡程的演說。我答應我一定出席，但是不願意演說。他仍極力勸誘我。老實說

來，我對於登台演說那種事，本是非常樂意幹的，不過，對於這次反抗事件，我實在還不知道詳細的原委，所以不敢貿然的答應他。我用眼睛只是望田小石，意思是叫田小石替我下判斷，但是田小石此時却好像笨得很似的，似乎始終不明白我那種求他替我下判斷的意思。最後，因為劉凡逼我答應逼得太緊，我等得不耐煩了，只得指着田小石對劉凡說：

‘老田頂會說話，你叫他演說不行嗎？’

‘他自然也要演說，不過，他怎樣也不能代替你去代表那些從北邊來的轉學的學生。還是非得麻煩你不可啊！’劉凡說。

‘我從昨晚起，跟你跑到現在，疲倦極了，並且還要立刻去準備議事日程，標語，口號，等等東西，恐怕我的演說也靠不住呢。我想，演說固然要緊，事前的聯絡，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主張，請費同志立刻去運動那些從北邊轉學來的同學們，叫他們都去到會，並且互推一位同學做他們的代表，登台去演說。我想，這樣辦法，較為周到些，才免得費

同志冒犯假充代表的嫌疑，不致遭同學的無謂的反對。你們想，這話對不對？’

我覺得我聽出田小石對於這件事的意思了。我當然極力贊成他的說話，劉凡不得已，也贊成了。我們三人立刻出房，分頭去向各方面活動。

三

我到各寄宿舍找了好幾個新轉學來的同學——內中有些是原來在北京就認識的，有一些是到了廣大之後在開轉學學生團體會的時候，新近認識的——向他們交涉，他們都只答應到會，不贊成舉代表登台演說，他們主張的理由大抵都是一樣：因為初到，情形還不明白，未便胡亂作左右袒。我恐怕劉凡又來麻煩我，所以我特特遲到會場。

我到大禮堂的時候，大會已經開始了。只看見在一張寫着總理遺囑的大中堂的旁邊，貼着許多紅紅白白的標語，上面寫着“擁護學府的獨立！”“擁護總理親自改組的大學！”“打倒外來的侵略！”，

“一致起來救校！”，等等的話。在台上演說的人，似乎是一個反周派，我雖不懂他的說話的內容——因為他說的是廣東話——但是我看見劉凡在台上主席後面椅子上坐着，只是鼓眼都嘴，表示不屑的樣子，我猜着那位演說的人一定說着劉凡不願意聽的話。這個演說人，說到最後，忽然說了幾句很不正確的普通話，我倒聽懂了。他說：‘服從中央黨部的處置！擁護革命的利益！贊成教育的黨化！反對大學的學閥化！保障學生的權利！’他叫了這幾句話之後，演台前面左邊大拍其掌，右邊的人只是亂闐闐的亂喊了一陣，也不知道他們喊些什麼。主席站起來，說了幾句話，忽然回頭向劉凡招呼，只見劉凡慢慢的站起來，輕輕的走到演說台的面前，斯斯文文的說廣東話。我正詫異，為什麼他用廣東話演說，並且聲音又那樣斯文，忽然聽見左邊台下的人叫了幾聲，劉凡的聲音也隨着叫聲而漲大了。他的聲音又尖又銳，不一會兒，把左邊的叫聲，壓下去了。他越說越得意，手也舞起來了，足也跳起來了。他突然大叫了一聲，一個巴掌，皮亞

打的一聲拍在演說桌上，把桌上玻璃杯都拍得跳起來，和旁邊的玻璃水壺，碰得丁丁的響。不但這樣，並且他這一掌還引起了左邊台下的一片怪叫聲，鬍鬚是連唱着一種“Wu—nam—gou”的聲音似的，同時，在右邊和其他地方，雖然沒有人喊同樣的聲音，然而他們的鬨堂的笑聲，却也不斷的繼續着。主席站起來說了幾句什麼話，下面的叫聲，還是不停，依然喊着“Wu—nam—gou”。我聽得呆了，不禁說了一聲“他們喊的什麼？”我旁邊一個學生大概以為是我向他尋問，隨口就答應着：“他們叫湖南牛。”我聽見有人答話，隨口又問下去：

‘怎麼叫做“湖南牛”？’

‘照湖南話說起來，劉牛同音，劉凡脾氣又戇得和牛一樣，所以同學們就送了他這麼一個渾號。’那個學生用湖北口音，這樣答覆我。

這時喊聲已經停止了。我回頭看台上，原來劉凡已經演說完了。主席剛站起來，只聽見在邊台下有一個尖音，用普通話叫着主席，主席說了兩句話之後，把手揚了一揚。我正想注目看是一個什麼人

說話，只聽見下面的人又發起喊來了。我連忙又向我旁邊那位學生問是什麼事，他抬頭望了兩眼，才說：

‘喔！是潘宜男上台演說！……潘宜男是上學期轉學來的女生，演說得很漂亮呢。你聽！’

我掉頭望台上，果然演說台面前站着一位女學生，很高的身材，穿着湖水色上衫，繫着黑色裙子，剪短了的頭髮梳得很光，一個瓜子臉，似乎現出很嬌麗的神氣，她的顏色，眼睛，鼻子，等等東西，到底如何，因為相距太遠的緣故，却看不清楚。我一面看，一面心裏暗叫，“好一個美貌的女學生！”，我也無心去細聽她的演說了。我只是呆呆的用審美的眼光和耳鼓，去看她的動作，聽她的音樂似的美聲。她說的一口好聽的安徽話，真正語語清楚，字字明白，但是，她到底說的什麼意思，我却不能理解，因為我那時只有跟着她一句一句的話走的腦筋，並沒有把她的各句話綜合起來的能力了！她的話一會兒就完了，我結局只懂得她最後的兩句話：“擁護革命的利益！保障學生的權利！”我忽然

想起剛才那個廣東人的演說了；我不禁自己點頭說：

‘她和那個廣東人是一派！’

‘不是的，你沒聽清楚嗎？她說，只要能夠把擁護革命的利益和保障學生的權利，兩個條件做到，什麼人當校長，什麼人來改組，她都不管呢。她並不擁舊，也不迎新，她只看那一個能革命，那一個能為學生賣氣力……’旁邊那位學生，似乎疑心我反對她，所以說出一大片話來，替她辯護。我聽他的話，我才明白我自己的恍惚，不禁有點慚愧起來，只得點了點頭，也不再往下問了。

這時主席正站着念什麼條子，只聽得後面的人，都站起來往外走。我旁邊的學生對我說：

‘要表決了。那些守中立的人，都退出去了。老兄還坐坐嗎？’他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我好像受了催眠術的作用，也跟着他走出來了。

到吃午飯的時候，我會見田小石，問開會的結果，他說擁周派占了多數，不過這只是文理兩科學生的大會，還作不得準，明天還要開法，醫，農，工，

文，理，各科的代表聯合會，到那時才能作最後的決定。我問他：

‘你認識潘宜男？’

‘怎麼不認識！凡是上學期轉學來的同學，都是我担責任去運動他們擁周呢。你看她漂亮不漂亮？’田小石嘻嘻的說着。

‘這還成問題！她簡直是現代的天仙美人！’

‘我替你紹介她做朋友，好不好？但是，總得先請我吃一回聚豐園才行！’

‘吃一回算什麼？請你吃十回都行！’

四

我和田小石回到房間裏的時候，劉凡已經在那裏等得不耐煩了。他看見我們進去，連忙從田小石的床鋪上翻身爬起來，嘴裏說：

‘唉！今天中立的人太多，恐怕難免影響到明天的各科代表聯合會呢。老田！你真渾蛋！你不是担任去和上學期轉學來的同學們疏通嗎？怎麼連潘

宜男也守起中立來了？呢？’

‘他們自有他們的腦筋，誰能保得他們必定幫我們？我已盡了十二分力量，他們不幫反對派，總算是對我們表示頂大的好意呢。’田小石笑嘻嘻的答復他。

劉凡更惱亂起來了。他鼓起眼睛，大聲說：

‘瞎說！你這話不是顯然說我們不在理嗎？你昏了頭？難道總理親自委的校長還不在理？難道最高的革命的學府，要受外來的侵略才好？呢？’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怎麼能夠強制別人只聽你的道理，不聽反對派的道理呢？’田小石仍然笑嘻嘻的答辯着。

‘什麼話？難道真理還有兩個？一個人如果自信堅強，那怕別人不聽！費同志，你說是不是？’劉凡因為受了田小石的反對，特特這樣向我求援。我想了一想，才對他說：

‘這話是對的；不過，如果一個人所抱的意見，只是好像是真理，並不是真正的真理，那末，別人也許會不聽他的話去，倒聽對他反和的人的話。請

不要着急！聽我說完！就拿這回的事件說，你說總理委的校長是對的，他們就說情況變了，就是總理活到今天，他也一定會撤換這個不願意使廣大黨化的校長；你說大家應該服從總理的意思，他們却說，總理去世時，代替總理的意思的，就是中央黨部，所以，應該服從中央黨部的決定，不應該服從和黨部反抗的個人，你說你是爲黨，他們說你是替個人當走狗——這種種的議論，在第三者的耳朵裏，的確還不知那一種對呢。……’

我說到這裏，劉凡再忍耐不住了，他跳起來，高聲的說：

“什麼話！什麼話！一個人沒有抱着確定的真理，還想做事？如果照你說，豈不是滅自己的威風，長他人的志氣？費同志！我老實告訴你罷，他們都把我叫做“湖南牛”，說我蠢得和牛一樣，是的，我要學牛，我要蠢到底！我要把他們征服給你看！我到今天爲止，已經靠我的牛性，征服了許多人呢！”

我聽見他這樣橫蠻，不覺也動了一點氣，我揸着話頭對他說：

‘靠着牛性，只能征服不懂道理的人。如果要想征服懂得道理的人，就於牛性之外，還得要有方法。那怕你頂好的理論和頂強的牛性，如果用得不合法，如果不懂得用計策，也不會一定，就可以叫許多跟着你走……’

‘計策？哼！湖南牛不行，要用下江狐狸才行嗎？’

我不懂得什麼下江狐狸，不覺得怔了一怔。田小石這時笑得眼睛都合了縫了，他看見我不懂，連忙接着說：

● “下江狐狸”是一句廣東人拿來指江浙人的伶俐聰明的話。不要多心，並不是罵你！’

‘罵我，我也不怕。好罷，我也老實對你說罷，我在師大的時候，同學們都稱我是智囊呢。我認爲，一個人想做事成功，他就應該不單靠真理或理論，他還應該想出種種方法，利用別人的感情。我從前打過許多主意，都是情理並用，結果也很好，成功的時候多過失敗的時候。拿這回的事來說罷，在一般學生的感情上，我敢斷言，他們愛黨的感情一定比愛校長的感情濃厚，同時他們愛獨立的學府的

心，一定趕不上愛革命化的心，愛黨化教育的心之緊切。所以你一定要靠牛性去幹，一定不願意想什麼妙法，去把他們的感情，掉將過來，那你一定會失敗的。’

‘有什麼妙法？’劉凡問。

‘自然還要研究，譬如說，允許學生擴張權利，暴露簡程二人的私德，種種的手段，我想都是比較有效的方法罷。’

劉凡聽了我的話，想了一兩分鐘，都不說話。最後，他站了起來，對田小石說：

‘老田，我們到事務室去和大家商量罷。……理論都靠不住，感情還靠得住？湖南牛就是湖南牛，幹到底！幹了再說！……’

到第二天晚上，我會見田小石的時候，才曉得文理科擁護的決議果然在各科代表聯席會上被多數否決了。否決的理由是“學生不應該當校長的走狗”。同時，還經聯席會議決，限三日內，把各科的學生會的職員，從新改組，以免周校長利用他熟識的舊幹事們，去替他擁護私人利益。

“湖南牛”這次完全失敗了。

五

文理科學生會改組的結果，自然是反校長派的勝利；劉凡和田小石雖然還繼續當幹事，但是勢力孤微，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爲所欲爲了。潘宜男在改組時也被選爲交際股幹事，和田小石同事。

劉凡懊喪極了：他每見着我，就一定嘆氣說：“真理真不可靠，還得靠感情呢。”我最初聽他那樣說，我還疑心他故意說俏皮話，後來慢慢的多聽了幾次，才知道他真正在爲這兩句話受罪着惱。我對他漸漸又恢復最初的時候的那種好感了。我對他的好感自然又引起他對我的好感，他和我往來漸漸頻繁了。

到放寒假的時候，我房裏的廣東同學，搬走了一個，空出一個鋪位，劉凡打聽着這個消息，立刻搬來填空。

劉凡和我們同住之後，我才漸漸知道他的內

部生活。他每星期必定要上飯館去大吃一回好酒好食，並且每兩星期還要到長堤旅館去嫖一次女人：他用動很闊綽，但是，他自己却口口聲聲說他家貧母老，生活困難。我不曉得他的錢是從那裏來的，所以一次故意反說他是有錢人，去探探他的口氣。他笑着答應我：

‘我的錢不是我的，都是我一個朋友，一個在二軍做高級幹部的老朋友，送給我用的呢。你不信，改天我紹介那位朋友給你會面罷。’

過了幾天，劉凡在照例上飯館吃飯的那一天，把他所說的在軍隊做事的朋友也請來吃喝。這個人雖然穿着軍服，却並非軍人，他只是軍長的一個親信祕書，事實上做着祕書長的事。這人叫做易執中，也是湖南人，年紀約莫有三十歲上下，中等身材，兩眼炯炯放光，映着一個白臉皮，高鼻子，特別顯得人物英俊非凡的樣子。他很能喝酒，說話也豪爽；他在席上，對於劉凡的愛發議論的脾氣，給了兩三次的痛罵，他罵劉凡是小孩子脾氣，不懂事。他說：

‘什麼理論不理論，那有什麼關係？你如果把感情弄好了，無理也會變成有理呢。小孩子懂得嗎？’

‘你這話倒和老費是一鼻孔出氣，我受了你兩人的夾攻，恐怕也要變成一個不要主義的壞蛋呢。’劉凡笑着答應。

‘渾蛋的話！我們是壞蛋，你是什麼？應該罰三杯酒！’

過了一些時，我知道劉凡極力拉攏我的意思了：他想組織一個小團體，一個以感情的結合為主，以主義的相同為輔的黨內小團體，去實行他的“豬牛狐政策。”什麼叫做“豬牛狐政策”呢？這是他最近失敗以後想出的新政策：他要把廣東豬，湖南牛，下江狐狸，聯在一起，去作政治活動。他認為，廣東人所有的像肥豬一樣的財富並那些和財富相伴的經濟上的能力，湖南人的蠻勁，下江人的聰明狡智，三種東西，如果聯在一起，就一定可以做一番驚人的事業出來，從前孫黃陳的同心協力，推倒了三百年的滿清朝廷，就是一個先例。他極力物色。

人才，專門物色湖南牛，廣東豬，下江狐狸！

在這時候，我已經和潘宜男當朋友了。她常常爲學生會的事，來我們房裏找田小石，我得了田小石的紹介，和她認識起來之後，我差不多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她的身上了。她那一對流利的秋波，和那一副天生成的有紅有白的面孔，單只兩樣東西，已經可以令人神往，何況她說話又爽快，腦筋又明晰，言談神氣，自自然然的有壓倒一切之觀呢？她是預科二年，正在努力學英文。他聽見田小石說我從前在上海教會學校住過，英文很好，所以她特特來請教我的英文。在最初，她只是拿學堂的課本，拿英文的“二城故事”來問我，我對她說明得周到，她滿意而去。過了幾天，她又拿來兩本英文：一本 Mill 的“婦人論”和一本“社會之義的 A B C”，要我從中選一本，按天講給她聽。這可考着老師了。老實說，我的英文程度雖然還好，會話也來得幾下，但是，關於政治經濟的書，我却從沒有讀過。我把兩本書，各看了兩頁，都覺得似懂非懂，不禁着急起來。我問她爲什麼，一定要讀這兩本書，她說

是鄒教授替她選定的，鄒教授說這是兩本革命婦女必讀的書。鄒教授是廣東的最新知識，新從日本京都大學回來，大名鼎鼎，他說的話在學生中間是誰也不敢反駁的。我沒有法子，只得老實對她說，我得先好好預備一番，才能替她解釋。她答應了；我們從那天起，就每一天由她到我們房裏來習“社會主義的A B C”一次。

在這個期間，劉凡的小團體，正式成立了。一共是七個團員，劉凡，田小石，易執中，另外還有一個廣大同學茅道成，一共四個人是湖南牛，一個姓古的，一個姓李的，都是廣大學生，是廣東豬，我是下江狐狸。劉凡還想拉潘宜男進小團體，但是，因田小石和我不肯去碰釘子，易執中也不贊成招女團員，所以，只好把潘宜男進團體的事，留待後來解決。小團體的費用都是易執中擔負，我們只擔任做文章，去在暗中把持文理科學生會的機關雜誌“廣東革命青年。”

六

經了三月廿二日的政變之後，因為二軍在政治上的位置越發變得重要的緣故，易執中的勢力也擴大起來，我們小團體的照例的吃喝也越發變得規模更加闊大了，我們由聚豐園吃到南園了。約莫到四月中旬的時候，易執中因事到湖南去了，小團體的事情變得全部都由劉凡主持。劉凡更放手幹起來：他一方面簡直把我們幾個人都引去嫖妓女，一方面又拿團體的背景，去向中央黨部活動。他得着T教授的紹介，居然在宣傳部谷部長下面當了一名首席秘書兼着通信社社長。我們小團體的人差不多都變成中央宣傳部的部員，只有我一個人只替宣傳部做文章領稿費，沒有什麼名義：這並不是我特別高潔，只因為我一則不懂廣東話，怕到外面去跑，二則我還要和潘宜男研究英文，捨不得拋棄可珍貴的時間啊！

潘宜男越和我要好。她看見我能夠努力查

字典，替他解釋英文，露出很感激我的意思。她時常勉勵我努力研究政治經濟，以備將來替黨國做革命工作。我自然唯命是聽，特特跑到幾個著名的革命教授，如像郭學長一類的人的家裏去，借書請教，到處奔跑。我替小團體做工作的心，自然因此也就不能不冷淡了一些。劉凡他們正在興頭上，白天跑中央黨部，晚上跑娛樂機關，忙得很少回房睡覺，當然也不大來管我；偶然問我，我只說研究理論，他們聽了，也沒有什麼多的話說。

我趁他們到處跑的時候，常常在星期六或是星期日邀潘宜男去看電影。有一天星期日晚上，我邀她到海珠電影場去看“第七天國。”這天天氣很熱，她光着頭不戴帽子，只穿着一件白竹布上裝，繫着藍色湖縐裙子，踏着高底白帆布短鞋，露出兩隻又長又秀的，只穿着若有若無的肉色長絲襪的腳，真正像出水的美蓉一般，在電影院裏被許多青年男女注視着。我僥倖得着陪伴的光榮，自然也是很高興的。我挨着她的旁邊坐着，一面看電影，一面替她解釋電影當中的英文，一面偷着聞她身上

的香氣，真覺得我自己也到了天國似的，好不快活。看到末尾科拉變成盲人，摸上第七層樓上去找多利亞，正碰着多利亞被陸軍大尉逼她結婚，科拉拚命的瞎着眼睛，去和大尉爭鬪的時候，潘宜男忽然把我的手緊緊握起來。我不覺得渾身都顫起來了，我沒有別的話說，只得使勁握着她的手，表示我的感謝，可惜時間進行得太快，我們恐怕還沒有握到一分鐘的手，電影已經完了；大家都在輝煌的電光下面站了起來，我們自然也只得照樣行事。

電影場外面河上的晚風，吹到臉上，把剛才在電影場吸收着熱氣，全部都吹走了。恰恰這時出着十三四夜的月亮，照着珠江，把所有的瓦房，木船，黑水，紅燈，都弄成美化了。我覺得她這一晚特別高興，所以極力去將就她，希望對她說一說我的心事。我提議不坐車，慢慢跑路回寄宿舍去，她看了看表，看見還只有九點多鐘，點頭答應了。

我和她並肩走着，只是談剛才看見的電影。她極口稱讚科拉從軍的那幾個場面，對於科拉和多利亞每天在正午互打心電的場面，尤其稱讚不已。

我的見解，大致和她相同，不過，對於多利亞那種消極態度，兩人的意見，却不相合：我說這是女子的美德，她說這只是女子在封建社會和資本社會下面所受的幾千年間的壓迫的結果，只是惡，沒有美。我心裏雖然有點不服，嘴裏却認了錯。我們走到惠愛中路轉灣走僻路往東去的時候，關於電影的話，差不多說完了。我只聽她說：

‘法國人這種自由戀愛的幸福，究竟還是受了大革命的成功的賜，如像中國，不但很少像多利亞那樣的具有自由獨立的性格的女子，就是像科拉那樣能夠多情而勇敢的男子，又找得出幾個呢？我們總得先求革命的成功，再說自由幸福。但是，青春能夠保得多麼？目前的青年男女，當然沒有享福的希望，只好我們犧牲，讓下一輩的人享受罷。’

‘那也不見得。我想革命和戀愛，並不是兩件不能相容的事。只要抱着革命的精神，就戀愛一下，又有什麼妨害？你說，中國人裏面沒有像科拉的一樣人，完全是錯的……’

‘爲什麼？’

‘因爲眼面前就擺着一科拉呢。’我說着，便伸着左手去握她的右手。我們那時正走在粵秀路的大馬的走廊下面，只望見遠遠的有賣麵的担子，附近一個人影也沒有。她任我握着她的手，側頭向右邊望我一眼，我在朦朧的月色的反射當中，望見她兩眼發光，似乎感動極了一樣。我認爲時機到了，我大着胆子，停住了脚步，伸右手挽住她的左膀，伸起嘴唇到她面前去。她依然還是鼓着圓沉沉的眼睛望我，露出似驚非驚，似惱非惱，似喜非喜的神氣。我大胆極了，居然用嘴去求她的嘴唇。在一瞬間，我們兩人的嘴唇接觸了，我只覺得一種香，甜，熱，滑，柔，緊，美，快，等等的感覺，透了我的全身，一轉瞬間我又幾乎失去一切知覺，只好像似做夢一樣。過了幾分鐘，我才知道我仍然和她在粵秀路走着，遠遠已經望見廣大的大門了。我只聽見她說：

‘快回去好好睡一覺罷！應該把今晚上的浪漫情形像夢一樣，都睡忘了去才行呢？一個立志革命的人，只能把戀愛看成做夢一樣，如果把戀愛看成

日常生活，那還談什麼革命救國！是不是？唔？’

我那時自然只有唯她之命是聽，只是笑着點頭不答話。我們各自各人的寄宿舍去了。

七

到了第二天，潘宜男仍然還是照常到我們的房裏來：一來爲學生會的事務的關係，找田小石商量，二來找我替她解釋英文。她對我和田小石都還是照前一樣，但是，我對她和田小石的心理却和從前不同了。我覺得她應該特別對我親熱一點，但是，在事實上似乎她並不特別親熱。同時，我又覺得，她不應該對田小石表示一種和她對我一樣的親熱，但是，在事實上似乎她對我和對於田小石，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我漸漸注意田小石的行動了。她來找田小石的時候，我很留心偷聽他們的會話。我覺得他們兩人之間，似乎有什麼暗語一樣，有許多話，雖然不是什麼情話，却都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似乎照普通人說來，不是應該說的話。我的

疑心漸漸擴大了。我開始裝做無心的樣子，向劉凡打聽田小石的動靜。劉凡倒很留心，他居然能夠把田小石的每天的行動知道很清楚，每逢我問他，他就如數家珍一樣，通通告訴我。過幾天之後我才看出來，劉凡的正在注意田小石的行動呢。我那時被嫉妬心所驅，也不管劉凡爲什麼注意田小石的行動，只是盡我所知道的材料，告訴劉凡，結果就變成了，我和劉凡共通的偵探我們的好朋友田小石！劉凡又對我說，他那通信社裏面，新近走了一個專訪來粵要人的訪員，田小石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兼顧（田小石本來担本地社會及政治新聞的訪員，）要請我出去幫忙。我被他纏了好幾次，不得已只好答應他暫時幫忙。我當了訪員之後，有一種責任心束縛着，倒把對於潘宜男和田小石的問題，放輕了一點。不過我和劉凡對田小石的共同偵察，還是依然繼續着。

有一天早晨，劉凡起床起得特別遲：他起來的時候，田小石已經出門了，我也正準備穿好衣服，出去訪新聞。劉凡也不打算補吃早飯，他只坐到我

的床上來，和我閑話。談了一會，他問我還是每天會着潘宜男不是。我據實答應他。他露出躊躇的樣子，躊躇了一會，才決然的對我說：

‘我看，你和潘宜男真是好一對青年男女，何不正式結合起來？’

‘正式結合？你這話不對，難道你以為我和她已經有非正式的結合嗎？’我正色的對他抗議。

‘我的話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只是你兩人男才女貌，恰恰是天生的佳偶，所以我願意有情人都成眷屬罷了。’

‘眷屬不眷屬，那裏是一方面可以決定的事？想和潘宜男要好的人多得很呢。’

‘是的啊，正為這個緣故，我才說這句話。不說別人，就是老田，他也虎視眈眈着呢。其實你和老田，無論那個人和潘宜男結合，我却是非常贊成的，結果從我看來，都是一樣：都是替我們的小團體增一分新勢力。不過，老田在長沙還有一個定了婚的愛人正在亞禮大學念書，好像可以不必太貪心不足了，所以我倒希望你和阿潘結合。’

‘怎麼！田小石已經有了愛人？’我吃驚的問。

‘有的，我和他是總角交，什麼事不知道？老田爲人又能幹，又肯努力，就是這一點不好：他慣做七手八腳的事。老費！我有一句秘密話告訴你，老田目前還和西字號秘密團體有關係呢。’

‘和西字號有關係？不會罷？’我吃了一驚，不禁反問他。

‘一點也不假，我拿着有證據呢。所以，我想我們那通信社，還是不能任由老田去瞎幹，最好將來請你多負一點責任才好。’

‘我怎麼負得起這種責任？我想老田並不是外人，如果他有過失，我們應該當面說破，勸他改過才對。’

‘唔！這話對的，我們試試看罷。’劉凡一面說，一面走到他床邊去穿西裝。我知道他沒有別的話說，我拿起草帽走出去了。

過了約莫四五天，劉凡又在一天的早晨，也是當着田小石出了門的時候，露出一種忽然想起來了的樣子，打開他的皮夾，拿出一個住址，對我說：

‘我差不多把一個要事忘記了。昨天谷部長對我說，西北軍黎鳴仲和齊委員剛到廣州，在在亞東酒店五十八號，應該由通信社派人去訪問他們，做一個談話，好替西北軍宣傳。我想這事只好託你。齊委員想來是你認識的罷？’

‘在北京見過面，恐怕他現在未必認識我呢。’

‘好在認識不認識並無關係。聽說今天上午他們到中央黨部作報告，報告之後，還由中央黨部請吃午飯，大概他們總是三點以後才能回家，所以你最好是四點到五點之間去會他們。通信社稿的重要新聞是九點鐘截止，所以遲一點也不妨事，總要得着新聞就好了。’劉凡說完，出門去了。

我根據劉凡的指示，想了一會，我決定五點鐘去訪問李齊兩人。

我到亞東酒店的時候，一看手表已經五點二十分了。我問明了五十八號在五樓上，忙忙跑到升降機邊，想坐升降機趕快上去。那知道一到那裏，看見兩副升降機門外都貼着“機器不靈，暫時停開。”的字樣，我暗叫了“倒霉！”，只得轉身由樓梯

上一層一層走上去。好容易走上五層樓，已經累得我通身被汗打濕了。我看明號數的方向，由四十三號起，一直往北去找五十八號。四十四，四十六，四十八，……五十四，五十五，……我正這一面看號數，一面走着，忽然聽得我背後剛剛走過的地方有關門的聲音，我不自覺回頭看了一看。怎麼！那不是田小石嗎？怎麼他也到這裏來訪李齊二位呢？我心裏這樣想着，口裏幾乎叫了出來。但是，一則田小石走得飛快，已經離我很遠，二則我在一瞬間忽然明白了他出來那間房並不是五十八號，所以我仍回轉頭來，繼續去找五十八號。走不上兩步，已經到五十八號了。門是大敞開的，只看見裏面坐着一個高大漢子，穿着藍布長衫，看他樣子，明明是一個文裝的馬弁。我取出名片，說明我拜訪李齊二位的意思。那人打着北京腔，對我說，他們兩人從早晨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我一聽，不覺大喪其氣。我問他知不知道他們兩人幾時回來，他說不知道。我沒有法子，只好慢慢回頭走，正想着“我應該怎麼樣辦法？”，忽然聽見前面門響，我睜眼一看，

由五十二號——就是剛才田小石出來的那一號——房，又走出一個人來，一個女人。喔呀！不是別人，是潘宜男！我在一瞬間，如像觸了電氣一樣，覺得全身打一個冷顫，徧體都麻木了，同時又覺得還有感覺，覺得頭暈眼花，額上冷汗直流。我自然連什麼話也說不出了。但是潘宜男却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似的，笑迷迷的向着我走來。

‘你到這裏來找誰？’她好意的問我。

我看見她那種平靜，更格外生氣，我一時也不知道怎樣答應才好，我忽然覺得，最好的辦法是不睬她。她走到我旁邊，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嘴裏說：

‘怎麼呆着不說話呢？’

我仍然沒有回答。我看見她顏色變了。她氣沖沖的問：

‘你是特特暗暗跟着我們來的嗎？呢？’

我仍然給她一個沉默。她露出似乎氣極了的樣子，一面拉着我的手往前走，一面說：

‘你這不中用的書獃子！怎麼這樣沒志氣？’她說着，已經把我拉到五十二號房門口。她放開我的

手，用力推開房門，嘴裏說着：

‘我的傘在裏面不在？’

在她開門的這一瞬間，我看見房間裏面的情形了：房間裏約莫有七八個人坐在桌子邊，其中也有穿軍服的，也有穿西裝的。我看了一眼，陡然的驚醒了我的迷夢，我連忙往前走了兩步，才慢慢停着，等潘宜男出來。潘宜男立刻出來了，我回頭去看，正想迎着她去賠不是，那知道她竟不睬我，大踏步的踏着皮鞋往前走了。我急了，連忙說：

‘等一等！我有話對你說！’

但是，她好像是聾子一樣，完全沒聽見我的話；她只管往前走，她轉灣了，她走到樓梯邊了，她下樓梯了。我雖然連叫她好幾聲，她都裝做沒聽見，那時樓梯邊有幾個茶房坐着，上樓下樓的人也很多，我說也說不出，哭也哭不出，只得緊緊的像狗跟主人一樣，跟着她走。走出店門的時候，我搶上前去，仰着她那冷冰冰的顏色，問她：

‘我們坐汽車回去好不好？’

她那裏肯理我？她側身向左邊走了幾步，跳上

一輛洋車去了。我連忙也跳上一輛車，叫車夫跟着她的車走。我在車上始終目不轉睛的望着她的車，希望她回頭望一望，但是，好狠的心！她始終連頭也不回一回呢。她的車經過惠愛路，轉往東邊，向廣大的後門走。到了廣大後門的時候，天色快要黑了。她下車正要開手提包拿車錢，忽然看見我也跟着她下車，她不給車錢，又坐上車去了。我沒有法子，只得照辦。

她的車一直向東山走，走到中央黨部面前，忽然停住了，她下車給了車錢，步行往東走去。我自然也急忙忙的叫車夫停住車，從口袋裏摸出兩個雙毫，給了車錢，向前跟去。

奇怪！她不向東去，也不往北進中央黨部去，倒往南向東較場空地上去！我心裏一時也放寬了：好了，這明明是叫我來對天受罰呢！

過了幾分鐘之後，我發見我在夜色蒼茫朦朧之中，跪在草地上，雙手搭在她的膝上，哀聲請罪。她只是嚶嚶的，抽抽咽咽的，哭個不已。

‘你真的不肯恕我的冒失嗎？你如再哭下去，我

真非自盡不可了！別哭了！宜男妹妹！你叫我怎樣賠罪都行，千萬不要再哭下去，自傷身體啊！’我這樣哀懇着她。

她停住哭聲，歇了兩分鐘，才開口說：

‘唉！你這人真沒見識！’

‘是的，我真實沒有見識，總望你常常提醒我呀！’

‘唔——！你這話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話！你難道以為我是因為受了冤屈才啼啼哭哭起來嗎？’

‘……’

‘你忘記了我前次對你說的話：以革命自任的人，只能把戀愛看成一時的夢境嗎？’她正色的對我說。

‘記得。不過，在準備革命的時候，也不妨……’

‘別說那種廢話了！聽我說罷，我今天夜裏三點鐘就要上輪船離開廣州呢。我傷心的，只是捨不得廣大的幾位好朋友，不知道此後還能夠見面不能，難道我這樣的人，會因為你冤屈了我，就毫無出息的哭起來嗎？……’

這時該輪到我哭的時候了。我只覺得一陣心酸，熱淚直往下吊。

‘別哭啊！你應該記我從前對你說的話，這都是現代中國青年的歷史的運命呢。如果想當一個自覺的青年，就得擔負這種運命。如果你想避免這種運命，那你就只得像一草一木一樣，隨時間的進行而腐化了去罷了。並且，我縱然離開廣州，也並不是此後就不定永遠沒有會面的機會……’

‘你到那裏去呢？走得這樣忙？’

‘我告訴你我去的地方，你也不能跟着去，況且這是一個祕密，連老田還不知道呢。’

‘老田……老田如果曉得你的去處，恐怕要跟你去……’

我剛說到這裏，只聽她哈哈大笑起來，我不敢說下去了。她一面笑，一面說：

‘男子家怎麼這樣笨？“湖南牛”倒比你聰明得多。我問你，老田是我的什麼人？’

‘……相好的朋友。’

‘你呢？你是我的什麼人？’

‘也……也……’

‘你自己也說不下去，可見得老田對我和你對我的關係有點不同了。老實對你說罷，我對你只是朋友之愛，我對老田，却有同志之愛。懂得了罷？呢？這兩種愛，本來性質不同，所以也無從比較輕重，但是，無論那一種都決不是世人所謂愛人之愛，這一層，却是我自己可以斷言的。自然這兩種愛將來也許變成愛人之愛，不過，在目前的革命期中，無論如何，都是說不上的。你是聰明人，如果你真覺得非同我共生死，共生活不可，你就應該由朋友之愛，進而為……’

‘你放心，我從此決心要獲得你的同志之愛和愛人之愛！’

‘你這話又差了。為我的愛情而革命，如果我死了，你就不革命了嗎？唔？……’

‘……’

她說到這裏，便站起身來。我也連忙站起來，她拉着我的手，臉上雖然勉作笑容，眼睛却在夜色當中，淚汪汪的看着我。我知道訣別的時候到了，

我走進一步，用兩隻手抱住她，使勁的接了一個又強烈又長久的吻。

八

我送了潘宜男在天字碼頭上小艇之後，已經夜裏一點多鐘，回不得學校了。好在我身邊還有幾塊錢，我跑到廣東酒店去開了一個房間，本想休息休息；但是怎樣也睡不着。不算是周圍亂噪噪的，並且我自己心裏也亂雜得很。我又愧，又悔，又恨，又掛念。愧的是我看錯了潘宜男，並且自顧實在遠不及她。悔的是不該和劉凡一起去偵探田小石，又不該和劉凡幹什麼小團體。恨的是劉凡居然對我弄手段。掛念的自然是非潘宜男此去的安全不安全。我想來想去，想到我那時應走的路的問題了。和劉凡再共事，當然是不幹的了。但是到那裏去呢？如果仍在廣大，我怎麼能和他脫離？不和他脫離，怎麼對得起潘宜男呢？只有離開廣州一條路。到那裏去？到那裏去？每年我只能靠堂叔接濟我四百塊

錢，到外國去是不夠用的。北京不願意去了，南京更無意義。我想了一個半夜，始終想不出好辦法。最後到天亮時候，才勉強決定，先離開廣州，到日本去，以後能夠長久住下去不能夠，且到那時再說。

我回到寄宿舍裏的時候，劉凡和田小石剛剛起床。田小石首先問我：

‘你昨夜跑到那裏去了？也不交通信稿子，害得我們好着急。該罰一餐吃呢。一定有什麼好事罷？呢？’

‘頂不好的事！我送潘宜男上船到日本呢？通信稿子對不住得很！此後只好永遠偏勞了，我也……’我還說到這裏，劉凡突然搶着說：

‘怎麼！潘宜男到日本去了！好不出人意外！喂！老田，你一點不知道嗎？’

‘我一點不知道。’田小石苦笑着答應他。

‘剛才你說“你也”，你也怎麼樣？’劉凡忙着問我。

‘我也要到日本去留學。’

田小石聽見我的話，把眼睛望了我一眼，接着

說：

‘正是革命軍大舉北伐的時候，你不做點工作，倒去偷閑，怎麼對得起人哪？況且你跟潘宜男去，也恐怕難免別人笑你爲愛情而犧牲革命呢。’

‘革命並不限定是在前線打仗，我去一點實學，將來回來從事建設，也是分業之一道。別人笑話不笑話，我倒不管。’

劉凡聽到這裏，似乎很理解我的樣子，搶着說：

‘害怕什麼別人笑話！潘宜男可以去，難道老費就不能去？我想最好是老田你也去，三人同往日本，才免得寂寞呢。’

田小石知道劉凡打趣他，所以也不說下去了。

過了兩天，劉凡替我在宣傳部弄了一個宣傳部駐東視察員的名義，和三百塊錢，要我替小團體在日本活動活動，除了潘宜男之外，更多物色幾個人。他還說，他大概不久可以隨着陶委員到廣大當圖書館主任，到那時還可多接濟我的費用，也許要求陶委員，派我爲廣大的留日學生。我那時既然在表面不和他決裂，當然也無從拒絕他的要求，並

且，在事實上，他那種物質上的幫助，於我也是很有益的，所以受了他的幫助。田小石雖然對我一點也不露出什麼口氣，但是，他的神色却有點蔑視我。我沒有法子去替他解釋，所以只好裝做不懂得。

到了我上船的那一晚上，小團體的人，除了易執中之外，大家都來送我。田小石和我握手的時候，對我說：

‘希望你此去能夠和潘宜男一樣進步！’

‘謝謝你的美意。我一定跟着她走！’我剛說出這句話，大家都鬨笑起來了：他們還只以為我和田小石是在說醋話呢！

九

我到了日本東京之後，寫了幾封信，去敷衍劉凡。他前後給了五封信，都是一部分和上面所說各種事件有關係，一部分是說普通應酬話和無聊的新聞的。如果只把有關係的部分抄出來，就是下面這樣：

第一信：‘……谷部長受了T教授和老田的影響，始終偏向左邊，弟屢次對他盡忠告，都沒有被他採納。據弟看來，陶委員的襟胸見識，都比他高得多，所以，我想我們的團體還是依陶爲妙。目前我已進廣大當圖書館主任，和陶感情很好（你的留學事很有希望），我們的根據將來要由宣傳部移至廣大，也未可知。……九月五日。’

第二信：‘……廣大改中大以後，經費大減，所以派留學生的問題，目前只好暫時擱下。寄上的兩百元，是我向陶替你運動得來的，名義是託你調查日本最新的社會科學的教育施設，你不管考察如何，只消做一篇兩萬字上下的報告來，由我轉交就行了。……谷部長近來受了陶的影響，漸漸歸於正道。我已經叫他把田小石擡出宣傳部了。我們的小團體也除了老田的名。這完全是出於除惡務盡之意，想來你一定贊成罷。小團體在這裏已擴大組織，廣州民國日報，也是我們的勢力範圍

了。請你加緊物色人才，也許我們的勢力還要隨着宣傳部的北遷，更擴大到長江流域去呢。易同志已到長沙漢口去替宣傳部籌備辦兩個報去了。……十一月廿日。’

第三信：‘……反覆無常的谷部長，到了武漢之後現在又和西字號合作了。我早料到此人不可靠，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已經得着陶和李主席的同意，在通信稿和民國日報上開始攻擊他了。陶李待我和我們的人很優，我想我們決定方針，幫助他們。秋溟兄，我記得，你從前在廣大時曾說過：“目前的鬥爭，總是有資力者占最後勝利”，現在我們可以應用你那句話了。陶李的經濟力一定可以打勝谷部長那種窮酸，你說對不對？啊！可惜易執中和茅道成一般人，不幸着了迷，還是跟着谷走！我已經寫信勸他們去了。你如果有工夫，請你也給他們幾封信罷。……二月廿日。’

第四信：‘……咳！秋溟兄！預料着的不幸的結果，果然發生了！十四號的變亂的時候，

我聽說老田要帶領罷工糾察隊來捉我，所以我給他一個“先下手為強”，把他的唯一的祕密地方——他的姨丈家裏，這恐怕是除我以外，在政府方面沒有第二個人知道的祕密地方呢——告訴了當局，由當局把老田搥住鎗斃了！我回想舊日的友情，心裏很不好過！想來你也是和我一樣罷？不過，人誰不想保存自己？老田要捉我，我要保全自己，怎能夠不下毒手呢？不但是保全自己，也還是保全我們團體的利益啊！秋溟兄，你以為我這話如何？……李主席聽說我對於糾察隊的解散，有間接的功勞，特特委我為祕書，我昨天已經就職了。我現在一身兼着四件事，真正累得要命，但是，為小團體的利益起見，又怎麼能夠不犧牲一點精神呢？……四月廿一日。’

第五信：‘……啊！世事變得真快！我現在也逃到香港來了。因為老田的事，許多人都罵我賣友求榮，陶委員對我說了好幾次，勸我避一避，我還堅持不肯退步。料不到昨天居然有

人到李主席那裏控告我和谷部長私通消息，李主席要查辦我，虧得陶委員從中調解，我才逃到香港來。陶把易執中請我替他的漢口報館拍新聞電的電報，並我拍給易執中的電，都給我看，叫我解釋；天哪！明明的事實，我如何解釋呢？陶送我五百元，叫我暫時避開，將來還要我回中大去。咳！兩三年的經營，一旦成爲水泡了！我現在左也不左，右也不右，西也不西，東也不東，到底怎麼辦才好呢？手上幾千塊錢，能夠用得多久？我想還是出外留學，預備將來的生計，你贊不贊成我？你看我到東京有什麼被人暗算的危險沒有？請你務必回我一封信！現在我唯一的指望，就是你的援助了。秋溟兄，請你救援我罷！……五月廿五日。’

我接到他第五信之後，不覺得自己對自己說：‘什麼湖南牛！他變得連下江狐狸還比不上呢！一個人的性格，那有一定的！’

我從他第三信起，就沒有回他的信，從他第五

信到來之後，就從沒有聽見過劉凡的消息。他說他手裏有幾千塊錢，所以，如果他不遇意外的事，大概總還在世上活着罷。

(這篇小說的材料，差不多全部都是費秋溟親口對我說的，我只稍稍加了剪裁，連最後幾封信的話，也是我從原信上摘下來的，所以，文字雖然由我負責，思想却是費君的思想。不敢掠美，特特聲明。勺水。)

兩個亡國奴

此
页
空
白

—

‘什麼都弄妥了。大家出去坐汽車罷!’阿發一面說着，一面掀開重沈沈的藍布棉風簾，鑽進房間裏來。

房裏的三個人，聽見坐汽車三個字，都好像受了一種催眠作用一樣，無意識的同時從床沿上站了起來，去拿各人身邊放着的毛毯，老羊皮氈子做的大衣，魔法熱水瓶，等等東西。

‘汽車是怎樣分配的？我們這間房的人同坐一個車？’P委員一面穿大衣，一面問。

‘不，不是一個車。你的車是第四號，和W委員

S 委員一起。我和 T, A, 還有另外一位姓何的, 同坐第七號車……’

‘怎麼! 不在一個車? 那豈不糟糕!’ T 顯出不快的樣子, 打斷了阿發的話頭。

‘爲什麼?’ P 委員皺了一皺眉頭, 這樣反問。他不等 T 回答, 就接着說:

‘出門上路的事, 隨便對付得了。不同坐一車, 也沒有什麼糟糕。’

‘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還怕吃苦嗎? 我說的是五天的食糧問題啊! 我們四個人的食糧, 都裝在一個大竹籃子裏, 如果你另坐一車, 你豈不要挨餓!’

‘真的, 大鼻子幹事也太糊塗了。既然叫每間房內的人各自預備糧食, 怎麼又把每間房的人分開! 現在要把糧食分成兩包, 也沒有時間去買籃子了。’ 阿發皺起眉, 望着 P 說。

‘不管他。今天一天不要緊的。橫豎 W 和 S 帶着吃食的。今晚宿了店, 再買籃子不遲。我們上車去罷!’ P 這樣答應着, 推開風簾, 領頭走出去。T

一面跟着走，一面說：

‘出了口就是一片沙漠，晚上只在蒙古墩裏打地鋪，那裏來的客店？還想買竹籃子！……’

陽歷四月初邊的張家口的氣候，和北京的正二月氣候差不多。張家口大飯店門口的獨株槐樹，還是枯枝杈杈的毫無一點生氣。西北風從屋後吹過來，把槐樹的枯枝吹得呼呼的響。冷風經過門口的廠坪，打到路南的人家的牆上，倒捲過來，把路上車轍的沙塵，直往廠坪裏邊送。時候是約莫早晨九點鐘了。灰白的太陽光，從東邊的人家的屋角上射出來，毫無氣力的射到廠坪上的灰白色的沙土上，髣髴他的一切光和熱都被沙土吸收去了似的。

廠坪的西邊停着幾台破膠皮車。幾個拉車的披着破棉袍，嘴裏嘰哩咕嚕的說着什麼話，眼睛却都望着飯店的大門。路南和廠坪的西邊，還站着幾個大人和小孩，都眼睜睜的望着廠坪的東邊擺着的十幾輛汽車。汽車的大小和形式，很不一律：也有轎式的，也有搭着皮篷的，也有廠着的；還有兩

架運行李的貨物汽車，已經把行李堆得四五尺高，特別打眼。挨大門口的兩輛車都是皮篷車，摩托箱上面各插着一面小小的三角白旗，寫着紅的羅馬字，一個上面寫着2，一個上面寫着4。

‘那就是你的車！’阿發年輕眼快，看見第四號車，連忙喊着對P委員說。他送P到車邊去了。

T和A擠過了好幾個汽車縫子，才找着第七號車。第七號是一個很破舊的Ford車。車的周圍，從踏腳板起到油箱旁邊止，都綁着大小包袱，食籃手提包，被臥包，等等東西。阿何已經坐在車上了。T先爬上車去，一看車上坐位，不覺說了一聲“可了不得！”

‘怎麼了？’A問T。

‘你看，這樣窄的地位，坐三個人，都要勉強擠才擠得下，怎麼坐四個人呢？’

‘除非四個人當中有一個人常常站着！’

這時阿發也找來了。他接着說：

‘站在汽車上擋蒙古風，豈不白白送了革命志士的性命！大鼻子幹事真渾蛋！委員們的車又寬大，

又有篷，又是三人一車，我們的車又小又破，還得四人坐！如果勉強坐得下，倒也罷了，怎麼坐得下呢？叫誰人站着過沙漠！等我去找幹事交涉交涉罷。’

‘到了現在，還交涉什麼？你看！前面的車已經開走兩輛了。站就站罷，輪流站站，也不要緊’ T 這樣勸阿發。

阿發是 P 委員的一個英語翻譯，從北京以來就常常和大鼻子幹事接頭，表面感情還好，所以，他存着一種希望，不聽 T 的勸，連忙跑去找幹事。

四個外國騎兵，腰裏佩着長刀，背上揹着馬槍，騎着高大的洋馬，用快步從東邊路上跑到飯店對門街上，停住了馬，髻鬃要下馬似的。但是，他們向廠坪看了看，即刻又縱馬往西邊跑走了。

‘張家口那裏來的外國騎兵？’ T 一面望着騎兵跑走，一面問 A 和阿何。忽然聽得地下有人答應：

‘那是護送我們的白俄兵。’原來阿發回來了。

‘白俄兵？國民軍所在的地方有白俄兵？昨天

不是說B顧問已經請國民軍章總司令派兵送我們過沙漠嗎？’

‘昨天有請派國民軍的話，後來又中止了。’

‘爲什麼中止？’

‘因爲口外的馬賊專門和國民軍作對，所以，如果派國民軍，就得多派才行。但是又因爲北京方面國民軍對奉魯軍作戰，這幾天格外吃緊，國民軍都得往南口調，不能派大隊往西去，所以只好中止，改派四名白俄騎兵。這些騎兵本是張宗昌的部下，上次在天津附近作戰投降於國民軍的。國民軍叫他們去防口外馬賊，馬賊很害怕他們呢。’

‘但是，只有四名騎兵中什麼用？’

‘這有一個緣故；現今在口外的馬賊，名爲馬賊，實則是黑龍江派來的游擊隊，他們和白俄騎兵是可以通聲氣的。大概只要有白俄騎兵在場，他們決不會亂來攻擊的。據大鼻子說，現在可慮的不是張家口附近的大隊假馬賊，倒是真正的小股蒙古人馬賊。如果碰着真正的蒙古馬賊，就非得開火不可。’

‘四個騎兵和他們開火？’

‘怎麼只有四個騎兵！還有B顧問由廣東帶來的十名中國衛隊，兩個外國衛隊，外加六個高麗人，一共有二十幾條槍呢。’

‘那裏來的六個高麗人？’

‘誰知道那裏來的？你們看，那不是嗎？’阿發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頂東邊的一輛汽車。

那汽車邊有好幾個人，裝束特別不同，他們從腰以上，雖也是頭上戴着毛皮風帽，風帽前面搭着一雙風眼鏡，身上披着老羊皮大衣。但是，從腰以下，却很特別：第一，他們的大衣很短，只有普通的西裝上衣那樣長，和普通人穿的長到腳跟的大衣不同。其次，他們手裏都提着一條步槍，一排一排的子彈做成的腰帶，纏在短大衣上面。他們下面穿的是普通西式褲子，並未打綁腿。他們的外觀，真正是似兵非兵，似匪非匪。

列在前面的汽車，不不不的響了幾聲號筒，又開走兩輛。第七號汽車面前，只剩得一輛了。阿發

歎了--口氣說：

‘汽車夫也不見來，好倒霉的車！’

‘交涉結果怎麼樣？’

‘有什麼結果！鬼東西！倒說我年輕人不能受苦！……’

阿發的話還沒有說完，車後面忽然有人喊叫。車上的人同時回頭去看。只見一個很高大的高麗人，手裏提着一條槍，睜着兩隻圓眼睛，聳起高顴骨，站在車背後，口裏只是喊着：“Tavarishch。”

‘Comrade, What do you want? 你要什麼?’阿發這樣問。

‘Nie panimayouu. Davaitie pashowsta!’

‘他說的什麼?’阿發眼睛望着地下的人，嘴裏問着車上的人。

T是懂得幾句俄國話的，聽着阿發和朝鮮人的問答，連忙說：

‘他說他不懂得你的話。他請我們讓他坐車呢。’

‘見鬼！我們正愁沒有坐的地方，還容得下他？請你當翻譯，對他說，我們不願意他來擠。’

大家贊成阿發的說話嗎?’T問着。

阿何和A都說贊成。

高麗人聽了T的翻譯之後，似乎生了氣，用很快的口調，大聲說：

‘同志的話錯了。你們還說沒有地方坐。你們看，我們那個車比你們的車還小，人數却有六個，又有六條步槍，莫說坐，連站的地位都沒有呢？大家都是做革命工作的人，難道還圖舒服？不過，總要過得去，才免得生病，作無謂的犧牲。你們看是不是？我們那邊都是高麗人，都是為中國國民革命來拚命的呢。大家通融通融罷。呃？’

T把高麗人的話，翻譯出來給車上的人聽。四個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暫時沒得話說。髻鬃大家都想拒絕高麗人，好貪舒服，但是又礙於革命志士的體面，不敢把利己的意思，首先說出口。高麗人在這時似乎誤認為車上人已經默認他可以上車了，連忙把手裏步槍順在車沿上，雙手按着車箱，便要跳上車。阿發突然伸手按住高麗人的手，嘴裏說着“*No, No, No.*”

高麗人覺得被侮辱了。

‘爲什麼拒絕一個革命的同志呢？你們是普通旅行游玩嗎？還是到革命的前線去呢Chort(見鬼)！看不起高麗人嗎？’

T聽見高麗人這樣講，連忙止住他說：

‘同志，請不要誤會，聽我解釋罷。’T跟着就把高麗人的話，翻譯給車上的人聽。阿發不耐煩起來了，高聲說：

‘請你對他說罷，我們不是看不起高麗人，只是不願意和衛隊們擠在一起！’

‘你這話也不對，只要是革命同志，本就該平等的共甘苦，那有什麼衛隊不衛隊！你們如果真不願意他上車，讓我去想法對付他罷。’

T回過頭來，對高麗人說：

‘同志，中國的革命黨人，斷不會藐視被壓迫的民族的，這一層請放心罷。同志的話說得對，做革命工作的人，應該不作無謂的犧牲。你看我們四人都是做文筆工作的人，身體不大結實，如果在這小汽車上擠五六天，恐怕真正要被犧牲了。所以最好

請你到前面那輛車擠去，那裏只坐着三個人呢。’

‘那個車？不成，那是皮篷車。幹事說過，皮篷車都是委員們坐的。’高麗人說。

‘怎麼？委員們坐的車，你就不敢去擠嗎？委員還不同樣是革命同志？’

‘幹事特別說過，皮篷車是委員們坐的，我們聽他的命令。’

‘幹事也特別對我們說過，這輛車是指定我們四人坐的，我們也得聽他的指揮呢？’

‘革命黨員還分許多等級！Chort！’高麗人鼓起大眼睛憤憤的說。

‘革命黨員本不應該分等級，不過，武裝慣了的同志，身體要比較結實些，所以在這種時候，就應該多受一點苦。’

‘你這同志，一味詭辯。哼！無非是看不起高麗人罷了！’

在剛才說話的時候，已經另有一位中等身材的高麗人，也提着步槍，走到原先那個高麗人的旁邊。這時聽見雙方的談判決裂，連忙把順在車沿上

的步槍提起來，送到原先那個高麗人的手裏，對他說：

‘算了罷，回去拚命擠罷！要知道革命就是犧牲呢！’

‘哼！高麗人是應該犧牲的啊！’原先的高麗人一面這樣喊着，一面轉着身子。

‘高麗的同志！別太疑心了！你看！中國人的衛隊們，不但坐的地位，他們連站的地位也沒有，只是爬在行李運送車的頂上呢！’

在T說這話時候，那兩輛在上面堆得有四五尺高的行李車，不，不，不的響着汽笛，向前出發了。每輛車上面，爬着幾個頭戴軍帽，身穿草色中山裝軍服，打着綁腿，披着老羊皮外套的中國革命軍人。

二

T和A跟着蒙古國民黨招待員班撲出了民樂舞台的時候，已經是午後四點多鐘了。聽演說的人

差不多走完了。小巷子裏面還有蒙古裝束的人們三三五五的走着。他們好像已經把剛才演說場裏的熱烈表情完全失掉了，仍然回到原始的游牧生活狀況裏面去了似的。

家家門上還貼着過年時候的門神紅紙，紙色已經變為淺紅色，映着黃土牆和黃沙地，顯出一種病的紅黃色，一種像潰瘍一樣的紅黃色。

三個人轉了幾個灣子之後。班樸忽然停止脚步說：

‘到了，就是這裏。’

這間房子門口，和別處不同，懸着一塊小小的紅漆金字招牌，上面寫着“吟春樓”三個字。走進門去，兩邊却沒有櫃台。裏邊左手通着廚房，右手攔着一架樓梯，通到樓上去。樓梯盡處，右邊是一間大房間，左邊是一間小房間。

兩間房裏擺了三桌中國酒席，房間裏已經擠滿十七八個人。有蒙古人，有高麗人，有中國人，有俄國人。今天是蒙古國民黨正式招待由張家口來的一批人。

大家坐着吃瓜子，T的旁邊，恰巧坐的是中等身材的高麗人。這高麗人穿着一套黑嗶嘰的西裝，帶着藍色領子，配一根醬色領帶；頭髮梳得很光，顴骨不高，一個尖下巴；額骨平整，一雙大眼睛；這人的神氣，一點也不像高麗人，倒像一個湖南的青年。高麗人記起了幾天以前在張家口爭車時候的情形了。他用外國話和T談起話來。

‘庫倫的印象怎麼樣？’高麗人問。

‘好像中國北邊的一個小縣城。’

‘蒙古青年很有精神呢。據剛才演說會情形看來，並不見得他們政治的覺悟怎樣落後。’

‘同志去聽了演說嗎？’

‘同李邦柱去來。’

‘同誰？’

‘對不住，我還沒有介紹自己。我叫金如松，李邦柱就是他。’金一面說，一面招手叫李到面前來。並從日記簿扯下一張紙，把姓名寫上，遞給T。

李邦柱就是爭車的那個人。他穿起同樣的西裝，面上有紅有白。三個人從新握起手來。李說：

‘同志的姓名，我們剛才演說場裏已經問明白了。你那篇演說好極了。’

‘你懂中國話？’

‘正打算學習中國話，現在還一點不懂。剛才有一位蒙古招待員用俄國話翻譯給我們聽呢。’

‘你們二位的俄國話說得真好。在俄國很久罷？’

‘約莫住了五六年，’金說。

‘都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也登了兩三年。’

‘在Kootve？’

‘在紅軍教練所呢。’李說着，頓了一頓，才接着說：

‘那天在張家口真對不住。請同志不要見怪。’

‘那算什麼事？別提了。’T答復他。

‘我當初總以為中國革命黨有點歧視弱小民族，現在我們天天和那幾位黃埔士官學生接洽，才知道中國人是Cosmo Politan的（人類平等一律的。）同志今天在演說場對蒙古人說的話，更足以證明

這件事。’

‘你說黃埔士官學生？……’T問他。

‘我就是說他們。’李用手指了一指中國軍人。

金搶着說：

‘他們真能夠吃苦，爬在行李車上過了五天，却一點也不抱怨。這才是真正的犧牲精神。怪不得黃埔學生常常打勝仗呢。我看中國國民革命一定會成功的。人只怕不肯犧牲，如果肯犧牲，沒有不成功的事業。一個人的流血，決不會白流的。血雖流在地下，革命種子却種在無數的人心上，結局遲早必定會開花的。’

T正想糾正他們把衛兵認為黃埔學生的錯誤，李邦柱却把話頭接下去了：

‘金同志照例的犧牲主義又來了！如果肯犧牲就會成功，從古以來怎麼會有亡國滅種的事情呢！那一次亡國滅種的時候沒有許多犧牲呢？犧牲是要緊的，不過不是絕對的。值得犧牲的時候，才應該去為革命犧牲自己；不值得犧牲的時候，還得為革命保全自己。要知道，一個革命的人才，要費許

多時間和經驗，才能夠養成呢。’

‘什麼爲革命保全自己！結局還不是投機主義罷了！妥協罷了！’

‘如果個個革命家都爭着去犧牲，恐怕剩下來的才盡是投機分子，才會和無論什麼人都妥協呢！’

‘老李！你這種思想真正危險極了！革命還要顧到一個人的利益，那還成什麼道理？那豈不會把革命團體弄成利益團體嗎？呃？’

‘但是，你要知道，犧牲和忍受差不多是沒有區別的東西呢？那些忍受種種壓制和痛苦的人，何嘗不是自認爲爲國犧牲？如果大家都去犧牲，不肯出來保全自己，主張自己的權利，真正投機的人就越發會得意了。T同志，你說是不是？’

T不能不開口了：

‘據我想，這個問題不是可以從一般的原理上去解決的，因爲世上決沒有抽象的真理。要決定這個問題，先要定出幾個具體的條件出來。如果……’

T剛說到這裏，忽然房間裏扒扒扒的拍起掌來了。跟着，蒙古招待員班樸就用極純熟的中國話

說：

‘勞諸位同志等了許久，對不住得很。剛才去請客的人回來了。據說諸位委員和B顧問都在馬總司令那裏吃晚飯，不能賞光了。所以現在就請諸位坐下，痛痛快快喝一杯水酒罷。請請請……’

班樸說到這裏，大家都站了起來，隨意找坐位入席。金如松和李邦柱都跑到他們同國人那一席上去了。T却被班樸邀到裏間那一席上去。

三

廣州的六月尾，太陽好像針一樣，透過路上人的裏外衣服，刺着皮膚。街樹的綠葉雖然綠得好像要滴下水珠似的，却也解不了路人滿身的燥熱。到正午的時候，一點風也沒有，街上的石子築成的馬路，越發顯得有焦灼之感。

T從東山G部長的家裏出來，坐着自用膠皮車，往西到高第街去。T這幾天疲勞極了。除了照例的教書做文章以外，還要為前敵宣傳委員會寫

十幾種小冊子。接連幾天睡眠都不充分，只覺得兩眼乾枯得很。他的車到了東較場一帶的時候，馬路石子上的陽光，反射到他眼裏，幾乎使他發暈。

——這種生活就算得是革命嗎！犧牲了時間，犧牲了精力，犧牲了一切個人的享受；犧牲的確算得是犧牲了。但是，到底是為革命犧牲不是呢？剛才在前敵宣傳委員會席上，D主任問我能不能和他上前敵去，他的意思倒很誠懇。同一犧牲，何不到戰線去犧牲呢？G部長也許不讓我走。他為革命保全我？瞎猜！一個革命家無論是犧牲也好，是保全也好，總要得由自己主張。為革命犧牲自己？為革命保全自己？……——T想到這裏，忽然想起，這本是那兩個高麗人爭論而未決的問題，現在輪到自己身上來了。他由高麗人，聯想到兩個月以前橫斷蒙古沙漠的事，由張家口聯想到北京，聯想到三一八慘案，聯想到在北京的妻子……

‘Chort! Mdaggel……’

這樣一種粵俄和璧的聲音，忽然超出一切噪音。浸進T的耳裏。T抬頭一看，車已到廣州酒店

門口了。酒店馬路上，一個穿着草綠色軍服，掛着皮帶，穿着皮綁腿，頸上拴着一根白紅藍三色出發帶的軍官，正在舉起拳頭，做出壓迫人力車夫的樣子；嘴裏還是繼續叫着 Chort! (見鬼!) T 自己對自己說道：這不是金如松嗎？T 連忙叫自己車夫停住，下車走到金的旁邊去。金認得是 T，一面伸手握 T 的手，一面咕哩咕嚕的說了一大串話。T 也沒有聽懂他說什麼，只問車夫怎麼樣了。車夫說，要一塊洋錢。T 看見看熱鬧的人越擠越多，只想速了金和車夫間的糾紛，也不多問，隨手就摸了六個雙毫，給了車夫，拉着金往高第街方面走。

‘恭喜恭喜！幾時當起軍官的？’

‘一個多月了。你有時間和我談談嗎？’

‘我在三點鐘以前沒有事。’

‘我請你吃午飯，什麼地方好？要頂漂亮的地方。’

‘附近頂漂亮的飯館就是南園。但是，先要說明，還是我請你。’

‘什麼話！我這裏洋錢多着呢。’金說着，用手拍

了一拍胸口。

T和金點好了菜之後，才背着風扇，慢慢談起心來。

‘你到底在那一軍？戴着三色帶，要出發了嗎？’

‘在第○軍，我已經出發了呢。’

‘怎麼？出發到廣州來？來參加昨天的誓師典禮？’

‘不是的。隊伍駐在石龍，昨天已經向湖南出發了。我們是帶了兩連徒手機關槍隊來領外國機關槍的。’

‘領着了嗎？幾時動身？’

‘還沒有定準。’

‘你看我國的國民革命軍如何？’

‘好的，很勇敢，雖然技術和組織不見得怎樣優長。’

‘你是什麼位分？機關槍營長？’

‘全軍機關槍總教官。’

‘那還算不得是軍官呢。’

‘薪水却比營長還大，每月三百塊大洋，一個不欠。’

‘大大的優待呀！如何？我原說中國人決不會歧視別的民族呢。’

‘哼！這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話。我告訴你，上面的軍長和師長，下面的兵士，對我都好，只有中間的中級官對我不好。他們不理我呢！’

‘爲什麼？’

‘我如果知道爲什麼，那就不愁沒有辦法了。’

‘總應該看出一點原因罷？不是因爲你特別受軍長師長們的優待的緣故？’

‘是那緣故，也未可知，所以我極力模倣他們的行爲，希望和他們融合一氣。’

‘所以才學着要打人力車夫，要吃最好的菜嗎？’

‘別講笑！這是特別的例外呀！’

‘不管例外不例外，恐怕和你的犧牲主義有點衝突罷。’

‘什麼話，主義那會輕容易丟掉？不過，臨時的

變通辦法，却也是應該有的。’

‘你知道，李邦柱現在那裏？’

‘他隨着第F軍去，恐怕早到湖南了。’

一餐飯，吃了十五六塊錢，結局還是金如松爭着會了賬。T從金問得了許多關於軍隊的特殊的意外情形，才覺得軍隊也不是自己應該去犧牲的地方，所以斷然謝絕了D主任的招邀。

四

過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中國革命進展的形勢，變得出乎意料之外。第○軍全部兩萬多人都駐在皖南S城一帶。

小小的S城，駐滿了軍隊；都一連一連的分駐在民家裏面。大北街和大南街上，駐得頂多，差不多每隔十幾步，就有站在人家門口的守衛兵士。

T這時也在第○軍當了一個高級幕僚，穿上兩個多月的軍服了。T住在司令部內。司令部在大

北街上。

有一天，天快斷黑的時候，T和梁參謀長走出司令部，到梁的私宅吃晚飯。每走十來步，就聽見叫立正聲音一次，每聽見一次，就得還舉手禮。兩人都沒說話的功夫，只是默默的走着。梁在前，T在後，後面跟着勤務兵。

剛要到梁參謀長私宅的時候，T忽然聽得左邊有一個很大的聲音喊着“敬禮。”T不自覺的舉手還禮，定睛一看，是一個穿灰布軍服的軍官，衣服很髒，腰裏掛着手槍，脚下打着灰布綁腿，直挺挺的一個大身體，立在那裏行敬禮。後面還有一個勤務兵，牽着一匹小黑馬。

‘幾時到的？’

‘報告參謀長，剛到的。’

‘駐紮什麼地方？’

‘駐紮水東門。’

‘全營都到了嗎？行軍狀況還好罷？’

‘全營都到了。行軍狀況不大好。明天有詳細報告呈到司令部。’

梁點點頭，向前走了。在剛才說話的時候，T已認出這個軍官是李邦柱。李和梁說話完了之後，T走近李一步，用外國話問他的好，李却用中國話答應說：“都好。”T感覺得“都好”有點滑稽，幾乎失笑。T知道李不願意說外國話了，所以就用中國話，對他說：

‘我住在司令部的樓上機要處；有功夫的時候，請來談談！’

李仍然挺着身子，只答應了一個“是”字。T看見情形不對，只好舉手行了敬禮，注視了李一眼，快步的追梁參謀長去。

‘你怎麼認得李營長？’梁倒在鴉片煙盤子邊，一面打煙泡，一面問T。

‘我只認得高麗人李邦柱，並不認得什麼李營長。我是一年半以前在蒙古認得他的。’

‘他就是本軍砲兵第一營營長。’

‘他幹得下嗎？’

‘他很有才幹，學術也好，並且中國話又說得

好，又極力模倣中國人習慣，他和部下和同事感情都很好。他是一個頂瓜瓜的營長呢。’

‘唔。怪不得他剛才不和我說外國話。他打仗想來很行罷。

‘這人勇敢極了，又有義氣。前幾個月第○軍在鄂西作戰，全虧砲兵營掩護呢。’

‘他幾時到第○軍的。不錯，第○軍應該還有一位金如松，也是高麗人，是不是？我去年在廣州聽金如松說，李邦柱到第F軍去了，怎麼又會在第○軍呢？’

‘金如松你也認識？他戰死去一年多了！’

‘怎麼！金如松已經被犧牲一年多了！我一點也不知道。從沒看見戰報上載過。他在那裏戰死的呢？’

‘聽我說。’梁一口氣抽完一口煙，又坐起來喝了一口茶，才依舊倒在床上，一面打煙泡一面慢慢的說：

‘你說沒有見戰報！亡國奴的戰死，都會載上戰報嗎？他是在南潯路的牛行戰死的。死得有點冤

枉。’

‘既是戰死，有什麼冤枉？’

‘你這話完全是外行話。在作戰的時候，冤枉被犧牲的人，多得很呢。凡是可以不死而死了的，都是冤枉死的。第〇軍在牛行作戰的時候，正當南昌新敗之後，差不多有六成兵都是只練了三星期的新兵，沒有作戰的經驗，舉動不大活潑。敵人又是盧香亭的老兵，相形之下，有點見絀。好在那次沿線作戰計畫的主要目的，本是要在各處牽制敵兵，使他不能沿線移動，或是使他離線移動，所以第〇軍各部隊原是定着：敵人不動，我們就攻，敵人反攻，我們就退的。那曉得新兵的退却。退得太快，金如松的機關槍隊正在行掩護射擊的時候，背後一兩里路以內，已經退得沒有一個步兵了。金如松沒有奉着前線指揮的退却命令——據後來調查前線指揮是下過命令的，但是沒有傳達得到；金的死因和同事的感情大有關係呢，——二則敵兵轉眼間就佈成一個包圍的形勢，要退也來不及了。據機關槍上等兵後來的口供，當時子彈還很多，雖然

敵兵漸漸越包越近，金教官却一點也不驚慌，仍然親自用外國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仍然神氣自若的抵抗着。那時敵人也不肯作無益的突擊，暫時只向兩翼包圍。金如松稍微得了一點閒空就在衣口袋裏拿出紙煙和洋火，準備抽煙，正是這時候，也偶然一伸腰，啾的一聲，就來了一羣步槍子彈，金就手拿紙煙洋火，倒下地死了。過了三點鐘，敵人退却，我們追到機關槍陣地查看的時候，金如松已經死得僵冷了，頭上中了兩槍。’

‘後來有什麼善後辦法？’

‘善後辦法？作戰的時候，死了還不是算了。’

‘我是說，有沒有處置遲誤命令的人。’

‘雖然調查審問了一回，那裏會有結果？有調查，就算是很有體面呢。金如松的機關槍真打得好，從不夾子。他的機關槍放射時，聲音真像放連珠爆竹一樣，叭喇叭喇的響，和別人的打隔機關槍不同。步兵們聽得出他的機關槍聲。聽着有了他的掩護的時候，他們衝鋒特別勇敢呢。修水一戰，打傷謝鴻勳，第○軍的機關槍的功勞很大。所以軍長

很優待金如松。他的死自然是第○軍的一個大損失，所以軍長震怒，才叫開特別調查會。’

‘可惜一位好戰士！李邦柱是他拉來的嗎？’T
這樣問。

‘不是，是我拉來的呢。’

‘你拉李邦柱來的？呃？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未到第○軍以前，我並不認識他。’

‘那怎麼拉他來？’

‘聽我說罷。’梁說了這四個字，又呼吸的抽煙。

那年四月。李在第○軍的砲兵補充營當營長。第○軍是第F軍擴充出來的。這砲兵駐在馬當砲台裏面。那時第○軍奉着某方命令，去收束第○軍的隊伍。梁在九江當衛戍司令，特特爲這件事，開附近各軍的代表聯席會議，表面上却說是討論九江的防守分担問題。李邦柱老老實實的坐小火輪到九江來赴會，到梁的司令部問時，却被值日副拒絕和梁見面，說是改期了。李回到馬當的時候，守衛已經換了第○軍的人了。李和新的砲台司令見面之後，知道受了騙，大怒起來，掏出手槍就向新

砲台司令放了一槍，痛罵新砲台司令不止。他跑回九江找梁，要看中央政府的命令。他又痛陳新砲台司令官侮辱了他，要求准他兩人去決鬥。他的這些要求，完全不合當時的局面，所以也沒有人理他。不過他的忠實程度，却已十分表現出來，所以梁就推薦他給第○軍，仍然叫他帶他原有的兵，充當營長。——梁對T說的話的內容，大致就是以上那樣。

第○軍在S城又駐了一個多月，才開走。在這期間，T常常看見李邦柱遞到軍部的呈文，李却始終沒去看T。T自然也不願意去找李。

五

第○軍全部重到H市的時候，已經是十一月末了。接連一星期多的陰雨，把H市越發弄成污泥世界。牆上貼着的歡迎戰勝軍的標語，和街上橫懸的白布標語，都被雨水淋得變成灰白色，無精打彩

的，好像流眼淚似的，流着雨漬。許多商店都是關着門的。只有飯館和旅館面還是和幾個月以前一樣，停着許多汽車，馬車，膠皮車。汽車上面，大半都插有某某司令部的小旗子。

T還在第○軍當高級幕僚。還是成天到晚，和一副機器一樣，做一些同樣的機械工作。

第○軍的高級將校漸漸輪流請客了。

一天T和參謀處長L應同事的邀請，在羣宴樓吃飯之後，同民亞東大旅館48號去，這裏是第○軍高級官的俱樂部。

這天晚上，到的人不多，只有一場牌一付煙盤子。梁參謀長和兩位師長正在煙盤子邊談話。T和L也各拉一張凳子到床邊去旁聽。

‘彭有肺病，即使他出來幹，也不見得幹得好。我看還是請老總另委人出來整頓整頓的好。現在又加了四門上好的管退砲，砲數越多，越要統一教練。是不是？’梁說。

‘話是不錯的。但是，除彭以外，還有誰有當砲兵團長的資格呢？’一個師長說。

‘張副師長是日本士官砲兵科畢業的。不過，他是新從北邊過來的，恐怕在革命的資格上，還差一點。’另一個師長說。

‘據我想，還要緊的是革命的資格，什麼學歷不學歷，實在可以不管。只要第一，夠革命的資格，第二有戰功，第三有實在本領和人望，就行了。照這種標準去找，不是有人嗎？’梁說。

‘這次有戰功的砲兵營長，只有李邦柱。你說的是他？’

‘半壁山之戰，得砲營的助力真正不少。並且，他前回在鄂西也有戰功。’一個師長說。

‘不過，恐怕醴陵系從中作難。要知道，他們近來認李邦柱是“非醴陵系”呢。’另一個師長說。

‘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李和同事都很親熱。不是嗎？’

‘第○軍太講私人感情了。此後範圍越發擴張起來的時候，還得要公公平平的論功行賞，才行。管

他的，等我明天去對老總說說，不成功也不要緊。我爲人是慣打抱不平的。個個人都害怕醴陵系，恐怕人才不久要從第○軍跑完呢。’梁憤憤的這樣說。

過了兩天，T在照例的本部文件呈閱簿上，看見了砲兵第一營全體班長連長控告李營長的一個呈文，所控的是抽大煙，嫖妓，空額不補，虐待士兵，吞沒公費，五款，T看見這個呈文，忽然聯想到團長問題了。T不覺得點點頭輕輕的哼了兩聲。呈文呈上去之後，老總的批語是着軍法處查覆。”

事件的進行，快得和疾風驟雨一樣。T看見李邦柱被控的呈文的第二天，第○軍的老總已把梁參謀長調任S省鹽運使。第三天早上，十點鐘T脫離了第○軍關係，把行李搬到黃陂街朋友家裏去了。

T在朋友的客廳裏整頓行李，豫備晚上搭輪離開H市。勤務兵拿進一封信來，口裏說：‘副官長

叫送來的。’

T一看信封，上面寫着軍法處緘。T心裏暗想：軍法處誰來信？T折開信封，當中約莫有五六張信紙。先把最後一張一看，就看見“李邦柱謹上”五個字。T即刻明白這封信由軍法處發來的道理了。T不等看信就對勤務兵說：

‘告訴傳令兵，沒有回信。’

“T大兄同志：我寫這封信，不是以營長的資格寫給上級官的。我只是以朋友的資格，寫給一個我所敬愛的老朋友，老同志。我的中國信寫得尚不很好，況且是在慌忙之中，恐怕有許多不合格的地方。還要請你海涵！

“上回在S城的時候，承你的好意思，叫我去會你，我竟沒有去，真正失禮！想來你不會怪我罷？

“T大兄！你知道，我是抱着一個爲革命保全自己的主義的。我爲實行我這主義，不知費了多少苦心。我所以不去會你，也是爲着這個主義。因爲如果我去會你，就免不了犯着結交上級官的嫌疑，

就要受同事的嫉視！T大兄！你該記得金如松罷？你知道他死了嗎？你知道他是死於和同事不睦嗎。你在第○軍好幾個月了，一定聽人說過他的戰死情形的，我現在也一定可以不贅及了。

“我聽見金如松的死之後，我的保全主義越發堅固起來了。我本不願意到第○軍來，一來恐蹈金的覆轍，二來我很愛廣東兵士的直爽。但是，時勢逼我，我還是當了第○軍的人。

“我為保全自己，費了無限的心血。我跟同事們一起玩，我照他們的辦法幹，我替他們捧場，我和他們搭夥。我犧牲了我的人格，去實行我的保全主義。

“T大兄，你當然看見他們告我的呈子了。你有什麼感想？你以為是誣告的嗎？T大兄，我老實說罷，所舉的五類，都是實在的呢。所告的五類都是我那保全主義的結晶呢。

“但是，我要對大兄說一句，這些事也許是我的錯誤，然而總不能說是我的罪狀，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事都是第○軍同事們幹着的事。我不過學

他們的樣罷了。如果這是我的罪狀，當然也就會是他們的罪狀，恐怕沒有一個中級官沒有罪狀呢。這句話。我不但是對你說，無論對誰，我也是可以坦然自白的。

“我費了無數的心血，去實行我的“爲革命保全自己的主義，”結局，到今日，還是只落得一個犯罪的惡名。我知道我的主義失敗了。我又不能不回想金如松了。我現在覺得，到底還是他的犧牲主義對。他雖然冤枉死了，總還落了一個爲中國革命戰死的美名；縱然多數人不知道這個無名的犧牲者，總還有一部分熱血分子記得中國的革命花裏面，染着一點高麗人的血。我呢？只不過落得一個貪賊不法的臭名罷了！還是犧牲主義對！還是犧牲主義好！

“不過，到現在，失悔也來不及了。我現在別無希望，只求保全生命。——也許這還是我的保全主義的發現罷——我知道很得上峯的信用，又和梁參謀長很好，和軍法處長C，又是天天見面的。只要你肯說話，一定是可以達到我的最低的要求的。

我現在別無可以請求援手的朋友，所以只好寫這封信，誠懇的哀求你！

“T大兄！T同志！我還記得你在庫倫時的演說呢。‘世界被壓迫民族攜手起來！東亞被壓迫民族攜起手來！共同向帝國主義作戰！共同為自由流血！一切民族的血凝結在一起的時候，被壓迫民族就被解放了！’T大兄！T同志！高麗人的血已經凝結在中國人的血裏面了。難道你還不肯費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去救一個快要被犧牲的高麗人嗎？

“我抱着唯一的希望，祝你的奮鬥努力！

李邦柱謹上。”

T看了信之後，茫然自失了半天，心裏想：他還睡在鼓裏呢。怎麼辦！

T和他的朋友吃完晚飯，閒談了一陣，看一看表，已經八點十分了。至遲八點三十分就得坐車到一碼頭上船。T總想於未離H市以前，知道關於李邦柱的軍法裁判的結果。這案今日下午開庭審判。

T知道，所謂裁判，只是一個形式，所以午後特特去找參謀處長向老總說話，免李一死。L約定八點鐘以前來回話。T等得焦燥極了。

‘一陣脚步響，L穿着軍服，走上樓梯來了。T等不到L進門就問他。

‘怎麼樣了？’

‘再設法罷。’

T聽見L的這答復，好像一團熱火上潑了一杓冷水一樣，只覺得心臟撲的跳了一下，半晌都說不出話來。L坐下，點上一根白金龍紙煙抽着，才慢慢的說：

‘我等了許久，等到四點半鐘，才看見老總那裏沒有來客。我走進去，說了幾句照例的公事之後，就提起李邦柱的事來。我把李邦柱怎樣到第〇軍，怎樣立了戰功，說了一遍，並把韓國革命同志會在各處替李說項的事情說給他聽。老總默默聽着，未置可否。那時軍法處長C，忽然走進來了。他也不管我的話還沒說完，就對老總說：

“李邦柱的案子，五點鐘就要開庭。特來請示，

總指揮的意思到底還是從寬，還是從嚴。”

‘老總半晌不說話，只管抽紙煙。隨後他問我的意思如何。我當時又把李的功勞述了一遍，說他不比中國軍官，似可以將功折罪，從輕發落。老總又問C的意見如何。C說：

“現在軍紀壞極了，似乎要整頓整頓才好。要整頓軍紀，總得嚴辦一兩個人才行。有戰功是不成問題的。目前的第○軍裏面的做事的，那一個沒有戰功呢？現在要熟慮的，倒在他不是中國人這一層。不知道在外交上有不有影響！”

“個把亡國奴，要什麼緊！”

‘C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字，走出去了。’

T聽見“個把亡國奴”幾個字，不覺得心臟沈重起來，眼睛裏面熱烘烘的霧起來了。L却一點也不關心，還補上一句：

‘我七點鐘出部的時候，碰見徐參謀，他說，李邦柱已經判了死刑。’

此
页
空
白

奇 恥

此
页
空
白

這一天是1927年三月十七日。

日本郵船公司的鳳陽丸輪船，在早晨的微風中，悠然自適的，好像休息他的連夜的疲勞一樣，溯着西江，向西往廣州航行着。

已經是午前七點多鐘了。兩岸的山，映着早晨的青白色的陽光，似乎在黑，白，褐，三色交雜的色氣當中，隱隱露着一片青綠色。掛着灰黃色風篷的漁船，遠遠的在輪船的左右兩舷浮着，好像動也不動一下一樣。

各等船客把兩天以來的耽心，放了下去，都快

活起來，在各等船板上，三三五五散步閑眺。他們從這隻船過福州海口以後就耽了兩層的大憂：第一是海賊，因為在前不幾天，太古和招商的輪船都在汕頭和香港之間遇着海賊的打劫，並且世上還謠傳着，這些海賊的橫行是香港政府故意縱容他們去幹，以為香港罷工的報復的，所以船客們深恐他們也遭遇不幸。第二，前兩天海面的風浪太大了，海水有幾次都大批大批的從船上最低的艙面打過，嚇得一些胆小而無經驗的船客驚慌哭叫起來，造出一種非常不安的空氣，所以大家不知不覺的都恐怕輪船真正要翻船了。現在好了：船進了西江，離香港越離越遠，的確離了海賊出沒的區域了；加以微風細浪，青山隱隱，那種情形不但可以使船客們感得航路上的絕對的安全，並且還可以使他們相當的開心。

一般船客都漸漸快活起來，露出甦生的樣子，唯獨大餐間兩位客人在大餐間外面的走廊上的椅子上坐着發悶：一個中年人，頭上隨便簇着一團紅黃色頭髮，高鼻梁上戴着一副玳瑁框子的眼鏡，穿

着一身麻色斯科其的旅行服，只是都着他那蓄着上鬚的嘴唇，望着遠遠的山色，用手支着下巴出神。另外一個人，年紀只有二十五六歲，生得一副很漂亮的白嫩的圓面孔，一頭黑頭髮，梳得很光亮；他身上穿的是紺青瑛瑛的西裝，配着一個紫醬色的領結；他露着憂鬱的神氣，凭在籐椅子背上，兩隻手交叉的攔在腦前，兩隻眼睛只呆呆的望着脚下的艙板，好像他不但無心去看景色，並且也不願意和他的同伴多說話似的。

衆人都感覺甦生，爲什麼這兩位大餐間的貴客獨獨沈悶呢？因爲他們的性格和別人特別不同嗎？爲什麼他們獨獨不受環境的支配呢？是，是的，這事有點古怪。著者是一個相信一切現象皆有特定的原因，一切人類行爲都受着物質環境的支配的人，也是一個不願意讀者不相信這種道理的人，並且，還覺得，關於大餐間兩位客人的沈悶的原因的解說，和目前寫的這段小小故事，有重要的關係，所以，想在這裏請讀者讓著者述一述兩位大餐間客人的來歷和他們在這天早晨的心境。

中年男子是一個法國人，是法國國會議員，是法國極左派社會黨的一個領袖。他的名字叫做託馬。青年男子是託馬的翻譯，名做吳更生，這是一個中國人。吳更生的故鄉是湖南省。他家中薄有產業，所以他從小學到中學，受了比較完全的基礎教育。他在中學畢業後，受了1919年五四運動的影響，央求他那個在國民黨當軍人的叔爺幫助他一千塊錢，跑到法國去做一個勤工儉學生。他本來就富有湖南人特有狹隘的愛鄉心。到了法國之後。又受了歐洲大戰後的各種民族運動並國家主義的施設的刺激，所以很容易的就和中國在巴黎的國家主義團體接近，變成了一個國家主義者，時時出頭和在法國的國民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衝突。但是，國民黨在1926年由廣東出發的北伐的成功，却在默默之中潛移了吳更生的政治的見解：他和一些同輩的國家主義者，脫離國家主義的團體，改變宗旨，進了國民黨。他說得一口很好的法國話，所以在託馬要到中國來參加太平洋勞動會議

的時候，國民黨的留法總支部便叫吳更生充當託馬的翻譯，跟着託馬由西伯利亞鐵路經過海參威歸國。

吳更生雖然進了國民黨，却還沒有受過國民黨的充分的訓練：他腦筋裏仍然很深刻的印着國家主義者的“愛國不愛民，報仇不雪恥”的理論；他腦筋裏只有空空洞洞的全民，並無具體的民衆階級；他怕聽人說到中國的社會上的罪惡，他只一心一意想打倒那些壓迫中國的列強。因此，他和託馬之間，便生了一種意見上的阻隔。託馬開口閉口，總離不開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吳更生却並不懂得階級的定義，當然也就不相信階級鬥爭和革命的關係。吳更生認為最不堪受的，是託馬常常放在口頭上的中國九恥說。那九恥呢？就是(1)拖辮子之恥，(2)纏小脚之恥，(3)抽大煙之恥，(4)當牛馬似的苦力之恥，(5)所謂“國罵”之恥，(6)賭博之恥，(7)髒穢之恥，(8)男娼(相公)之恥，(9)政治的國恥。託馬的見解，以為政治的革命，應該和社會生活的革命同時並行，才能獲得成功，並且，認

爲革命黨應該澈底的認識並暴露社會生活的暗黑面，這樣才能夠有革除這些暗黑面的可能，所以他毫不客氣的向中國人數說中國的九恥。吳更生方面的見解却不是這樣：他以爲有了政治革命的成功，所謂社會生活的革命自然會相隨而至；他本不願意知道中國社會生活的暗黑面，尤其不願意一個外國人常常向他數說中國社會的暗黑面；他聽託馬的說話時，總覺得託馬有意奚落中國人，奚落他自己，所以他常常感覺羞慚，不知不覺的常常起來爲中國社會曲加辯護。他這種愛國心理，自然是託馬所不能知道，不能理解的；託馬始終把吳更生看成一個國民革命的重要分子，看成一個深通社會生活原理和革命理論的人。因爲這種緣故，吳更生和託馬之間，就不能不常常發生激烈的論爭。在他們未到中國境內的時候，所爭的還是空議論，如像託馬說中國人至少有半數中了鴉片煙和嗎啡的毒，吳更生却極力說中國禁煙成績非常可觀，沿海各省幾乎已經禁絕，之類。自從他們經過天津，煙台，上海等處之後，託馬在議論上漸漸占着上風

了。他在這些地方觀察所得的事實，如像“國罵”（罵娘罵祖先），男人拖辮子，女人纏腳，鴉片煙館之類，都是吳更生無從辯解的事實。託馬越進攻，越高興，吳更生當然就越退守越氣悶了。

託馬和吳更生都是出門上路的老行家，並且又都是自命爲富於革命精神的人，所以他們對於海賊和風浪，並不感生什麼恐懼。他們在這天早晨，起得很早：他們希望飽看西江口的風景。他們匆忙的沐浴穿衣，吃過早茶，同到艙面眺望。託馬因爲看見右舷外遠遠的九龍半島的緣故，提起了英國帝國主義封鎖西江，囊括兩廣的情形，吳更生和他又爭辯起來：吳更生認爲英國帝國主義已經在廣東站不住腳了，而託馬却以爲英帝國主義的勢力的基礎還並沒有被革命勢力撼動。吳更生說託馬這種主義足以搖惑革命陣營內的人心，而託馬却以爲吳更生只是諱疾忌醫，掩耳盜鈴。吳更生更進一步，說託馬不懂得東方情形和中國人心理，而託馬也索性指摘吳更生的非革命家的態度。兩

人鬧了一陣，鬧得幾乎翻了臉。結果還是吳更生忍氣不再說下去，才把一場風波弄平靜了。兩個人只是坐着抽紙煙，看景致，呆呆的出神。這就是衆人都快活，獨獨他兩人發悶的理由。

託馬和吳更生默坐了一會，氣也漸漸平了。他兩人開始商量到廣州以後的活動計畫。他們知道第二天是中國三一八慘案的紀念日，又是法國巴黎革命的紀念日，所以他們預料廣州的革命勢力在這一天必定有一番對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示威運動。他們想努力在這一天觀察廣州革命勢力的組織和步武。他們預備在廣州停一星期，就由陸路往武漢：預備在一星期當中盡量觀察各方面的情形。他們還預備到廣州附近各縣去參觀農村和農民運動的情形。兩人說了許久，話頭又引到中國九恥問題上面去了。

‘我聽說，廣州社會的暗黑方面，有兩件頂值得注意的現象，兩件廣州所特有，別處所無的現象：第一是特殊的賣淫現象，聽說有什麼瞎了眼的盲妹，什麼一面充當船工，一面賣淫的鹹水妹，什麼

專門在旅館客棧出入的車貨，等等區別呢。第二是賭博。聽說特別有一種叫做什麼番攤的賭法，是一種可以大賭，可以小賭，可以普及到上中下各層社會的賭法。我非得見識見識不可，我們應該把這兩種東西的參觀，也加入預定計畫之內，是不是？’託馬一隻手拿着一本日記簿子，一隻手拿着一枝自來水筆，斜斜的和吳更生對坐着，笑嘻嘻的這樣問吳更生。

吳更生望了託馬一眼，慢騰騰的答說：

‘聽說在清朝時代有這種惡習，到民國後，就漸漸改了，況且現在的廣州已經是清新的革命勢力的廣州，想來一定不會存着這種現象，供你參考罷。’

‘什麼“聽說！”什麼“想來！”你不是說過，你在廣州住過幾個月嗎？呢？’託馬驚望的問着。

‘是的，好幾年以前，我跟我那個死了的叔爺，在廣州住了幾個月，……’

‘Alors? (那末;)’

‘但是，我那時却並未注意到這些現象。並且，

現在距那時已經有好幾年，情形自然大有變化，所以，關於這些現象，我的腦筋還完全和一張白紙一樣，一點成見也沒有呢。’

‘和一張白紙一樣？……那更好了：一張白紙更可以接受種種新的印象，觀察得種種真實情形，是不是？好罷，我們就把第五天作為實行這方面的調查的日子罷。要行這種調查，最好是只我和你兩個人去實行，不要勞動廣州本處的革命同志；如若不這樣，他們一發生愛鄉愛市的觀念，便會向我們隱瞞着實際情形呢。我在法國時，有一個法國朋友，曾對我盡過這樣的忠告。你看我這話對不對？’

吳更生聽見託馬這樣說，把頭擺了兩擺，吞吞吐吐的答應他：

‘不過……我却……沒有和你一同去調查……這種現象的能力……’

‘呃？沒有能力？這話怎麼說啊？’託馬急得從椅子上跳起來了；他露着疑惑的態度，閃閃着兩眼的怪光，只是注視吳更生的神氣。

‘因為我不能說廣東話，並且連聽也聽不懂啊！’

‘什麼！連聽也聽不懂？你……你不是自己說，並且他們不是也替你說，你的中國話說得很好，得你一起同走，就不會有言語不通的困難嗎？你應該記得這種說話？’

‘是的，我說過這樣的話。不過，那句話的意思，只是說，我說的中國話很普通，在一般交際應酬和實用上，到處可以通用無礙。並不是說，我懂得中國各處的方言，可以向各處的無論什麼暗黑方面去走動。你要知道，暗黑方面說的話盡都是方言，並且還有些特別的術語。就是在法國，也何嘗不是這樣？好像法國的海員俱樂部……是不是？你懂得了罷。’

吳更生這段話，雖然說得委婉動聽，但是託馬却始終疑心吳更生有意設辭推託，想掩飾中國社會生活上的恥辱，不讓中國人以外的人知道。他氣沖沖的在船板上走了幾個來回，也不說話，直是鼓着眼睛，都着嘴巴，氣得滿臉通紅。他從新坐到椅子上去，從衣口袋裏取出一根香煙，擦洋火抽起來，抽了兩口之後，又站起來在艙板上來回的走着。

吳更生自以為自己的話已經婉曲到十二萬分了，更沒有再向外國朋友低聲下氣的道理，所以也不繼續說什麼話，只是板着面孔，低眼望着脚下的船艙板納悶。吳更生覺得太無聊了，他索性凭在椅子背上，閉着眼睛粧睡。他凭了幾分鐘，起初還聽見近處的脚步聲和遠處的機器運轉聲，後來什麼也沒有聽見了：他疑心他真正睡着了，他不知道在這種忽忽迷迷的狀態當中，到底經過了多少時間，他只覺得萬念皆空，心裏極其安逸。他突然聽見叫“Camerade Wou”(吳同志。)他睜開眼睛一看，只看見託馬站在船舷邊，用右手指着船外，把頭向左邊扭回來，滿臉堆着笑容，向着他說話：

‘來這裏看啊！真是壯觀偉觀！那是什麼？’

吳更生立刻站了起來，一面走，一面向託馬所指的方向看出去，只見江面已經變得非常狹窄，岸上的山，堆着綠油油的翠色，映着那一片藍青的水光，湊成一副絕妙的天然的圖畫，直逼到船舷邊來。再定睛看時，只見青山和藍水相接的邊際上，橫着一根灰色的寬長帶子，帶子上面，塗着白灰，

白灰上面寫着一些二丈來寬的大黑字。託馬所指的，正是那根帶子上的白地黑字：“廢除不平等條約。”循着這些字往前看去，似乎還有許多字，只是看不十分清楚。回頭往左舷一看時，那裏也同樣有一副絕妙的山水畫，在青山藍水之間，映着白地黑字的灰色帶子。把兩舷的風景合起來一看時，真好像兩面的青山，抱着一條蔚藍的大路，形成着一座天然鑿出來的松葉的凱旋門，那些白地黑字的灰色帶子，就好像纏在凱旋門上的標語！吳更生看到這裏，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崇高，嚴肅，美麗，壯大，等等東西相合而成的感覺，他口裏只是叫着“好啊！好啊！”，也忘記答託馬的質問了。他暫時沉醉在愉快和滿足的感情當中，似乎他現在已經擱住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的靈魂，不必到處彷徨去尋求了。他正在躊躇滿志，忽然聽得託馬問他：

‘Zis-moi, qu’est-ce gune ça? (告訴我罷，那是什麼?)’

‘這是虎門啊！是革命的廣州的門戶。那一帶灰牆上的白地黑字，是革命的標語，寫着“打倒帝

國主義”等等的字呢。那兩岸的山腰上，還藏着有砲台。你看，那邊角上，不是隱隱的露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嗎？’

‘虎門！我不料虎門有這樣偉大雄壯的氣概！真正世界少有！真好！真好！好過法國的凱旋……’

託馬感動極了，他話還沒有說完，就伸手握着吳更生的手重重的摔了幾摔，嘴裏說：

‘我祝賀你們國民革命的成功！虎門的景象，給了我一種直觀，告訴我，中國國民革命一定成功呢！那怕中國有九恥，我想阻礙不了革命的進行！’

吳更生這時高興極了，因為這還是他第一次聽見託馬自己駁自己中國九恥說！他信口說：

‘這還只是革命勢力圈的門戶呢。如果你更進一步走到革命勢力圈的中心去，你一定還可以發見許多更好的天然景象和社會現象！’

二

現在是1927年五月十號了。

託馬住在漢口舊英租界的萬國飯店。吳更生雖然充當着外交部秘書，住到外交部去了，但是，他還是天天下午跑到託馬的旅館去，替託馬當翻譯。

託馬和吳更生之間的意見，經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漸漸融化得差不多所剩無幾了。這種融化的主要原因，不在吳更生的進步或託馬的退步，倒在這一個多月之間的事實的觀察，洗刷了九恥當中的許多恥。廣州工人的乾淨，碼頭上的苦力的政治意識的發達，大脚女子的強健，由廣州到武漢的路上所有的農家的乾淨，男人辮子的全部消失，賭博風氣的減少，鴉片煙館的稀少等等事實，都出乎託馬的意料之外。託馬感覺得現今中國社會生活的進步了，他知道中國民族的向上力的偉大了，他甚至於對吳更生說，中國社會所保有的清新之氣，遠甚過歐洲大陸各國社會了。他讚歎中國的所以下的社會，他稱美中國的農村生活的勤儉，樸實，和乾淨。他崇拜中國下層社會的婦女的努力和真實。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觀察當中，唯一不滿意的，

就是“國罵”的普及和複雜，什麼“丟拉媽”，“丟Nia mi”，“丟拉海”，“丟你老母”，“丟你S hifun”，“娘家乖”，“狗齣的”，“牛齣的”，“王八嫗子”，“Nia你家娘”，“Tsao你媽”，“媽拉Bi”，“齣老娘”，“狗子養的”，“Tsao你祖宗”，“Tsao你十七八代的祖宗”，種種的口號，隨着託馬由廣州從陸路向武漢的旅行的進展，越加越多，差不多把他一本特別日記簿子的幾十頁，都用那種口號和解釋並引例，填滿了。但是，經了許多研究之後，他已經知道，唱這種國罵口號的中國人，大半都是無意識的盲從着社會習慣，並不是有意識的想拿這些口號的內容，加諸被罵的人的方面；因為他已經得着好一些女人們大聲叫罵“丟拉媽”，“Tsao你祖宗”的例子。託馬當初以為罵這東西，完全是一種封建思想或原始人類的搶婚制度的思想的表示，後來，他才知道他的錯誤，所以他認為國罵這種現象，是很容易用小學教育普及的方法去訂正的。

託馬對於武漢的下層社會。尤為滿意。他在武漢看見了五一節的大會，五四的紀念大會，五七五

九的國恥大會，並且從五月一號起，參加了一星期的太平洋的勞働大會，他自以為知道中國勞働階級的意志，性情，魄力，智力，組織力，等等東西了。他認為。占着全世界的人口的四分之一的中國勞働階級，的確是將來的世界的新文明的原動力了。

約莫是午後三點鐘。吳更生穿着很潔亮的灰色嗶嘰的西裝，由舊德國租界的外交部，坐車到舊英租界的萬國飯店去看託馬。今天是託馬在武漢的最後一天，他決定第二天就坐江輪到上海轉船回法國去。

吳更生走進託馬的臥房，和託馬握手，一面說：‘怎麼樣，你不感覺疲倦嗎？你昨天上午在武昌，下午在漢口，晚上在中央黨部，說了那樣多的話……’

‘那算什麼？如果說那一點話就疲倦了，還當什麼政治家，還當什麼革命的政治家？’託馬聳了一聳肩膀，努了一努嘴巴。他取出香煙盒，讓吳更生抽煙坐椅子，他繼續說：

‘我倒不疲倦，昨天恐怕累壞了你呢。’

‘什麼！你要記得，我比你年輕十幾歲呢。再多勞動些，也不妨事！’

‘這樣，我就放心了。’

託馬叫茶房弄午茶來吃。他和吳更生一面吃茶，一面談昨天國恥大會的感想。託馬歡歡喜喜的說：

‘我從前以為中國女人纏腳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恥，昨天我看見那些纏小脚的紡紗女工，站在羣衆的先頭，拚命游行，喊叫國恥口號，我才知道我從來的見解錯誤了：我從前誤認為肉體的纏毀和精神的屈辱是一致的，我以為“不健全的精神必定會宿於不健全的肉體”。以為中國的纏腳婦女，沒有完全的人格；現在我懂得了，勞動階級纏腳婦女仍然是可尊重的分子。我想纏腳這件事。並算不得中國社會生活的一恥。’

‘怎麼！你那有名的中國九恥說發生動搖了嗎？’吳更生高興起來了。他凭在沙發椅子，滿臉堆着笑容，用手指拈着傲慢式的香煙。

‘是的，我的中國九恥說，應該有修正的必要：或是變更他的種類和數目，或是加一個形容詞，改稱爲中國上層社會生活的多少恥，或中國下層社會生活的多少恥，總要改一改才行。’

‘你那九恥說本來太陳舊，太煩瑣了？’吳更生現在得着一個痛快批評的機會了。

‘你這話，我可以接受的。我在這次回法國的途中，一定要把我親自觀察所得的結果，整理起來，好好的做一個結論，好好的做一個中國社會的分析。……不錯，我昨晚想着，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我在中國的觀察，都是偏於勞動階級的生活；至於智識分子的生活黑暗面，我却一點也沒有親自看過這個，從我的研究的立場上看來，自然是一個缺憾。你想來也知道，智識分子在革命事業上的任務是很大的，他們的生活方法的光明和黑暗，很可以影響到革命進行的速度呢。所以，我想趁今天最後的一天，請你帶我去看一看智識分子的生活的暗黑面。’

‘這事却有點爲難。恐怕不好辦……’吳更生慢

慢的答着。

‘爲什麼?’

‘因爲我到武漢不久，我所認識的智識分子很少，我完全還沒有走近他們那個休息，應酬，娛樂，嬉游的範圍去。我簡直找不着門路。’

‘你不認識人，至少總知道這些智識分子所常常流連的地點，如像飯館，珈琲店，戲園，俱樂部之類。難道不認識人，我和你就不能到這種地方去？絕對的不能?’

‘自然不是絕對的不能。’

‘可以去就好了。我和你今天完全裝做兩個中國式的浪漫的智識分子，照他們的生活方法，過今天的下半天，好不好？請你先立一個計畫罷。’

他兩人討論了許久，決定了，立刻出去逛遊戲場，逛完之後去上酒館，飯後再去逛審子，打茶圍，最後，再到中國式旅館去開房間，植麻雀，叫條子。

他們立刻出門實行他們的計畫。

吳更生和託馬跑到大同旅館開洗澡間的時

候，已經八點半鐘了。託馬走進房間，即刻倒在蒙着白布的沙發長椅上躺着，張着紅紅的微醉的面孔，露出非常高興的樣子。他實在高興極了：他這幾點鐘裏面所經驗的，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怎麼樣？滿意不滿意？’吳更生這樣問託馬。

‘很滿意！不，不但這樣，實在出乎意外：我不但看見智識分子的娛樂生活，並且看見了勞動者的內面生活。我今天才看見酒館的廚房的內部，看見廚工的戰鬥式的烹調技術，看見中國戲園的內面生活。我很喜歡在回法國以前我得着今天這樣的經驗啊！’

‘我們的計畫，還只行得一半呢。再過一會你更可以看見妓女的內面生活，琴師的生活，客棧內的揸麻雀情形，客棧茶房，理髮匠，修腳匠，擦背的，等等勞動階級的內面生活呢。你一定可以看見，他們的內面生活上，富於職業意識和鬥爭空氣，一定可以相信，他們那種忠實勤勉，自尊尊人的態度，並不亞於歐洲的勤勞的階級呢。……’

吳更生正說到這裏，茶房忽然跑進來問他們

還請客不請，因此，把他的話頭打斷了。爲要使託馬領略揷麻雀的趣味的緣故，吳更生特特想出幾個同鄉朋友出來，寫明住址，叫茶房派人去請。他又叫茶房推薦了兩位姑娘，寫了叫局的條子。

兩個姑娘本是住在客棧內的，所以不一會就來了。她們都是下江人，身材本來矮小，又加上短褲短衫的裝束，越發顯得是兩個小孩子。她們大概是因爲誤認託馬和吳更生爲財神的緣故罷，對於他兩人，非常的獻媚：除了各唱兩段戲之外，還坐在他兩人的身邊和腿上，糾纏不已。這時吳更生忙極了：一面要替姑娘們和託馬當翻譯，一面又得和姑娘們開應酬式的玩笑，直忙得應接不暇。

一個擦背的小夥子，年紀約莫有十七八歲，梳着一頭溜光的頭髮，赤着上半截身子，由房間後面通浴室的門，走出來問，是現在就洗澡不是。這時吳更生所請的客還沒有回信，一時成不起麻雀的局，所以吳更生便慫恿託馬趁這時去洗澡。

託馬進裏面洗澡去了，吳更生仍和兩個姑娘鬧着玩。

請客條子回來了。吳更生所請的幾位客人，一個也沒有找着。眼見得湊成一桌麻雀了。兩個姑娘鬧了一陣，也跑走了。

託馬洗完澡，由洗澡房出來了。他穿着手巾布做的浴衣，滿臉發着紅光，露出非常興奮的樣子。吳更生以爲那是洗澡房空氣太熱的結果，所以問託馬：

‘裏面熱得厲害不是？’

‘是的。空氣太熱，又沒有通氣的天窗。怪不舒服！’

‘那樣不舒服，我就不洗澡罷。’

‘你從前沒有在這裏洗過澡嗎？呃？’

‘我只在下面雅座洗過澡，像這樣的洗澡間，今天却還是第一次。’

‘那末，你也應得洗一個澡，領略領略洗澡間的風趣。’

‘恩？風趣？擦背的擦得好罷？那是中國特有的技能呢。’

‘喔呵！特有的嗎？中國的……’託馬剛說到這

裏，那個梳得一頭光亮的頭髮的擦背的，又從洗澡房的門內出來，告訴吳更生，說洗澡水放好了。託馬繼續說：

‘你也去洗澡罷。洗完我們再談。可憐的！……’

吳更生覺得託馬的話中有話，正想問他，却又因為那個擦背的還在等他，他不便久延，所以只好跟了擦背的進去；他是早已換好了手巾浴衣的。

起初走進洗澡房時，果然因為空氣太熱的緣故，很不舒服。吳更生在過熱的洗澡水裏面，泡了幾分鐘之後，漸漸覺感到快適了。擦背的問熱問冷，倒茶送煙，極其慇懃。他和吳更生談起話來。他問吳更生的貴姓，他問託馬是不是財主，他問他們兩人在漢口是不是還要久住。吳更生隨便應付了他幾句，這個擦背的人的話越發多了。他不等吳更生問他，就流暢的說出他們這種當擦背的人的生活。他把他們的工會，他們和洗堂主人的經濟關係，那種只給飯吃，不給工資的經濟關係，他們的收入的來源怎樣全靠客人的打賞，闊的客人怎樣

每次拿三塊兩塊錢與賞他們的慇懃服侍。他家裏怎樣貧窮，家中人數怎樣多得沒有飯吃，等等情形，好像背誦現成書本一樣，一氣說下去，說得流暢極了。他不但嘴裏說得熱鬧，並且手裏的工作也做得非常伶俐：他替吳更生擦背，擦膀子，擦胸肺，擦肚子，擦大腿，擦腳，起初用洗澡布擦，其次用洋鹼擦，真正是盡心洗刷，無微不至。他問吳更生，他擦背擦得好不好。吳更生答應說：“很好”

吳更生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很好”兩個字會引起意外的事件的發生。擦背的這時得意極了，他一面嘴裏說：“擦得好，請先生多發幾塊錢！”一面手裏拿着香鹼，替吳更生洗刷下部。吳更生這時仰臥在一塊洗澡板上，兩隻手反攔在頭邊，摳住洗澡磁盆的緣邊，一時鬆不出手來阻攔他。却是，這個阻攔的時機的錯過，更引起了擦背的方面的誤解：他以爲吳更生已經默認着他的行爲和要求了。他洗得更加慇懃細膩。他不是洗，簡直是替吳更生行 Musturbation! 可憐吳更生是一個神經衰弱的書呆子，那裏經得起這種意外的捉弄誘惑！興奮的時間

還不到三十秒鐘，便完成了一個 Masturbation！萬事解決了！吳更生以為他懂得先前託馬那種吞吐的說話了。他想到託馬的中國九恥說，不覺得羞恥之心充滿了全身！他只在腦筋裏打主意，想找出一個對付託馬的方法。

吳更生由洗澡房出到外面房間去的時候，只見託馬躺在沙發上，臉上含蓄着一種又冷又銳的微笑，向他說話：

‘風趣好不好呢？’

吳更生紅着臉，粧出正言厲色的樣子，從容不迫的回答他：

‘什麼風趣不風趣！那還不是和婦女們無法營生，逼得做賣淫醜業，那種情形，完全一樣？我們只應該憐憫他們！’

‘和婦女賣淫一樣？難道你忘記了，這種現象的參加人，一方面是有職業的，有組織的勞動者，一方面是負有重大使命的智識分子？怎麼可以拿來和失業和墮落的結果的賣淫現象相提並論？呢！’

‘但是，你，你應該知道，智識分子和 Masturbation，無論在那一國裏面，都是常常相聯結着的。其實……這……並不算得什麼。’吳更生吞吞吐吐答辯着。

託馬聽了他這句話，突然從沙發椅上跳了起來，口裏喊着：

‘怎麼！Masturbation? Masturbation avec Bouche?(用嘴的?)你說的什麼?’

吳更生聽了這句話，才知道託馬在洗澡房的經驗和他自己剛才的經驗之間還有很大的區別。他此時真羞得無地自容，只覺得滿臉發燒，遍身流汗，恨不得立刻跑出房去。他對於託馬，連看也不敢看一眼了。他只聽得託馬繼續的說：

‘真正是意外而又意外！原來中國民族的表面和裏面差得這樣遠！我的中國九恥說恐怕不得不改爲中國十恥說了！……’

吳更生此時羞慚極了：他心裏只湧出一些“奇恥！”，“奇恥！”，“奇恥！”的字樣，他發很想雪這個“奇恥。”他感覺得首先要和託馬辯爭，却是，在啣

嗟之間，又苦於想不出一個辯爭的妙法。他忽然觸起一種機智，他說：

‘Avec Bouche也不見得稀奇。所謂“Soixante neuf”(69)，不是法國的通病嗎？’

‘什麼：“Soixante-neuf”，Camarade Wou! 請你不要忘記，目前成爲問題的人們，一方面是有職業的有組織的勞動者，一方面是負有重大的使命的，重大使命的智識分子啊!’

‘但是，也許單單是一種偶然碰見的事，恐怕不……’吳更生還要強辯，但是，託馬已經把話頭接了過去：

‘我和你初次到這裏來，就碰見這個偶然，世上那有這許多的偶然呢？一個革命家總要虛心的承認事實，接受批評，才能夠真正的進步。具有恥辱性的事實的存在，算不得什麼大恥。不承認明白的事實，只圖掩過飾非，那才是革命家的“奇恥”呢……’

吳更生不等託馬的話說完，便氣沖沖的跑出門外去了。

吳更生後來問了一個熟習漢口情形的人，才知道他和託馬所碰見的事，原是長沙漢口一帶的洗澡堂的正常現象，並不是一個偶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766B

